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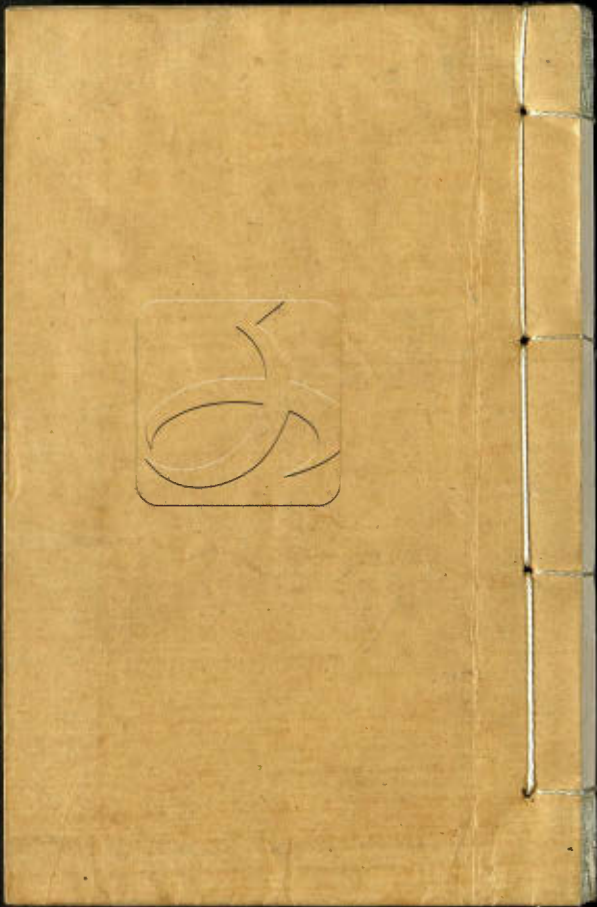
9

10

11

12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銅初因學紉間性



明治壬午孟春
樂善堂縮刻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子部
雜家類

、困學紀聞二十卷宋王應麟撰應麟有周易鄭康成註已著錄是編乃其劄記考證之文凡說經八卷天道地理諸子二卷考史六卷評詩文三卷雜識一卷卷首有自序云幼承義方晚遇黜屯炳燭之明用志不分云云蓋成於入元之後也應麟博洽多聞在宋代罕其倫比雖淵源亦出朱子然書中辨正朱子語誤數條如論語注不含晝夜舍字之音孟子註曹交曹君之弟及譚大戴禮爲鄭康成註之類皆考證是非不相阿附不肯如元胡炳文諸人堅持門戶亦不至如明楊慎陳耀文國朝毛奇齡諸人肆相攻擊蓋學問既深意氣自平能知漢唐諸儒本原原具有根抵未可妄訛以空言又知洛閩諸儒亦非全無心得未可概視爲舛陋故能兼收併取絕無黨同伐異之私所考率切實可據良

有由也元時嘗有刻本牟應龍袁稱各爲之序卷端題語尙鈎摹應麟手書藏弃之家以爲珍爰此本乃

國朝閩若璩何焯所校各有詳註多足與應麟之說相發明今仍從刊本附於各條之下以相參證若璩考證之功十倍於焯然若璩不薄視應麟焯則動以詞科之學輕相詬厲考應麟博極羣書著述至六百餘卷焯所聞見恐未能望其津涯未免輕於立論是即不及若璩之一徵以其拾遺補罅一知半解亦可採故仍並存之不加芟蕪焉

困學紀聞原序

宋咸淳間厚齋先生尙書王公以博學雄文聞于時兩制訓辭爾雅深厚歎而服者皆曰非先生不能作奇傳異書隨微隱奧疑而問者皆曰非先生不能知晚歲飛遞未嘗一日去書不觀頗聞著述甚富恨未之見也忽其子昌

世 闕按宋總腕丙子昌世甫十歲勤此時年五十六

書來曰吾父平生著書最多惟困學紀聞尤切於爲學者

今以其書視于幸爲序所以作之之意實諸篇端蓋九經諸子之旨趣歷代史傳之事要制度名物之原委以至宗工鉅儒之詩文議論皆後學所當知者公作爲是書各以類聚考訂評論皆出己意發前人之所未發辭約而明理融而達該邃淵綜非讀書萬卷何以能之連日夜披閱目力爲廢不意垂盡之年獲觀希世之珍序引固非晚陋所敢當然先祖光祿闕按元史牟應龍傳祖子才仕宋勳光祿大夫與公之父吏部闕按宋史王應麟傳父珍會同年進士闕按宋史牟子才傳嘉定十六年進士則珍亦癸未年登第

諡清

忠 與公之父吏部

闕按宋史王應麟傳父珍會知徽州民稱爲清白太守

同年進士

闕按宋史牟子才傳嘉定十六年進士則珍亦癸未年登第

先父大理

闕按牛應龍傳文
獻為大理少卿

與公同朝者三相得益歡事分之厚不並它人況昭

父閉門讀父書求己志又予所深敬者是用承命而不辭託名於不朽焉觀

者母以為借至治二年秋八月壬辰降山

闕按牛應龍傳先世蜀之并研人後徙居
吳興學者因其所自號曰降山先生

牛應

龍謹識

全云按深澤先生曾祖安道武經大夫保信軍承宣使始自凌儀定居於鄆蓋屬從南渡者也祖晞亮朝散大夫
父綸嘉定癸未進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錄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弟應鳳同日

生亦登宏詞科太常博士子昌世字昭甫以任受承務郎贈未及受官國亡昌世子厚孫字遂初亦有學行曾
為教官次季孫又云黃文獻公作昭甫墓誌述其辭慷慨之言曰士之大節嗣守為難願讀父書求己志以畢

此生不願子外 又云昌世卒於泰定四年年六十一闕氏以為是在年五十六歲者是也是書成於泰定二
年昌世旋卒

世之為學非止於辭章而已也不明乎理曷能以窮夫道德性命之蘊理至
而辭不達茲其為害也大矣是故先儒有憂之且夫子之言有曰興於詩立

於禮成於樂其節備具見於禮之經解夫事不燭不足以盡天下之智物

不窮不足以推天下之用考於史冊求其精粗得失之要非卓然有識者不

能也若是其殆得之矣在易之居業則曰修辭立誠而畜德懿德必在乎聞

見之廣匆匆通譬是則經史之外立凡舉例屈指不能以遽盡也揚雄氏作

法言其亦有取夫是後千餘年禮部尚書王先生出知濂洛之學淑于吾徒

之功至溥然簡便日趨偷薄固陋擅目拱手面牆背芒浴浴相承恬不以為

恥於是為困學紀聞二十卷具

案其字闕
本誤作其

訓以警原其旨要揚雄氏之志也先

生年未五十諸經皆有說晚歲悉焚棄而獨成是書其語淵奧精實非細繹

玩味不能解下世三十年

闕按牛應龍傳後二十年卒則卒當於元成宗元貞二年丙申下至泰定
二年己丑暨三十年 方同序小學緒珠在元大德庚子自稱同年七十

四公長回六歲是去武肅政司副使燕山馬速忽公僉事保定孫公棋鴻川分治慶生於嘉平十四年辛巳

元振興儒學始命入梓楠遊公門最久官翰林苑時欲悉心以所著書進于朝廷

因循不果今也二公謂楠知先生事最詳俾首為序庸書作書之本旨亦以

厲夫後之學者先生諱應麟字伯厚自號深寧居士泰定二年冬十月門人

翰林侍講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袁楠敘

十一諡文清敘蓋作於慶元路家居時

閱按元史袁楠傳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四年卒年六

何云袁公於學蓋無所不得者以法言況此書亦不類全云酒香絕不粗學其為文醇清作墓志意不其紹朱子

之統其論東發先生亦但稱其清節而已今其集中有說盡全副裝點其固陋耳其論學亦依附正獻正書以為

先型受業深寧門下而以獨得等語清之至乃情然欲其情也元祐朱錢氏大所精研堂果王厚齋生卒年

月考云開說厚齋生於辛巳歲卒於丙申歲年七十有六今考延祐四年壬午物傳厚齋年七十四而陳本堂祭厚齋

文官稱采北澗濤之歲五冬申辰其父亦云余八十三公七十四則厚齋卒於元貞丙申年七十四信矣推其生年

當在嘉定十六年癸未非辛巳歲也未堂祭文又有季夏聞出就登帝梓澤海濤濤樂訂河汾丹詔三軍士以清名四海聞西華傾浴

表清容挽伯厚先生詩云秋少學運靈臺吐異芬詞章何處盡禮樂訂河汾丹詔三軍士以清名四海聞西華傾浴

日來鶴印蒼靈晚歲艱難意衡門老病身出就登帝梓澤海濤濤樂訂河汾丹詔三軍士以清名四海聞西華傾浴

遺民燕說經生濼齋語孝先經微言空有意獨抱已無聲濼濼雜採其高舉凡駁采新銘附世士幽於行誰明

再世登龍看涓涓源可再規治山道正猶東澗結真如腹詩名空在危梁變愛蓮重賦安瀛冷寒泊瀟瀟

康熙戊午己未間家大人應博學鴻詞之薦入都時字內名宿麟集而家

大人以博物洽聞精於考據經史獨為諸君所推重過從質疑殆無虛日

或有問說部書最便觀者誰第一家大人曰其宋王尚書困學紀聞乎近

常熟顧仲恭以演繁露並稱非其倫也由是海內始知尊尚此書其後家

大人返里門遠近從游者各以此書來請授其大人皆應之不厭然其本特

萬歷間刻者不如詠家所藏應元路本出尚書兩孫厚孫壺孫手最勝大

人自壯至老手自校讎不啻五六過訛者正之遺者補之常謂詠曰苟無

說可正無遺可補天下之能事畢矣雖古人撰著臻此亦難歲丁丑大人

間游江陰從一故家得斷爛鈔本以歸較多二十七條其辭簡而義精非

尚書萬萬不能為也又檢王子充序水經歷引尚書言有云江水東逕永

安宮南五十一字刊本鈔本都失去因知子充當日所見本尤完善亟為

增入歎惋者累日其用心之勤如此詠以端憂多暇請鳩工授梓大人得
自矻矻者彌月乃手之而喜曰續古人之慧命啟來學之博聞其在斯乎
夫校定書籍故非易自劉向揚雄方稱此職世豈有其人哉要事求有據
不敢憑臆以決亦可矣小子紀其緣起庶以正世之君子詠遂拜而書之
康熙三十七年歲在戊寅六月望日男詠謹識

幼承義方晚遇艱屯
炳燭之明用志不分
困而學之庶自別于
下民開卷有得述為
紀聞深寧寡識

右三十八字方尚

書親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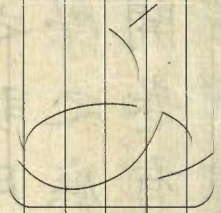
季辰

曰孟

孟勤

微君欣然如其請蓋微君曾兩遣人至鄙懇訪其裔孫存行狀墓銘神道碑以補宋史列傳之略不可復文敘

繪其遺像亦不存其手蹟猶前志也國詠臨并記○元祐末全謝山未尚書工伯厚先生書像記百司
學為君畢多為言柳丞郎王氏有先生像聖書往讀而觀之須眉炯然瑞居不樂其當杜門謝客之際士惜
不令百詩見之也



困學紀聞二箋

深寧先生文集百二十卷今世不可得見其存者玉海部帙最巨尚有附刻
於玉海之後者十餘種而碎金所萃則為困學紀聞顧其援引書籍奧博難
以猝得其來歷太原閻徵君潛邱嘗為之箋已而長洲何學士義門又補之
斯二箋者

世宗憲皇帝居潛藩嘗晝充七夜之覽近年祁門馬氏以閻本開雕而閻采
何說以附之桐鄉汪氏又以何本開雕誠後學士之津梁也潛邱詳於考索其
於是書最所致意然筆舌冗漫不能抉其精要時挾偏乖之見如力攻古文
尚書乃其平日得意之作顧何必嘵嘵纒入此箋之內無乃不知所以裁之
耶義門則簡核而欲高自標置晚年妄思論學遂謂是書尚不免詞科人習
氣不知已之批尾家當尚有流露此箋未經洗滌者歲在辛酉予客江都寓

察無事取二本合訂之冗者刪簡而未盡者則申其說其未及攷索者補之而駁正其紕繆者又得三百餘條江西萬丈孺盧見之嗟賞以為在二家之上子學殖荒落豈敢與先輩爭入室操戈之勝況莫為之前子亦未能成此筴也胡身之謂小顏釋班史彈射數十家無完膚而三劉所以正小顏者正復不少是書雖經三筴然闕如者尚多有之又安知海內博物君子不有如三劉者乎予日望之矣乾隆壬戌二月既望後學全祖望撰

困學紀聞注序

姚江翁太常鳳西先生性嗜學不勅而於宋王厚齋尚書困學紀聞尤篤好之嘗輯閩何全諸家之說益以己所心得為之注自通籍以至臚仕敷政之暇丹槧未嘗一日去手歸田後復與同鄉老宿往復商訂始付諸梓為文凡八十五萬言可謂集大成矣敬弱歲亦嘗留意是編家貧既解藏書又厚齋所讀書今多不傳其所稱述之人非皆有專傳專集可以按錄稽者蓋疑於心積數十年無所質正得觀先生書而嚮之蓋疑不決者乃浚然冰釋若然理解也卷帙既富竟月讀始一周其淹貫成一家言則李善之注文選也其疏證之苟見側出足與原書相輔而行則裴松之之注三國志也凡厚齋所引之書與其人靡不觸類引伸核其本文詳其貫覆於書之已佚姓氏之就湮者則博采墜簡零篇力索冥搜期於必獲於諸說之不全不備踳駁抵牾者

則下己意補之正之辭旨和平不務攻擊是眞能爲厚齋之學者也是眞能讀厚齋所讀之書者也厚齋之書由博而約擇之精著書之體宜然也先生之書由約而博語之詳注書之體宜然也厚齋積數十年之功成是書以諸後人先生積數十年之功注是書以表章絕學豈直是書功臣即謂厚齋復生可也敬讀陋何足以知先生惟是嚮所蓄疑藉以解釋師資在是難已於言用敢附名青雲以誌向往之意云道元六年秋七月朔日錢塘胡敬謹序

敘

古人學古入官而入官之後仍不忘學仕優則學尚矣顧有儒林之學有文苑之學一則主乎理學經術一則主乎詞章典故學之者宜何從然窮其源流究其義蘊二者非竟判然也鳳西先生敷歷中外垂四十年官轍所蒞宣上德抒下情而暇則說禮樂而敦詩書仍歸者風購書至萬餘卷卿雲輻囷覆護其上燕寢公餘手卷不釋而其生平所最注意者則尤在王氏困學紀聞一書王氏蓋得朱門真氏之淵源者也是書非博物君子不能作亦非博物君子不能注况注於三箋及萬氏集證後也迺博覽羣籍見於是書有足證明闡發者輒手錄爲之條分件繫如肉貫弗約計各門增輯無慮二千餘條其用功專且久而所得若是是豈疏闊夫政事而與經生爭衡哉唯其優也又嘗借其書而觀之讀一書則知讀無數未見之書通一義則足通無數

未聞之義前人以儒林而兼文苑後人以文苑而追儒林其有功於先哲而
餉遺乎士林也豈徒爲文藝家所取資饜飫枵腹組織華蟲已耶鳳西以經
術節吏治所至政舉而民不擾本乎才而實符乎學也因優而學因學而仕
愈優也庶幾古之才全而學純者歟是用論乎世之學而仕者道光五年八
月望日姻愚弟黃徵又敘

王厚齋先生紀聞一書蓋晚年所著也先生博極羣書入元後寓居甬上足
跡不下樓者幾三十年益沈潛先儒之說而貫通之於漢唐則取其核於兩
宋則取其純不主一說不名一家而實集諸儒之大成顧徵引浩博粹難探
其本源難以閻潛邱何義門全謝山三先生之淵雅尚未盡詳其出處蓋由
宋人著述不能盡傳故也元圻幼嗜此書連籍後備官禮曹嘗質疑於中表
邵二雲先生先生教之曰閻何全之評注略舉大意引而不發予盍詳注之
使覽者不必繙閱四庫書而瞭然於胸中乎余對曰此非盡讀厚齋所讀之
書者不能也以元圻之淺陋曷足以任此先生曰子姑詳其所可詳其未詳
者安知不有好學者更詳之乎余諾之而未敢必其成也丁未之冬棟發雲
南從此移貽移楚未嘗不攜此書自隨偶有所得卽細書於簡端顧行篋所
貯卷帙無多兼簿書鮮暇不能專心從事然簡端已無餘地因另錄而編次

之凡三易稿而仍多未盡庚辰四月改官京秩因得借書於收藏家稍有增補旋自京旋里就正於蕭山王穀陸同年又詳數十條穀陸力勸付梓自念用心數十年不忍棄之敝篋因刻之存於家塾惜二雲先生墓木已拱不及刪其繁而補其缺以至於無遺憾也道光五年春三月翁元坻自識於佚老之巢時年七十有五

凡例

一是書有太原閻百詩先生長洲何義門先生鄞縣全謝山先生評注久已刊行卷中於閻氏全氏語皆全錄何氏注有與閻氏同者則存閻而刪何以省煩瀆

一閻注標閻按何注標何云從其舊也全注則於首一條標三箋本全云以後所云全氏皆三箋所載也其全氏另有所釋而不載於三箋者另標出處以清眉目

一三箋本兼載方朴山程易田方心醇屠繼序諸公之說雖不全錄亦標明姓氏

一近刻有黃岡萬氏集證卷中亦多採錄仍一一標明不敢掠美

一元坻 自注見於句下者加案字以別之總注於後者加元坻案以別之仍

於上加一。或於自注後更引他人之說者亦加。以別之

一徵引之書不能不刪節字句然有刪字無增字不敢妄竄古書也

一是書就正於同志如歸安葉中丞紹桂江西周孝廉邵蓮正定王刺史定

柱上虞王孝廉照問有論說亦一一附載仍標明姓氏

一元圻仲兄名元堂字緒昌號靜軒長余四歲幼從之學嘗講授是書有所

論說不幸困於場屋年僅四十四而卒今附載口授之語數則以識鶴原

之感

困學紀聞注目錄

卷一

易

卷二

書

卷三

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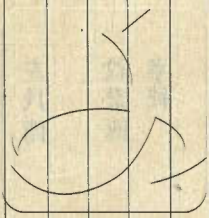
卷四

周禮

卷五

儀禮

禮記



大戴記

樂

卷六

春秋

左氏傳

卷七

公羊傳

穀梁傳

論語

孝經

卷八

孟子

小學

卷九

天道

歷數

經說

卷十

地理

諸子

卷十一

考史

史記正誤

全云卷首二十八條乃論國策

卷十二

考史

卷十三

考史

卷十四

考史

卷十五

考史

卷十六

考史

漢河渠 歷代田制 漕運 兩漢宗儒

卷十七

評文

卷十八

評詩

卷十九

評文

何云此所評者應用之文故別為一卷

卷二十

雜識



困學紀聞注卷一

易

元圻案宋鄭駉老曰周易一萬四千二百七字 晁氏讀書附志曰石經周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處憂患而求安平者其惟

无咎震以鬼神致福

元圻案震以鬼神致福乃宋襄公焚穀易傳語見秦 待那張廷珪上疏曰臣聞古有多難興王殷憂啟聖者皆 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勝為福云云其知易者乎

脩辭立其誠脩其內則為誠脩其外則為巧言易以辭為重上繫於於默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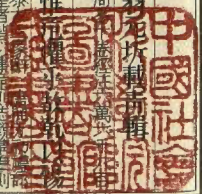
成之養其誠也下繫於於六辭驗其誠不誠也辭非止言語今之文古所

謂辭也 三箋至云易以辭為重語意微有誤。元圻案宋高公秉萊易說曰辭之所發實乎誠故脩於

於六辭語默一也 宋朱文公鞏豐曰脩辭豈作文之謂哉設發盡知文意之本言則猶於此事在宋信進德之

後而未可以遽若矩或有詩賦之所說數則實於乾乾文揚之意文益速而不相也厚廢矣文古辭之

語似與宋子真宋公鞏鶴山師友雜言行復有言今人所謂文古人所謂辭也古之所謂文觀乎夫文以察時



履霜戒於未然月幾墮戒於將然易貴未然之防至於幾則危矣元折案邵子觀外篇下樓次
劉明治主於亂字姤次大明亂生於治字時敵時敵未有剝而不復象有姤而不大有也防乎其防邦家之光
子孫其昌足以聖天貴夫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可馬溫公易說曰履霜豈永君之機繫於未亨杜福於未
明 揭顯山易說曰月過日以爲明者也豈前與日敵故幾望則不可過

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邵原也全身以待時杜蘆所以戒繫欽也易

曰括囊无咎无譽

元折案二國法魏管寧傳注博子曰邵原注則直清義以括物華謂原曰管蘆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括囊之道也又杜蘆謂蘆亂荆州刺史表待以賓禮同郡

繫欽欽危于表體動之曰吾所以與子但來者徒欲縱肆幽贊時風翊豈謂到牧當爲撥亂之主而長

者委身致子豈能不己非吾從也吾其與子絕矣 呂成公易說曰處風亂之際正不可露圭角節節於干戈

擲擲之區乃一欲以清議控之自然控禍此不知與時消息之理坤之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四處危疑之

地與六五無相得之義正當如蘆之括其口更無有憂慮出若有憂慮露出只是招怨

貞者元之本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原注貝韓非館老

可以發明貞固之說

元折案宋真西山大學衍義曰辨九十五篇其注不知何人作部法家類纂二十卷周禮辨九十五篇其注不知何人作

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義坤初六姤也履霜豈冰至即女壯之戒

元折案書季內詳周易象說乾初九注十賈曰陽在初九十一月之時言復來也又坤初六注十賈曰陰在初

六五月之時自姤來也 宋沈括夢溪筆談曰江南人鄭笑爲 書說易真問一說曰乾坤大父母也姤復小

父母也 邵子八卦正位圖曰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姤復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

淮南人間訓云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

惕若厲无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

息惟有道者能行之

素人問訓云今謂啓而潛數外泮而求獲欲其食則難矣易曰潛龍勿用云云

及 閏按君子終日乾乾爲夕惕若厲勿厲无咎爲夕惕若厲无咎益驗句讀斷宜如此不意淮

南子說卦篇脚上至王輔嗣猶然今未本此義止之何說以下文言雖危无咎益驗句讀斷宜如此不意淮

人說經徒欲誇多鬪肆耳 全云揀有餘云乾以惕无咎爲不恐致福亦非以惕爲息者特有取且陰陽日夕

南也固未又云更在于表爲協 左傳山云書有悅悅惟厲之句從厲字絕亦有說○元折案王弼曰日終則乾

蔡澤謂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誅往而不能自反者也

亦善言易天澤相泰數月而歸相印非苟知之賈誦書 篇 云亢龍往而

童蒙應於二之剛則吉養之早也童觀遠於五之剛則吝見之小也

元坵案周象辭注虛綽曰童觀謂五又六五辭注虛綽曰艮為童蒙象資本上有應於二動而成巽故吉觀初六象辭王弼注位處下最遠朝美无所察見故曰童觀遠大觀之時而童觀遠順而已小人為之无可恃處君子為之鄙吝之道 揚龜山易說象養正聖功也者正以養養之則不失赤子之心矣 程傳觀初六以陰柔乘之質居處於陽是以觀見者遠近如童猶然故曰童觀

信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君子嘉吉信小人者亂之機兌之九五曰孚

于剝有厲 元坵案虞翻是元王傳劉更生上封事曰正臣違害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

鳴謙則吉鳴豫則凶鳴者心聲之發也未知獲戾于上下 嗚謙者歟二三

子亦姑謀樂 哀公五 嗚豫者歟 元坵案謙二程傳二以柔居申是為謙德據於中故發於外見也而應之是不中正之小人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溢不勝其祿至發於聲音嗚豫如是必至於凶也

居東萊易說曰鳴謙是謙之發於聲音者也然而謂之鳴者觀其所發處其發也出於真心則吉使其不出於真心而發於聲至且貌則有凶又曰鳴豫一爻備極小人之情狀小人一得意於上便志得意滿復鳴豫兩字最好 楊說鳴豫豫初六傳曰鳴謙則吉鳴豫則凶何謙可鳴也豫不可鳴也

失故頻復巽之九三剛而不中勉為初之柔而屢失故頻巽 元坵案本象由呂氏曰復之六二剛

象陰之中而不處於陽不得曰而來復致致於頻復巽之九三以陽居陽主於高亢而為陰柔之所乘不得已而異哉致至於頻巽

小畜上九月幾望則凶陰九陽也 宋 御其用易折中引此條作陰陰歸妹六五月

幾望則吉陰應陽也中孚六四月幾望則无咎陰從陽也曰幾者戒其將

盈陰盈則陽消矣 元坵案小畜上九程傳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盈將敵也不日即將盈於陽而以柔歸妹六五傳曰六五居尊下應於二 中孚六四朱子本義曰六四居陰

得正位近於君為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己匹四乃絕之而上信於五故為馬匹之象白者如皇則无咎也

同人之初日出門隨之初日出門謹於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詭隨 元坵案晉

羊祐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質知出門之義

宜於豫而勉其有渝則遷善之門也宜於升而勉其不息回進善之機也 元

案豫上六程傳就肆於豫善迷而不知反故宜豫以成苟能有渝則無可若事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不言豫之凶事言渝之无咎又升上六傳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於貞正而不息之事則為宜矣

大蹇朋來進君子之貞朋也源其羣退小人之偽朋也 原注案言朋小人之所好

者利祿也所宜為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可以為朋友為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君子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此君子之朋也故為八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

朋朋羞工之匪朋則天下治矣

君子進而眾賢聚故復朋來无咎眾賢盛而君子安故解朋至斯字君子之志行而小人之心服故豫勿疑朋盍簪

易言密雲不雨者一小畜終於既雨者陽之極為陰也小過終於已亢者陰

之極為陽陽也 原注彙則遺種則九元圻家虞注乃王弼注語

謹乃檢德惟懷永圖 安慎作謹 謹孝家謹 故甘臨无

攸利 元圻案宋秋氏南仲曰節之九五以中正為甘則豈臨之六三以不正為甘則无攸利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故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

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故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元圻案實初九象傳郭氏雅曰初九以誠自居當車而徒所謂窮不失義者矣頤象傳曰求口實觀其自養也朱子語類曰自是說君子之所養養浩然之氣積粹

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浮邱伯之徒經不以秦

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賤也剝之終曰碩果不食陽非陰之所

能剝 國按臣平有三此必指為蕭相國案者但秦時封東陵侯非士也伏生上宜增高士高堂

能剝 國按臣平有三此必指為蕭相國案者但秦時封東陵侯非士也伏生上宜增高士高堂

能剝 國按臣平有三此必指為蕭相國案者但秦時封東陵侯非士也伏生上宜增高士高堂

能剝 國按臣平有三此必指為蕭相國案者但秦時封東陵侯非士也伏生上宜增高士高堂

能剝 國按臣平有三此必指為蕭相國案者但秦時封東陵侯非士也伏生上宜增高士高堂

能剝 國按臣平有三此必指為蕭相國案者但秦時封東陵侯非士也伏生上宜增高士高堂

能剝 國按臣平有三此必指為蕭相國案者但秦時封東陵侯非士也伏生上宜增高士高堂

能剝 國按臣平有三此必指為蕭相國案者但秦時封東陵侯非士也伏生上宜增高士高堂

能剝 國按臣平有三此必指為蕭相國案者但秦時封東陵侯非士也伏生上宜增高士高堂

能剝 國按臣平有三此必指為蕭相國案者但秦時封東陵侯非士也伏生上宜增高士高堂

能剝 國按臣平有三此必指為蕭相國案者但秦時封東陵侯非士也伏生上宜增高士高堂

能剝 國按臣平有三此必指為蕭相國案者但秦時封東陵侯非士也伏生上宜增高士高堂

恒 元坑案朱熹易說曰大言之無物猶可以欺外至於在家之人則必於其實行之無常猶可以飾一時至於在家之久則必暴露

復之初即乾之元碩果不食則生矣復之所謂仁也乾為木果在春為仁 元坑案朱熹曰不結實而種之又成是不而結中之仁發生也在冬為幹歸根也終而復始是實不非實木也此木之福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 元董真翰周易會通剝上九載邱氏曰果中有核實也核中有仁仁也則生矣此自剝而復也

張子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 朱子謂聖人作易示人以吉凶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貞言吉利禦寇不言利為寇也 全云為君子謀亦正所以為小人謀 元坑案朱熹大易傳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禦寇不言利又有人及敵難其言必論之有君子之義 左傳德十年南荆之將叛也楚之過坤之震曰善變元言以為大吉也亦子服虔言曰欲有事何如 惠伯曰吾嘗患此矣志信之事則可不然欲敗即強不為小人謀之意 宋朱子衡獨善海樓要雜論如 例五貞者專固之稱不可圖訓以正或專 固守而履言說不知通變不當固守之則 易言大貞曰者 利君子貞居子道治也載九二不可貞曰翰母之難助不獲也小過九四勿用承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 婦人之德曰節也節家不可貞為節過苦傷於薄物助不獲也小過九四勿用承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 固守也 朱子語類曰易中亦有時而為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言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承君子則 吉 明章擬山慈曰易不為小人謀持不為之謀為小人之事爾小人而欲為君子易固未始不為之謀也

聞之前脩曰中庸誠敬自有乾坤即具此理乾九二言龍德正中庸言之信

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坤言敬以直內 元坑案魏鶴山福州四先生祠堂記曰一日有講 授於學官者曰伊洛之學以中庸為宗以誠敬為 致者也僕聞之躍然曰吁自有乾坤即具此理而謂伊洛去乎哉乾九二言龍德正中庸言之信庸行謹閑 邪存其誠坤二三言敬以直內然則中庸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之聖王所以扶世立極聖賢 所以明德新民無不申之者 宋朱熹漢上易傳曰乾九二之動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者中之用也稔子擇乎 中庸而勿失之天子告之以為邦九二君德也馮氏椅履書易學曰宗而致坤三卦又見學字 宗也子思子學言致者大之道先儒謂誠敬者聖學之源也朱於此李氏舜臣曰乾九二言誠坤六三言敬誠 敬者乾坤之別也先儒誠敬之學存於此乾九二言仁坤六三言義我 魏者為德之辨也先儒論六藝之用取 諸此三說蓋在鶴山之前

復以自知必自自然後見天地之心有不善未嘗不知自知之明也 元坑案周 易集解虞 綱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故自知也 朱子語類曰今人口知知字未嘗復行為難不知有不善本意小知是難 處 程伊川曰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之不至也

致命遂志命可致而志不可奪 朱子謂命可致而志不可奪 周易集解虞 綱曰命可致而志不可奪 周易集解虞 綱曰命可致而志不可奪

下學而上達故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

魏相以易相漢能上陰陽之表而不能防戚臣之萌不知繫于金柅之戒也

匡衡以詩相漢能陳黼黻之義而不能止奄寺之惡不知昏昏靡其之戒也經術雖明奚益焉

漢山以魏相與匡衡交諍可云不謬者吳矣 全云魏相與匡衡不向糾繞相得有失至附和奄寺之匡衡則無足道矣魏相原未能以多相讓○元折奏漢書魏相傳相字毅少學易帝即位欲相入為大司馬於是相為之諫曰無取也易陰陽及明堂位月令泰之威官蓋指諸書泰石額之屬又匡衡為衛太子立好學請儒為之亞曰無取也易陰陽及明堂位月令泰之威官蓋指諸書泰石額之屬又匡衡為衛太子立好學請儒為之亞曰無取也

五陽之盛而一陰生 謂天風姤 是以聖人謹於微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

奔齊七齊者已至矣漢宣帝甘露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即位而武氏已生於前二年我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真象貞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真張芸叟曰易者極深而研幾當潛而勿用之時必知有九當履霜之時必知有戰 謂按劉元城魏之夏至日與門人論陰陽消長

宣帝甘露三年齊魯郭舉于籍陰無來朝此漢廢時也是至王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帝於前甲申曹豐為世嫡皇孫為郭舉代漢之兆此正夏至主一陰之時元城曰然王曰此據魏物數計謂盛衰然一陰生于九地之下他日天道游矣虞故萬物盛衰今日始知齊自太公以來無益於桓公之時桓公七年始霸而會諸侯至十四年陳完之來齊齊是年歲在己酉而不知有魯國者由此人也又經三己酉至齊桓公十四年歲在庚申甲申齊君遯逃桓公後一年魯威預自西至庚申一百九十二年其始也齊桓公曰吾聞魯宣帝時王與郭舉為之言甘露三年呼韓郭舉于籍陰無來朝此漢廢時也是年王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帝於前甲申曹豐為世嫡皇孫為郭舉代漢之兆不知項羽已經斷其陰斷其起謂然之於成感陰實曹操及夷豎雄逐逐命已見於景帝長沙王發之時則其陰兆固已久矣 空論魏晉十五卷於皇太子生曰天下東海黃龍海內日夜噴鳴動鼎不知司馬懿之本孫府矣吳帝孫亮降孫資孫資死於其時是年于莫北唐太宗完建政元古遂登天位而此曰王於并州宣宗之世無故而復而歸我父既長當鎮順命而未慮于空言若智與陳煥齊齊侯使敬仲為魯 齊魯至元皇后傳女子所愛幸史長燒病且死廿一悲寒感病忽不樂久之宣帝乃○皇位後後宮家人不可以待太子者政君與在其中見內殿得御幸有身甘露三年王政君為世嫡皇孫元后崩太子立是為孝成皇帝尊皇太后曰鳳為可馬大將軍張顯順命而未慮于空言若智上聞其美言入後宮為才人案武氏生于武德七年甲申太子立為成即位於七年丁酉皇十四歲是生於即位之前二年也 宗李氏薨葬通靈長輪 太祖薨葬 在八月辛亥女真國置顯州來書名馬同母弟王厚之元后崩太子立是為孝成皇帝尊皇太后曰鳳為可馬大將軍張顯順命而未慮于空言若智上聞其美言入後宮為才人案武氏生于武德七年甲申太子立為成即位於七年丁酉皇十四歲是生於即位之前二年也 宗李氏薨葬通靈長輪 太祖薨葬 在八月辛亥女真國置顯州來書名馬坐元祐憲書勸州復事後廢修書事所具宋史本傳所著筆記名聖錄錄詩文彙編彙集 通考載置曼集一百卷奏議十卷文已散佚 四庫全書從宋樂大典中蒐輯得八卷丁七八兩卷則概行錄也其詩文蓋

荒謂荒讀為康虛也。大畜積豕之牙謂牙讀為互。鄭注互。大過枯楊生莢謂

枯音姑无姑山楸。鄭注莫木更生。謂山楸之實。音錫馬蕃庶讀為藩遮謂藩遮禽也。陸氏經典

讀如人解謂垢呼皮曰甲根曰宅。見文選鄭都賦注。九經古義曰古文宅作坻與坻相似故誤

困劇別當為倪仇。釋文荀子篇本當為倪仇。云不女貌鄭本當為倪仇。萃一握為笑握讀為夫三為屋

之屋。此條是在困劇則之前天三為繫解道濟天下道當作導言天下之至隨隨當

為動說卦為乾卦乾當為幹。以上具其說多鑿鄭學今亡傳釋文及正義

間見之。荀子以養蒙注易易異字俱見於厚齋所撰野法其厚齋所撰者附錄於此也

見鬼氏分為辛作陽云此陽謂泰元家天行宜乾也。今時有之賦於也見漢于易賓氏同。小雅賓之

初疑酌彼康爵多云康虛也大雅召見我居闕卒其多允虛也是康允二字皆有虛義不知鄭何以於包荒

獨改讀為康

書序漢孔安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而賈逵以為八王之法張平子以

為周禮八議之刑索空也空設之。全云尚書正義以九邱為周禮蓋亦類此唯馬融以為八卦杜預

但云古書名蓋孔安國書序猶未行也愚按國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

韋昭注謂八體以應八卦也。全云八索亦未必是八體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

離為目兌為口坎為耳艮為手此足以證孔馬之說。元所案于傳昭公十二年正義

黃帝金匱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鏡瑤章書謂之五典言骨體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

九州之志謂之九丘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宜富聚此書也賈逵云三墳三書五典五帝

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九州之圖文苑雜事云張平子說三墳三書為入防衛故曰墳大防也書曰誰能

典朕三靈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帝道也八索謂八議之刑索空也設之九邱周禮之九利邱空

也亦說之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行也八索八卦九州之數也此諸家者

各以意言無正論杜所不信故云爾。孔安國說書無傳本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曰今

文謂又爾雅典一篇為建武中吳煥所撰於大府所得書卷上比馬融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立爾雅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張平子名爽字季長扶風人後漢書皆有傳孔頂字元凱京兆杜陵人章帝有傳韋昭字玄嗣吳郡雲陽人三國志本傳昭作昭注云是為首論改之本

易正義云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案見卷百論卦辭文辭作朱子義謂繫辭本文

白黑而黑天賁又何好乎原注曰氏喜秋喜不純也何云何用賁訂○元坊萊比條也呂氏反爲篇孔子卦得喜噴然仰而歡意不不至于張進舉手而歸曰師聞喜者言卦而歡之年孔子曰黃非正芭也是以歡之蓋一喜而傳之喜與

茗谿劉氏子小人劉子云夫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而曰道憂蓋

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以五君子臨一小人徒能使之憂而已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至矣愚謂小人道消嘉祐是也

小人道憂元祐是也全云劉一止字子簡○元祐案宋得臣慶史載李朝易錄云京人在上最爲難去蓋得不得極而變不能極蓋以四凶而後能去也蓋元祐氏之說可以參看嘉祐仁宗三十四年改元祐文淵堂公議錄公議錄小人在上故欲辭曰剛長乃於是也與劉

孝謂則應司馬溫公知諫院歐陽公奏知政事舉正並廷舉那屏歸小人道消之象元祐在政府年十餘孫家疏曰恭亮無所不爲於司馬光文書傳曰人者性也臣聞公議錄公議錄小人在上故欲辭曰剛長乃於是也與劉又曰紹聖親政之後首相章厚繼以至清臣劉涓伯蔡人言也查一府而司馬以下諸賢死者皆道消者取置於是紹聖執政事盡復元祐之黨人皆歸一左司馬文正政國之曰樞密方俛絕逆之義以敵人主備朋黨之名以傾正小人道憂之象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至矣此夫之象辭所以有有應之戒而始之所以次夫也○呂成公曰五議程曰小畜九二泰復見傳云五岳陽則爲陰所當慎也○復陽之復其勢必強一以

志中故雖強於進亦不至於剛元而過實似當深體此義四運夫非喜惡自別巽類名後集五十五卷朱劉一止撰一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宣和二年進士紹興初召見除秘書丞後累擢知殿文閣直學士致仕傳蹟具宋史本傳

井之九三荆公解云求王明孔子所謂異乎人之求也君子之於君也以不

求求之其於民也以不取取之其於天也以不禱禱之其於命也以不知

知之井之道無求也以不不求之而已又文意精妙諸儒所不及何云是亦補嗣

全云何氏以爲此特輔嗣酒言之儀尚未盡其實則公學術較異於此所謂以不不求之者即其初年應徵不赴之術也以不取取之者即其不加賦而用足之說也以不禱禱之者一變而遂爲天變不足畏之說矣豈特庸言也已哉又云荆公作易解而不列於二經其後本學學者有取仲淹原語者然南軒亦有取於荆公之說元坊萊未與公武郡郡讀書志一王介甫原注易一十卷歐南注易一十卷歐南注易一十卷易

王輔嗣復象以寂然至无爲復又象注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蘇子美

辨其非何云子美復辨一篇出于程子愚謂先儒云至靜之中有動之端所以見天

地之心與寂然至无之說異矣冬至陰之復蓋如周子太極圖說利貞誠之復

就歸處言之荆公曰陽以進爲復初九是也陰以退爲復六二六三六四

附錄元祐止卷一

是也元折案王弼復參龜卦占優者反本之謂也天地以平為心者也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

默默非對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連化萬變寂然至元是其本矣故動息地中乃

天地之心也復大象正義曰復為反本靜為動本冬至一陽生是陽動居而陰復於靜也夏至一陰生是陰

動居而陽復於靜也 蘇子玄復辨曰復其見天地之心者王弼解云復天地之心者以本為心也曰剛長

安得謂寂然至無耶字得謂動息耶象曰雷在地中書者動也動物也今在地中則是有陽動之象也謂剛

昧象卦之體乃寂然至無為復斯失之矣云云至陰之復莫先陽之復何莫先陰陽之辨耶 元胡氏

之心曰他說元是動說靜說說不知下面一畫作甚麼又益子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動乃心之發處何

故云天地之心曰此須就卦上看出下震坤是靜是動千戶絲竹當其之時萬物收斂然無跡跡到此

裏豈不是天地之心 胡公說見周易發海樓要復六二 蘇子玄名舜欽參知政事易精之孫榮進士官

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宋史有傳歐陽公序其集曰善文適於字而下學古反在其後

薛氏曰易以初爻為七日者舉前卦而云也復之七日來復震既濟之七日

得皆舉初爻 元折案此薛溫其之說也見易發海樓要卷之二 朱竹垞經義考曰薛氏溫其易發義

葉少蘊謂凡易見於有為者皆言用用之者何體也而易不以體對用故別

而論之曰易無體晁景迂曰體用本乎釋氏 闕按景迂名說之即後所云氣以道也

全云字一曲折意此論 元折案海陽周

孝廉炳中書李中書魯顯單人論體用二字書後曰李中書字中有卷顯字林三書謂體用二字出於佛家乎

林遺書卷五云易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又曰顯諸稱謂用此天地之體用也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體

次之又曰陰陽上下之神而凝是樞坦之體又曰無體之體上下和同有子白禮之用和為貴此人事之體用

也經傳之文言體用者多矣未有對舉為言者無極之體取非致精微不得接體而用干干墨李奇書云經傳之

文托體或不用用則遺天體初未嘗舉舉並稱如內外本末形影之不相離有之實自佛書風氣能始其

解金剛經以為為善者性之體剛者性之用又見於所說法寶華經經既而說禮宗經曰禮宗經自有即二經莊疏亦

無間藉以立論解者不復察其淵源所自矣又云體用字相連並稱不但六經之所未有即三經莊疏亦

未有也以之解經者亦不始於朱子一見於未發節節見於中庸 黃忠憲章其文義諸類所載尤不一而是又

指其所未本李氏云爾不知易曰乾元亨利貞利貞者體用之名乾者體用之稱乾說卦云乾健也此言天

體以健為用繫辭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虞康伯言人雖體道以為用不能全無以為體此非體用兼

微已於經經者亦不始於朱子一見於未發節節見於中庸 黃忠憲章其文義諸類所載尤不一而是又

指其所未本李氏云爾不知易曰乾元亨利貞利貞者體用之名乾者體用之稱乾說卦云乾健也此言天

體以健為用繫辭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虞康伯言人雖體道以為用不能全無以為體此非體用兼

微已於經經者亦不始於朱子一見於未發節節見於中庸 黃忠憲章其文義諸類所載尤不一而是又

指其所未本李氏云爾不知易曰乾元亨利貞利貞者體用之名乾者體用之稱乾說卦云乾健也此言天

體以健為用繫辭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虞康伯言人雖體道以為用不能全無以為體此非體用兼

微已於經經者亦不始於朱子一見於未發節節見於中庸 黃忠憲章其文義諸類所載尤不一而是又

指其所未本李氏云爾不知易曰乾元亨利貞利貞者體用之名乾者體用之稱乾說卦云乾健也此言天

體以健為用繫辭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虞康伯言人雖體道以為用不能全無以為體此非體用兼

微已於經經者亦不始於朱子一見於未發節節見於中庸 黃忠憲章其文義諸類所載尤不一而是又

指其所未本李氏云爾不知易曰乾元亨利貞利貞者體用之名乾者體用之稱乾說卦云乾健也此言天

體以健為用繫辭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虞康伯言人雖體道以為用不能全無以為體此非體用兼

微已於經經者亦不始於朱子一見於未發節節見於中庸 黃忠憲章其文義諸類所載尤不一而是又

指其所未本李氏云爾不知易曰乾元亨利貞利貞者體用之名乾者體用之稱乾說卦云乾健也此言天

體以健為用繫辭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虞康伯言人雖體道以為用不能全無以為體此非體用兼

微已於經經者亦不始於朱子一見於未發節節見於中庸 黃忠憲章其文義諸類所載尤不一而是又

指其所未本李氏云爾不知易曰乾元亨利貞利貞者體用之名乾者體用之稱乾說卦云乾健也此言天

體以健為用繫辭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虞康伯言人雖體道以為用不能全無以為體此非體用兼

微已於經經者亦不始於朱子一見於未發節節見於中庸 黃忠憲章其文義諸類所載尤不一而是又

指其所未本李氏云爾不知易曰乾元亨利貞利貞者體用之名乾者體用之稱乾說卦云乾健也此言天

體以健為用繫辭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虞康伯言人雖體道以為用不能全無以為體此非體用兼

微已於經經者亦不始於朱子一見於未發節節見於中庸 黃忠憲章其文義諸類所載尤不一而是又

指其所未本李氏云爾不知易曰乾元亨利貞利貞者體用之名乾者體用之稱乾說卦云乾健也此言天

體以健為用繫辭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虞康伯言人雖體道以為用不能全無以為體此非體用兼

微已於經經者亦不始於朱子一見於未發節節見於中庸 黃忠憲章其文義諸類所載尤不一而是又

漢後和建康府行宮區中居吳興弁山自號石林居士 經考引晁氏世譜曰說之一字伯以元豐五年進士累官職歐陽待制主玉京司馬公之為人自號景莊生 李士曲名隱字中孚盛唐人康輿已未歲諱為詞以年老不赴四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西巡召中孚入見中孚以羣老遺字慎言詣 行在陳清以所著二曲集交反身發奏進 尚書錄事高深四等以說之

利貞者性情也王輔嗣注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子顏子好學論性其

情之語本此 元折案伊顏子所好何學論曰覺者物其情始合於中正其性善其性故曰性其情愚

安定是試諸生得此論大驚異之即請相見遂以為學職 唐李習之著復性書二篇其首篇曰性與情不相先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而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有性之動也百姓弱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以復性篇為亦即性其情之意

君子道盛小人自化故彘湯舉臯伊而不仁者遠

安此朱子答陳文蔚語 玉泉翁氏全云名標字子

才識山云泰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為君子也 元折案全氏經筵問答曰此言

化小人而為君子泰則君子道消是化君子為小人也可知其說之訛矣須知小人或可化而為君子君子必不化而為小人不如置說之為安 郭子觀物內篇曰性亮之世非無小人也 是雖其為小人也故雖有凶凶不致肆其戕殺約之世非無君子也是雖其為君子故雖有三仁不能害其善 經考考論氏釋易義今佚王珩曰莊符人建交進士 同至蕭山王叔麟文求曰玉泉翁氏之說見程迥周易占法一

泰初九拔茅如以其彙征吉本義云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下卦放此愚

按正義曰以其彙者彙類也以類相從征吉者征行也上坤而順下應於

乾曰去則納故征行則吉亦以彙字絕句泰之征吉引其類以有為否之

貞吉聚其身以有待 元折案唐李鼎周鼎錄解曰彙類也初應四故拔茅也以其潤林正

事多為洞林 唐仲友帝王經世圖略卷二泰不拔茅則君子元氣亡以保泰也 拔茅則君子將墜於小人

無以隨者拔茅於初九引其類而為故曰志在外也拔茅於初六愛其身以有待故曰志在君也

儉德避難朱子本謂收斂其德不形於外 原注坤居類之也 全云原注是正文○元折案

處士薛翥初聞之至為推善先驅平有仇儂書卷之屬子之謂爻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被為屋自同備人

居 在洵詩泰惟蓋福蠅確發於疑論

泰之三无往不復陽之極也而否將萌否之四有命无咎陽之復也而泰將

至 元折案宋項氏安世問易玩辭曰泰雖極治以亂亂而以否否雖極亂以有命而成泰

一許敬宗在文館唐為武氏矣 楊畏唐言路元祐為紹聖矣 龐象之字左

腹之入可不戒哉 元折案唐高彦休傳許敬宗杭州新羅人高宗即位復官為文館學士帝將立武昭儀大臣皆諫而敬宗陰贊冊私即至言曰舍子腹腹十斛兼十斛兼尚敬更故籍

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致帝意遂定 宋高斯得取置存墓經廷通講云楊畏一本元祐黨為紹
聖 高斯得鑑綱目哲宗元祐八年楊畏上疏言神宗更立法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
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見者畏遂列上章博安善臣恩賜郭鼎再李濟昌等行殺各加品顯日言神宗所以建
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者意薄為相帝深納之復得專制官劉安世謀以為不可不出知故德重臣
大防范祖禹元祐純仁相繼罷斥紹聖元年郭鼎再與陳武王能繼父子等欲王能嗣武王之道以開紹述故
元紹聖 范初入王稱注屬家謂杜家也聖家之中繼繼而杜物歸之顧家不為務歸也 程伯純歸之其
心在乎顯明以適過者也必以繼繼之遺自始於上右當明故為明繼也又明表六四傳小人之事若未
有道深入其若故云云左腹 高宗之立武氏始於李也勳放於計敬宗元祐之為紹聖始於楊畏成於郭
淵甫李許逢君之惡者也楊節長君之惡者也

家聲之墮隴西以為愧城角之缺新平以為恥清議所以維持風俗也清議

廢風俗壞則有毀宗淳而譽張邦昌者有貶張浚而褒秦檜者觀民風設

教居賢德善俗可不謹哉 闕按通鑑晉孝武帝太元九年初新平人殺賢將裴君堅欲殺用

數則此新平以為恥似當作數蓋臥處符堅雖新平人也新平之郿州 元圻家史記李將軍列傳李將軍
軍虜者備西成紀人也虜子二人口當戶椒散虜戶有遺腹子名後晉射秦士卒降匈奴而隴西之士屠門下
而天下談守節其後綱維不篇而虛無放誕之論駁于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 宋劉時舉攬綱年其治通鑑
高宗建炎元年月東京留守宗澤上表諫東兩巡幸又請回鑾汴京不報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置諸他
汪伯彥以為任 趙興高實遺表請携輿作哭 其極極論屈體求全之是倡言復讐之非又作論忠貫基誌

基誌極極岳異作乃侯高基誌極表其殺機一事尤難割碎 汪洪基為張邦昌罪表云孔子從仲於之百
本為會周祀信乘漢王之軍蓋將遊楚 周紫參太倉劫米集石高宗中興烟燭茶葉糶糴為元臣長流張線

紹興復石空用章意亦然 朱子張魏公行狀云蓋臣王珙徐嘉言有所彈劾即乞及公謂公國賊必欲殺之

宗復字汝霖州義烏人張邦昌信位上書言直臣王天與復社稷高宗即位大計國人聞其名常

尊憚之稱爲宗益注高宗潛澤製異國石拜門下侍郎嘗置租穀於有臨平猶大呼過河者三益史簡 張邦

昌早先入欽宗即位拜太宰力主和議京師陷邦昌受命入朝實即偽位廢號大楚

齊德衰於台陵 晉志怠於蕭魚准平而昇鐔用詭能之以此政般何城不克已有虞

則及元日月關其搏不如開明于西 全云以此眾駭詭能之以此政般何城不克已有虞

公四年恭師之會在僞公九年鄭康成謂葵葵之會相德極而將衰 蕭魚之會在襄公十一年鄭人將宣而

申公受之 朱子通鑑綱目僞憲宗元祐十二年十月李璣以星雷錫臣同平章事又武宗宣昌四年八月

邢宥極二降降虜人聞之大懼郭勳與王協謀使人說勳稱以兵殺誦東身歸朝許之頭遂殺勳遣使奉表

降置在三月以禍歸真為謂郭教授先生 太元中次及日關其搏不如開明于西言范芝注生明于西日以

既盛到日六度固于東方放不如開明于西也 漢書高祖傳以為經夏大於易故作太元

制官刑則具訓蒙士 訓無弊酒則誦教小子 易曰童牛之牯記日禁於未

發之謂豫 龜靈而焦雉文而醫疋以衣錦尚綱蘭薰而推玉剛而折是以危行言孫此

元圻案賈山谷詩以靈堂推以文駱

靈而推王纘則坊

靈文類聚類延之卷厄原文顯

知止而後有定故觀身於良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故觀心於復

惟進賢可以正君故公仲進牛畜放越而歌者之田止孔明進飯之禱元而

宮府之體一惟正己可以格君故管仲有三歸不能諫六嬖之惑魏相因

許伯不能遏宏石之惡泰曰拔茅漸曰進以正何云滿賢管氏之私人欲不因許伯

此等言論不可任致重輩不討論者為之耳云云致發靈氏弒君之罪故因許伯此自為最弱窮是也謂

中書置目武帝則先朝敝政獨不可更革乎程君自發相然不能防左石之惡爰屬策中之親元圻案又

記趙世家秦烈侯好晉謂相國公仲連曰鄭歌者權右入吾國之田萬畝公仲曰諾不與重君目八尺米謂

公仲曰公仲相趨四年亦有進國公仲曰未也重君曰牛畜當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牛畜得則侯

以仁親約以至道深遠然明日苟欣待以遠策則責任任官使能明日徐待以節財徐用度功德所與無

不尤若說則侯侯謂公仲曰歌者之田且止三國志魏文帝建興五年李暉北驅漢中魏暉上奏曰臣中

府中俱為一體防範敵否不宜異同侍中郭牧二曹暉實忠憲意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道臣

賈公十七年左傳為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漢書魏相傳魏光堯上思其功德以兵子鴻為右

將軍子案王侯山復領向書事相因平惡侯許伯案封事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事一曰副副尚書

母也父廣漢少時為昌王取從武帝上甘泉談取王即輕以殺其馬發實支物從行而盜當先有詔舉下靈

室後為皇者承 宏金石顯皇帝時宦官凡前十一頁 宋祥一龍都重靈素劉子曰公仲連賢相也不以

正業唯若之心番日君善謀也乃以賢賢易君之慮公仲用人知已烈侯改過不吝矣哉 袁契齋傳仲器

小禮曰管仲經靈霸業八年而後成蓋亦勤矣然功業甫定而其心侈然娶三姓女官事不攝書門反詰國

君禮已為奢修治安能止其君之縱欲乎 張子曰大則百物皆通小則百物皆病

乾文言曰寬以居之朱子謂心廣而道積程子易小畜傳曰止則聚矣呂成

公謂心散則道不積充拓收斂當兩進其功 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多有餘地方好若

只若得一善解一般來又未便合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 張子曰曰大則百物皆通小則百物皆病

必寬以居之則君之所以學業問辨者常見其與心為矣 呂成公名祖謙子伯恭皆曰成

丹書敬義之訓夫子於坤六二文言發之孟子以集義為本程子以居敬為

先 案此二句亦兩張宣公發季敬 謂工夫並進相須而成也 元圻案大戴禮武王踐阼

勝野者臣居勝穀有沃義勝者有從從勝者有凶 朱子言當曰敬而無義則做出事來便錯了曰義而無

敬則無本以為義 龜山語敬曰欲與本無 所主者敬則自此出敬故有內外之辨是實義亦敬

也故孟子之言我曰行吾敬而已觀此則孟子程子非有意 張宣公名祖字敬夫學者稱南軒先生諡曰

宣 良者限也限之而內外不越天命限之內也不可出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

郭冲晦去 閩按冲晦郭雍所賜號 全云此條出自羊向答又云郭雍字子和父忠孝號兼山程子門人

元圻案宋史隱逸傳郭雍字子和其先洛陽人傳其父忠孝學居絳州放浪楊山山谷間號

困學紀聞注 卷一 十七

白雲先生乾道中庭召不起賜號冲庵居士後更封顯正先生 四庫全書總目載郭德儀家易說十一卷與朱志合今泰珍版本無此 條郭子和又著辨言要總義考引此條於其論旨要下蓋原書已佚也 朱子語類與伯賢問兼山所得於得問者云良內外皆止是內止天理外止欲又如門限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此意如何蓋兼山有是言而子和述之

小畜上 諸本皆誤 案上當作下 體乾復上體坤乾坤相應故小畜初九復自道九二牽復

吉與復六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无悔義甚相類牽復中不自失敦復中以自考二五皆得中故也 潘應云 全云胡忠簡公鑰字希衛○元坻未書蘇解題顧應庵序

今 四庫全書未錄經義考云伏而引此條於後蓋即於論之說也 胡海庵名餘廣陵人建炎一年進士抗疏諫和議言屬權孝宗即位召還以資政殿學士致仕諫宗簡末史有傳

同人于野公之大也艮其背止之至也皆見於家明一卦之義也

里克之中立邵析之兩可終於邪而已故隨之六二曰弗兼與也 全宋程中清

亂○元坻宋傳曰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元兩從之理二苟復初則失五五乘能乘與也所以戒人從正也 晉書懷帝曰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妾齊驪姬成矣里克曰吾棄君以殺太子吉不

忍過復故交吾不敢不立其兒乎 列子力命篇謂杜樵兩可之說說無窮之辭當于產執政作什刑鄭國用之數難于產之治于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戮之

虛美黨心 溫舒語 秦亂之萌浮文妨要 王羲 晉衰之兆故竟受之以剝 元坻宋漢

傳上疏曰虛美黨心曾聽收委此舉所以亡平下也 晉書謝安傳安與王羲之登洛城飲然想有扁世之志羲之謂曰夏商勤王足勝彤文王研食日不暇給於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慮談廢務勞又妨要恐非所宜

廉恥國之脈也廉恥泯則國從之是以楚瓦好賄郢城危晉盈求貨霸業衰

秦路讓牧還為虜漢金閭增珍敗羽利之覆邦可畏哉大學之末七篇之

始 謂孟 所以正人心塞亂原也在益之屯曰莫益之或擊之 萬氏集說曰晉盈

公四年合諸侯於召陵荀寅求貨於驪侯不得遂辭驪侯晉由是失諸侯晉即謂荀寅也 若愚慶之千樂盈苟益之子苟盈均無求貨事○元坻宋左傳定公三年恭昭侯為兩環與兩環以知楚獻一環一表於昭王蔡

侯亦服其子亦欲之弗即五年止之唐成公知楚有弱蒲蒲馬子亦欲之弗與又二年止之矣徐氏言十唐

子伐楚五戰及鄆子常即襄五之字 戰國策公知楚有弱蒲蒲馬子亦欲之弗與又二年止之矣徐氏言十唐

及問曰李牧可尚向欲與秦反故趙王便趙藪及藪藪人將牧李牧史記李牧傳王剪因急擊趙大破殺趙惠

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及問項王為人意信讓項王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縱反問於楚軍項

王果意不信離離味等亞夫之敵骨歸 項羽本紀亞夫有充將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軍及盡侯兵

圍之數重又亞子列傳與萬章之徒爭詩書述其不善於萬篇 程傳也子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己

其害大矣故夫子曰放於利而多怨惡子謂先利則不為不為善之深形也九以剛而求益一檢衆人所

本封上上之辭 余友上虞王汾原曰曰益覆下墜上中益第六爻變益之由則占

翰音登于天無實之名也殷浩房瑄以之

全云殷浩與房瑄有別○元坻宋漢上易中孚上九傳曰羸為雞鳥之類羸聞于天者羸也雞無是

六四立春九五雨水上六驚蟄王季主旺旺結虎角解在冬至小寒之間 蓋書建歷志上始帝制十二節曰
 建曆之端其端唯六陽唯亦此謂建之宮而皆可曰生之是為律本 春秋魯隱公六年冬之通終而復
 始故北方者天之新發也 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厥而復生故曰坤方 京房易傳坎牛宿從位降戊子
 太元八十二萬葉首曰中范望注曰家中者冬至之節曰起牛宿一度北建子律應黃鐘復之十一月
 萬物萌牙於夏黃之中故首曰中 元文曰昭運氣首曰北方也冬也未有形也運東方也春也實而未有
 文也蒙南方也夏也物之修長也皆可得而載也物成於西北也林也物者成象而就也有形則復於無形故曰真
 范望注五者元元之德萬物因以生長四方以名北為萬物終始故其宮曰坤也司馬溫公說曰
 易有元亨利貞元有陶隱居為真 葛氏攬身學曰仲翔之意長本東北之卦而無於丙當在南方故曰十五
 之元始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其書本於夏后氏之運山而運山則首長所以首長所以首長者入風始於不周
 居西北之方七復也也辰在中距乾坤皆八日甲寅亥北故云長東北甲寅之問 漢上易太元準易圖曰律歷
 於時為冬至此謂運之歷所以首十月也漢臣 魏代下閏運氣律曆准其氣以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夜半
 冬至而名節會案集卷之清掃起五部靈氣初分數數終修萬物之始行萬於下開能知魔法而止捷子
 雲通致敬禮除陰道之數不惟知其法而已知其意故太元文作圖太初相應而義字乎順運之歷萬運山
 之旨以準周易為八十一卦王氏此條似取於宋子初之說 三圖志云漢魏初仲翔會稽人翻與
 孔融書以所書之法融答書曰聞延陵之誕聖志乎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其徒從之者皆不
 程法隨陽陽人所書志稱為善後人靖康之亂從居於地者章句十卷周易外編一卷古易考一卷子目
 越入 書後魏題醫家類雜經一卷渤海委越人撰漢志有扁鵲內外經陰志始有難經唐志始題素

日月為易一奇一耦陰陽之象也王介甫詩說云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二之

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 何云此說精審有味朱子謂變白言言者是月之日也則詩人何必難其辭

與易臨至於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四月正陽也秀蓼言月何也

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

李子思 全名云復剛長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臨陽消以月云者幸其消

之遲沙隨程氏云陽極於九而少陰生於八陰之義配月陰極於八而少

陽復於七陽之義配日 集證參同契坎月精確曰日光日月為易剛柔相當說文秘書說日月為象陰陽也楊氏曰觀易注引參同契亦云詩曰日月所照

秘書參同契之類也○元序案魏氏讀書志新經二十卷說文讀書記義疏卷二上云石
 說毛詩朱玉書訓其辭後帝安訓其書或以賜太常而天下以取士云 淮南時則訓說之月雙
 蠟鳴高誘注四月陰氣始動於下故謂 介車詩者 伏散見於黃毛詩義疏中按七月篇黃毛曰先補
 以一之日為周正因請周公以月記實 以日記周不知節氣者得以一陽之復故曰一月 臣謂周正乎
 其說與介商合而不引介甫說何也 漢上易七日來復圖說王洙曰復初體柔居少陽其數七復則君子
 道長因震之也震在平始其言速故稱曰蓋用德民變月言日者故見陽長欲遠大同而小異 李子思
 名臣隆州并研人宋史有傳書錢題解載其所善易本傳三十三卷經義考云曰佚

一卦變六十四六十四卦變四千九十有六六爻不變與六爻皆變者其別

各六十有四一爻變與五爻變者其別各三百八十有四二爻變與四爻變者其別各九百有六十三爻變者其別一千二百有八十朱子發謂需利用恒者盡之恒也蒙六五順以巽者蒙之觀也乾九四乾道乃單者乾之小畜也小畜之中又有離兌故曰革是謂天下之至變李汝漢上易論初九傳文張真爻謂易無所不變蒙曰困蒙小畜曰復自道又曰牽復履曰夬履離曰履錯然歸妹曰跛能履泰曰帝乙歸妹臨曰咸臨咸曰執其隨艮曰不拯其隨噬嗑曰頤中有物睽曰厥宗噬膚損曰勿損益之又曰或益之夬曰壯于前趾又曰壯于頄遯曰執之用黃牛之革鼎曰鼎耳革兌曰孚于剝未濟曰震用伐鬼方皆有卦變之象小畜以一陽為復兌以二陰為剝變之變者也六十有四相錯而不亂張文鏡全云存行成謂臨之初二皆曰咸臨有感象也咸之用在兌之說也履之五五夬履有夬象也夬與履乾兌相易之卦也元折

安鏡謂屬氏稱紀事曰張震字真父號無隱居晉之益華人慶元中知湖州除臨海軍判四庫全書總目術數類宋張行成皇極經世索隱一卷觀物外篇初卷九卷易通變四十卷俱從永樂大典錄出行成字文鏡臨人始末不甚詳考玉海稱乾道至五月以行成進易可採除直隸獻聞

臨所謂八月其說有三二云自丑至申為否一云自子至未為遯二云自寅

至酉為觀本義兼取遯觀二說復所謂七日其說有三一謂卦氣起中孚

六日七分之後為復一謂過坤六位至復為七日一謂自五月姤一陰生

至十一月一陽生本義取自姤至復之說元折宋西易象辭五家臨十一則卦也自丑至

義曰臨為建丑之月從建丑至於八月建申之時一陰成三陽方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八月有凶也集解虞翻曰臨消於遯六月卦也於臨為八月故至十一月有凶又鄭康成曰臨自正月用事訖其七月至八月而遯卦受之易正義何氏云從建子而生至建未為八月朱子發曰王昭素謂自復之易正義神氏云月建寅至建酉為八月朱子說皆謂臨至十一月有凶說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一陰之月隨長陽逐之時後說自姤至觀觀一陽在上四陰在下臨指兌本陰消之時一說就長先生曰前說長周正八月後說夏正八月爻文主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不可知也王弼注陽氣始剝盡至未復時凡七日正善曰易禮圖云卦氣起中孚故臨坎震兌各主其一爻其餘六十卦皆有六爻別主一凡日至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之一從其得六日七分剝剝陽氣盡在九月之末十月當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剝則復卦陽氣未剝盡至陽氣未復臨時之卦六日七分變成數言之故補嗣說凡七日也易正義王康成曰建亥之月紙書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陰一卦計至六日七分擊其成數言之而

甚好曰此語雖言用以解頤之象 晉書傳云傳曰字休矣北地流陽人武帝時為司隸校尉嘗服靈閣生風說曰副

聖人教人用蒙而不用復蓋復者去其不善而復於善之謂也若母家則無不

善亦未有所失也周南仲云 何云奇語而無味各因其時與其人則復兼施也 全云周仲謂人能棄之衣則無須乎復耳此古人胎教與少儀之說若不得日而用復是兼施奈何說潘○元折案劉屏山聖傳論曰聖易者必有門戶復其門戶入至者必自戶始學易者必自復始傳是者其准康氏守禮此知兩解之說失之過高 周南仲南仲吳郡人浮居康茂進士官至秘書省正字著周氏山房集

趾所以行轉所以言良其趾雖行猶不行也良其轉雖言猶不言也故能時行時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馮當可時行 何云名云 原注良六四良其身氣以病解之時行時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馮當可時行 何云名云 原注良六四良其身氣以病解之時行時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馮當可時行 何云名云 原注良六四良其身氣以病解之時行時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馮當可時行

帝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也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

事爾夫必以禮義 素漢上房傳以帝乙為湯亦以前二說為證 荀爽對策引帝乙歸妹言湯以娶禮

歸其妹於諸侯也張說鄭國公主銘亦云帝唐降女天乙歸妹 何云張公又不

若左傳 哀公九年 箕遇泰之需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虞翻亦云紂父 見周易

一說不同正義皆略之 繼字按易乾鑿義以易之帝乙為成湯鄭康成引以注禮記禮記又按白祖乙妃於歐一也自成湯至於帝乙乃微子之父乙也今為歸妹之辭見漢京房傳則非微子之父明矣 書

文公類取之 全云陶山陸佃字農師刻之字季而放翁之祖也○元折案陶山集九八卦辭上起而物相數為甲子韓言兩作者以重明相繼而作於上也又於象形鳥飛而下為至子會意水洊而至為洊于坎言洊至言以重險相繼而存於下故也 康成注作起也藍田呂氏曰水之定下繼至而不絕農師之說合陸佃陶山陸人熙寧二年推甲科累官吏部尚書陶山集已佚 四庫全書從承樂大典載出次為十六卷

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起而上者作也趨而下者至也此陸農師之說朱

文公類取之 全云陶山陸佃字農師刻之字季而放翁之祖也○元折案陶山集九八卦辭上起而物相數為甲子韓言兩作者以重明相繼而作於上也又於象形鳥飛而下為至子會意水洊而至為洊于坎言洊至言以重險相繼而存於下故也 康成注作起也藍田呂氏曰水之定下繼至而不絕農師之說合陸佃陶山陸人熙寧二年推甲科累官吏部尚書陶山集已佚 四庫全書從承樂大典載出次為十六卷

陸佃陶山陸人熙寧二年推甲科累官吏部尚書陶山集已佚 四庫全書從承樂大典載出次為十六卷

陸佃陶山陸人熙寧二年推甲科累官吏部尚書陶山集已佚 四庫全書從承樂大典載出次為十六卷

處而素是故人若之動不以不懷也夫樹曲木者惡為直人若人直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新

顯職論遺道 文學引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恆其德而能

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天大後入于地說文目部引易曰地可觀

者莫可觀於木今易無之疑易傳及易緯初所案漢書藝文志詁真臨漢書八十篇師古

謂書良文藝文志臨漢書藝文志 謂書志一說文解字十五卷漢許慎李陽冰判定為唐後說皆非是之

又增加其說字 錄六六所案新錄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不盈是釋觀卦名義案上下木在地中之象其

後漢魯恭郡太守引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

煦暉萬物養其根莖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不隔閉而成冬故曰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

冰至也又云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案高懷注曰易中字象辭謂坤中子十二月

月卦至十一月復中隔未濟業頭中字 又 謂說夏 云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詔

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又 說擊句 引易

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禘溫曰於

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漢儒說易可以參考元祐案後漢書

風至陵人其先出於會頃公為楚所滅遷於不呂因氏惠示元二十五年呂姜為司徒諸國圖本傳 趙溫

字子柔獻帝西歷代楊彤為司空見後漢書趙溫傳溫之子也 二國志董靈傳注 獻帝起居注趙溫

與李惟書曰公前屬陶王城曾不改姓而復姓歸來乘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 一為過云云

王肅注易十卷今不傳其注噫乾勝得金矢曰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有乾

肉脯之象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

必備其難見太平御覽國粹宋史藝文志易經有王肅傳十一卷 元祐案王肅說曰御覽八百

之序 吳之 易王肅注隋書宋史藝文志 文苑珠玉 唐徐堅初學記 二十八 肅傳引王肅此注 魏作純陰改食

字子也東海蘭陵人魏將將軍大常侍陸倕父從周 肅京服 肅字 肅字 肅字 肅字 肅字 肅字 肅字 肅字

書錄解題類書釋太平御覽一千卷 翰林錄上 高麗等撰以前代儒文御覽藝文類聚文選博要及諸書參

詳錄次修纂本號太平御覽太平興國二五年設八年書成改名御覽

漢郊祀志引西鄰之丞禴祭顏師古注禴煮新黍以祭蓋以禴為爨王輔嗣云

論祭之薄者也。沼沚之毛蕪繁之菜可羞於鬼神亦與顏注同。何云顏即承輔

按博必應勿於儀之徒乃兩鄭康成謂禴夏祭之名元圻案鄭注見釋文集解虞翻曰禴夏祭也漢經師結言禴曰參考耳鄭康成謂禴夏祭之名元圻案鄭注見釋文集解虞翻曰禴夏祭也

曰禴夏祭作夏禴禮記注皇氏曰初薄也程傳傳魯魯說郭氏傳魯魯說漢上易傳傳從于輔鄭象字本義略之

離九三蔡伯靜何云名編西山長子解云鼓缶而歌當衰經義考引而樂也大率之聲當衰

經義考引而樂也大率之聲當衰

其動心而失其常者故曰此說長於古注。何云張子云悲衰聲故為樂不為則俱隱生哀不足明正將老難過於中故衰樂不常其

德伯靜之遺本於此元圻案蔡淵字伯靜號節齋安西山人先生之長子有周易經傳四卷象意堂一卷會稽范先生歌和譜易自札曰不鼓缶而歌則大率之聲所謂今我不樂逝者其盡是也則曰

畏之辭故也

京氏易剝牀以重謂祭器見釋文滄庵云易於剝坎取象舊以精意寓焉

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呂成公之說見彖說本於

漢書禮書夫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爻制禮樂元圻案太元樂陽伯白吳谷嘗得以和樂物感喜樂注曰象爻卦禮樂在下而

陽在上上下下正禮物與有應注曰象履卦此文孟堅所本也崑山徐氏乾學曰東萊彖說非有成禮乃先

渙其羣蘇明允仲兄字文甫說云羣者聖人所欲渙以一天下者也本義取之謂程傳

有所不及元圻案程傳曰方渙之時用剛則不能柔儀節用柔則不為為之疾與以毀壞之道

禮中正之君若君同功所以謂渙也夫為散而能使羣可謂大德之也朱子

渙者老蘇云渙之三四曰渙其羣云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也

充善端於蒙泉之始絕惡念於履霜之萌

坊記曰不耕種不菑雷凶荀子非相篇曰括囊无咎子零腐儒之謂也左氏傳

穰九穆姜以元亨利貞為隨之四德為君說者其未見象象文言歟

元圻案

易緯坤鑿度注云虞世南曰不讀易不可為宰相注者未詳其人亦天下名

言也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易類乾坤鑿度云漢傳唐忠宗文緯曰皆未著錄至宋元祐陽坤出始與禮書

舉曰不謂易經者不得望頭須道得二經廣幸相剋批說亦如此至唐虞世南舉曰不讀易不可為宰相
 乾乾夫夫皆九二重剛也謙謙初六居下卦之下也坎坎六三居重險之閒
 也蹇蹇六二陰居陰也

諸卦之爻皆及卦名坤小畜泰大畜既濟六爻悉無之

八卦之象又有六為巽曰木坎曰雲曰泉曰雨離曰日電元折案此專指八卦之取象而言如中應下坎

上而象曰雲田蒙坎下艮上而象曰山下出泉蒙陸澤下離上而象曰雷電陸澤大過澤下兌上而象曰澤滅木離之象曰明兩作晝坤下離上而象曰明比地上離火震上而象曰天地解而雷雨作 革象傳曰革水火相薄上應曰分澤離火而象曰水火何也故坎也澤者水所鍾无水則元澤矣坎上為澤下為雲澤澤也下為雨則澤雲物也故中雷為雲上為兌亦為雲坎為川大澤為坎為川大澤之兌亦為坎矣 余友正定王椒園定在曰大畜之兌亦為川大畜發聲是大過上六過涉即涉川之象矣

曾子天圓篇火日外景金水內景薛士龍全云名字詩云嘗聞曾子畫金火中

外明圓方透令旣施二景參黃庭案此詩題曰愚按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

則外光水則合景其說本於易之坎離坎內陽外陰故為水為月離內陰

外陽故為火為日

元折案淮南子太人訓天道曰圓地道曰方者王肅明者右者也 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 是故水曰外景與天圓篇說同 張子正蒙參兩

篇子曰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圓而受注火日陰者也故水月內光金水陽者也故外陰而內明 讀書志二曾子一表其書言目於大戴禮禮運有禮經七十篇后氏歐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時未有大小戴之分不知曾子在其中與否也 薛季宣亦其人曾知常州成敗稱常州者漢書卷三十五卷四風全重覆錄 陳振孫曰周禮者蓋天之書也禮周官受之前周而以句股為術故曰周禮

繫辭正義云韓氏親受業於王弼承王弼之旨故引弼之句以證成其義愚攷

王弼終於魏正始十年韓康伯東晉簡文帝引為徵駁各事見晉書韓伯傳一人不同

時相去其遠謂之親受業誤矣何云公武讀書志亦承正義誤又云郭京亦為此言又云晉書本傳不言其注故疑其傳書經志及義文意

關於論康伯名伯頭川長社人殷仲文外物也 晉太常寺有傳書語者嘉祐時韓康伯外孫魏履思意之從總論詩王弼嗣年一十四卒無子絕嗣見三國志晉書魏履思韓康伯女婿趙季子家有列子未聞季子之子案三國志王弼兄爽曾傳注引何劭發疑曰正始十年放還歸家亡在二十四無子絕嗣 魏王芳正始十一年已為國文帝元平年未相去一百二十三年 世說新語一殷中軍之康伯未得我子後孫注法別傳曰浩善老易張衡言康伯浩物也其說之

程子伊洛言易謂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朱子答嚴季以為先見象數方說得

理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愚嘗觀顏延之庭語案本傳庭說者顏延之謂庭之內謂東也云馬陸

得其象數取之於物荀王舉其正宗得之於心何元馬陸當指馬融陸績荀則荀爽也全荀察亦象數之學何說志誤考

陸志於王弼易下附注類故論荀得荀鍾鼎十卷其說以荀王為長李泰發亦謂一行明

數而不知其義管輅明象而不適其理蓋自韓嗣之學行而象數之說隱

然義理象數二以實之乃為盡善故李鼎祚獨宗康成之學朱子發兼取程

邵之說元折案顏延之字延年琅琊臨沂人宋書有傳本傳錄陸語節此數語不載太平御覽六百八卷引之曰馬陸傳其象數而失其成理荀王舉其正宗而略其象數四家

之見疑各為所志總而論之精理出於微明象數生於形分然則荀王得之於心馬陸時之於物其無邪是可知矣李泰發名光上虞人泰發其高自號讀易老人者謂易詳說宋史有傳一行唐時僧也攝於應數其說

見唐書歷志天文志唐書有傳見說之曰唐一行專明大衍之數象易七倫卦以八用三國志管輅傳解字

公明不原人字略別傳曰交成人明周易仰觀象占相之道無不精微唐李鼎祚周易象數自欲以刊

轉詞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蓋發明漢學者也朱子發惟易傳表曰馬鄭荀說雖不同要之象數之源

猶未盡也王弼盡去書說釋之以老莊之言於是儒者專向文辭不復推原矣傳天人之道分裂而不合臣以

程頤易傳為宗和會釋之論上探漢魏吳晉元魏下逮有唐及今包括其同補苴其遺漏庶幾道隆而復合

是說之曰易說老莊而專明人事自王弼始治左祖的元虛語學益滋然晉專立獻學宋元蓋其歐南立顏延

之為祭酒而厭鄭重也

馮當可謂王輔嗣蔽於虛無而易與人事疏伊川專於治亂而易與天道遠

又謂近有伊川然後易與世故通而王氏之說為可疑全云輔嗣說者之然未嘗不近人事未可廢也

然伊川往往捨書求易故時有不合又不曾通一卦之體以觀其全全云易傳

每求之爻辭離散之間故其誤十猶五六鬼子止闕按鬼子止名公武志者為易

廣傳當可答書曰判渾全之體使後學無以致其思非傳遠之道元折案書

總易說訓傳十八卷數文閣道學士清覽泉公武子止程說道中上其論論體不主一來於亦略於象數

呂元鈞云求於八卦之先而牽於數故謂坎離先天地得於六爻之後而惑

乎氣故謂卦氣起中孚元折案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傳德集三十八宋朱熹陽明學字元鈞

伏義之易當以圖觀文王以後始有書文軒闕按文軒林光朝號二云易不畫詩不歌無悟

入處美此三句貝林希逸詩集誠齋問按誠齋楊萬里號云卦者其名畫者非卦也此伏義氏初製之

字也愚按易緯乾鑿度以八卦之畫為古文天地風山水火雷澤字何云祀未必然

觀左傳所列卦象又與卦名可見○元坑家說謂語見所作劉文部局多為編序誤謄易傳一三古之天地字也易由知之由坎離知之懼之為三立之為水火若魯論之序本然故書坤字作《八》字之文見乾畫不可勝類矣豈待易跡乎後代草書天字作五即三也○今本乾鑿度無八卦之畫為古文之文文見乾畫巽上卷項氏安世家說乾經曰設文益字從水從血以水注血故謂之益以推之坎卦三即水字也初作八卦之時乾坤坎離震兌艮巽必皆以三畫為字○坤非為坤山尚為水林可知名左傳正義前曰今書有畫訂者豈復後之學者自惑不識乎書以備忘則卦象非在氏本文也○文軒名光朝字謙之甫曰人語支節于才又許謙謂曰平生未嘗著書惟於易嘗為編序謂道韻問章句口授學者李舜臣陸山易本傳自序曰易起於黃帝畫無以見易

上繫七爻起於中孚鳴鶴在陰下繫十二爻起於咸憧憧往來卦氣圖宋李士
見漢上易朱子發卦氣圖自復至咸九三八十八陽九十二陰自姤至中孚十卦
曰其發源於易緯

入井咸四卦坤十月卦也至十一月復中隔未濟乾四月卦也至五月姤中隔大有有泰隨中孚四卦光龍坤計之每卦得六日七分陰陽自然之數也全云卦氣之說起於漢儒十翼未必遂有此義

龜山曰乾坤兩卦聖人釋其義於後身解易之法沙隨曰乾坤易之門文言於乾四致意焉坤則一而已舉乾坤之義則他卦可知上繫系解七爻下繫解十一爻大略類文言學者可以三隅反元坑家龜山語錄曰乾解易曰甚焉觀聖人言多便覺指歸不得只如乾坤兩卦聖人當釋其

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王肅下桓元明僧紹作仁釋文今本乃從桓元誤矣本義作人云呂氏從古蓋所謂非象罔與守邦元坑家文公易說守位曰仁釋文作人伯恭常伏擔當此以為當從釋文蔡也釋語曰蓋謂聖人之大寶曰位故曰守位曰財聚人簡易集說繫大象注引虞翻曰坤當稱財守位以與人聚以財始則漢魏以前從仁從人傳本互貫耳隋書經籍志言桓元朱伯玉俱有周易解注今伏釋文錢謙垣元字敬道臨邑人伯玉皇帝下伯玉濟陰人朱東陽太守善門郎明僧紹字武烈平原人國子博士徽不起好法華經釋義考云俱伏

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古用木畫地少牢云卦者在左半卦以木特往云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原注卦者畫地識爻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爻爻簡乃以方版寫之

錢九也二多為交錢六也兩多原注卦者畫地識爻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爻爻簡乃以方版寫之少為單錢七也兩少原注卦者畫地識爻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爻爻簡乃以方版寫之多為拆錢八也

見儀禮禮疏禮疏二元坑家項氏家說今白家以錢錢之兩面一皆為折此即兩少多少陰爻也兩面一皆為單此即兩多少少陽爻也兩面一皆為交此即兩多一少陽爻也兩面一皆為拆此即兩多一少陰爻也兩面一皆為單此即兩多一少陽爻也兩面一皆為折此即兩多一少陰爻也

老陰爻也俱皆為重重者重半節三少為老陽爻也蓋以錢代筮一錢當一揲錢錢義與筮同書公序疏本於此為黃虞陸李孟范一家是則為隋與唐初皆已用錢重單折之名與今不異但古人先擇著而後以

困學紀聞注卷一 二十九

錢記之其後術者漸趨簡易但繩錢得數不更擇者朱子與郭冲晦書三多三少之說雖不經見其實以約四以否爲多而巳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圓卦法經一圓二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經一圓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一

易者數之原也屯十年乃字需三人訟三百戶案今本乾坤鑿鑿

驅同人三歲今本多高陸二平蠱先甲後甲三日今本作曷臨八月復七日十年頤十

年坎箕貳三歲管三接明夷三日不食駘二女一車解三狐損貳箕三人

一人十朋益十朋共五剛萃一握困三歲革三就震七日漸三歲體三歲

旅一矢巽先庚後庚今本無先庚後庚四序二日二品既濟七日今本無七日二字三年未濟二

年其數例總釋于乾鑿度知月幾望已日乃孚皆陰陽氣數之變閻按王氏

遺知乾萬物六位六龍萬國四時坤萬物一朝一夕四支素再二層師萬邦比國國表萬物否萬物離萬民離四時无妄萬物離萬民離四時萬物化一明夷四國師萬物辟白

果始四方萃萬物革二女四時震百里九陵歸妹萬物節四時亦有誤三品置於先庚後庚三日之下是也○元折案王氏此條悉逐坤鑿度之文閻氏謂有遺誤蓋易經七種今四庫全書僅元樂大典錄出校刊閻氏不見也又案乾坤鑿度此則標目曰總釋二十九卦數例注曰其間有數無數較較數物今王氏所述止二十八卦鑿度原文頤十年下有刺字注曰九日歸離士氏未識所以卦數不符

卦具四德者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唯乾不言所利之文元折案此條逐乾卦文正止類

論曰卦具四德者有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坤以言牝馬屯之利建侯至於泰卦各因其意唯乾不言所利一孔子曰乾始能以柔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故以言牝馬屯之道無所不利也釋曰有天地即有君師乾

辟无妄革皆有无妄利貞乾主造化全體无所不備坤承乾以成化故如牝馬字其餘卦則或主一辟或主一事而已

遇惡揚善所以順天休命內君子外小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

乾坤既位人居其中屯以建侯作之君蒙以養正作之師集證引元胡炳文本義通釋曰有天地即有君師乾

大畜爲學貴爲文能止健而後可以爲學文明以止而後可以爲文又止者篤

實而已不以篤實爲本則學不足以戒德文不足以明理元折案陸傳曰大畜在

內乃所畜之大也監田呂氏曰貴教飾以文也兼山易說曰舜天德也罷止天德其言大矣龜山易說曰文明而麗乎止卦之所以爲貴也漢上易傳曰良爲山麓實也

易立乎其中體也易行乎其中用也朱子謂行以造化言立以卦位言元折案

連章節書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蔡氏滂易委意言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是言大極具於形體之中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是言大極在形體

者咸傳荀氏學何云荀悅漢紀約班書為之文無自微 字蓋誤 全云此在今其說見於李

鼎祚集解若乾升於坤曰雲行坤降於乾曰雨施雲行雨施天 下平也注 乾起坎而終

於離坤起離而終於坎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故曰大明終始明

終始 皆諸備所未發元折案釋文敘錄荀爽九家集注十卷元京房章句十二卷京房字君明東郡

卷荀爽字慈明京房字君明東郡平三年有數語何氏讀荀悅不審而反以此為說

紀吳郡吳人後漢儒將軍豐林太守姚信注十卷姚信字德昭之錄云元直吳興人陸道遠十二卷離字公

何人為易說 三國志陸績傳注載姚信集注姚信字德昭之錄云元直吳興人陸道遠十二卷離字公

經義考十陸德明謂九家易內有張氏朱氏不詳其人按釋文載有張倫本未嘗即其人名又云元直不詳

解曰蓋易中有未仰之疑即其人 四庫全書經義考卷十七卷唐李鼎祚撰探幽探微無惟

據序宋能復知其為何人後漢書著序郎據漢書清容居士集載黃州有鼎祚讀書室為賈逵曰其弟九子

五孟喜雋京房為陽師後漢書成劉何房早失處嗣陸績十寶王肅王昭信王廣賈逵何秀王凱沖侯

果蜀才劉孟京房伯劉憲何安雀悅沈驥士盧氏崔顯伏買空孔穎達姚規朱何之孫景君等三十五家之說

陳瑋瑋曰凡庸居以前易家諸書遺不傳者賴此猶見其二而所取於荀處者尤多

王昭素謂序卦云離者麗也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感者感也凡十四字

晁以道古易取此三句增入正文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辯晁吳以道錄古周 易曰序曰知古者

竹簡重六以經為一篇今又何必以二篇成說 吳仁傑亦從王晁之論沙隨程氏按繫辭曰一篇之策

從韓康伯本張文饒何云名 云序卦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者天地人

物之本必藏諸用也朱新仲何云名布 集說曰名謂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

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然則序卦亦雜以

經師之言歟元折案此亦沙隨易古法注下引新仲之語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十種荀爽得夫婦

諸本此下更有處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感者感也凡十四字以道舍人古易取此三句增入正文謂後人

妄有上下經之辯故別省云按荀爽書曰易之咸序卦曰始言天地而不言乾坤此言天地而不言咸

蓋忽然已見之不必申言之也仁傑編次古易十一篇於序卦正文上從其地而王氏此條似為說然云仁傑

亦從王晁之論何也書錄解題載吳仁傑古周易八卷其篇第以家傳象傳繫辭上下說卦上下文

序卦雜卦并下經為十二篇其不從王晁者有明論萬民論謂亦從疑作不從或亦不字相近而與也仁

傑稱魏封并下經為十二篇其不從王晁者有明論萬民論謂亦從疑作不從或亦不字相近而與也仁

卦六序卦七雜卦八稱卦各為一卷是經不分上下與仁傑之說合而與公武謂書志文稱其先漢軍公以

道古周易十二卷依漢何本分易經上下并十通通六十一篇並無取處必有有所感十四字增入正文之文

之問登岸進士歷羅田令國子學錄自號疏隱 玉海三十丁論史一行撰大衍論三卷中與書目一行易傳十一卷 漢書儒林傳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從田玉孫受易 朱聖字新仲號灑山居士政和間遷土南渡後居桐廬為中書舍人卜居嚴自號省事老人有灑山泉 朱敦儒字希真洛陽人即十九卷中所載卜小畫行居

劉夢得辨易九六論曰董生言本畢中和中和本其師師之學本一行朱文

公曰畢氏牒法視疏義為詳柳子厚說夢得庸未於學誤矣 閔茂子厚謂董生得 何云雖視義疏為詳然亦非有別傳據孔氏而詳之耳柳說之非過也○元圻案劉夢得與董生辨易九六論曰乾之爻皆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者皆曰吾聞諸孔祖遺說云陽得乎陰陰不得乎陽也他日與董生言及易曰吾聞諸畢中和云畢老而稱曰因畢被董義之所過多少以明老陰老陽之數以明畢中和董復取左傳國語吾人之說以為論 柳宗元與劉夢得書曰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本一行傳得此說其孔祖遺說而以為新奇從畢中和言子厚庸未於學而遂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傳本稱孔氏說而果以為新奇可矣夫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又三十有六爻策是取其遺探四六而有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百曰坤一又二十四策別是取其遺探四六而六也孔祖遺說作正義論九六分而有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一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康成注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探得老陽六過探得老陰此具在正義經庶中易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妄以口奉之也 朱子答程泰之書曰畢氏牒法視疏義為詳柳子厚說夢得以為庸未於學者誤矣畢論論二據皆卦一正合四營之義惟以三揲之舉切分措於三指間為小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其言論一益二之屬乃夢得立文太簡之誤使讀者疑其不出於自然而出於人意

古易五家呂微仲晁以道睢陽王氏東萊呂氏九江周燾又有程洞吳仁傑

一家而洪興祖以一行所纂古子夏傳為正以諸書附著其下為考異釋

疑 全云一行所纂非舊本明矣但未知與張瓚本若何○元圻案書錄解題一周易古經十二卷丞相汲郡疑 大防御制所錄上下經並錄爻辭家隨體分下二經共為六卷上二策經一卷文三下策四五五上又古易十二卷出翰林學士睢陽王洙東萊家上下經並錄爻辭八卦辭一策經一卷文三下策四五五上繫上下繫十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彖石林以為此即藝文志所謂古易十一篇者也宋隋唐志皆無古易之名 曰當亦後人依敘錄之耳又古易十一卷首論 宋著作東萊呂祖謙伯恭所定篇次與漢郡呂氏同音 副則其門人王莘東萊受宋晦著述之於臨漳曾益益以程氏是正文字及見氏所撰本義據此本也又 古易攷一卷沙隨程迥撰闕字雜卦又古周易本一卷國子錄吳郡吳仁傑少師所錄以爻為繫辭之繫辭辭 為說卦其言費隱家傳義解傳上下說卦上下文言序卦雜卦并上上經為非而文公本義則解卦與公解卦 古文本經凡此諸家所錄雖頗有同異大較總自為總傳而於傳之中象象文亦各不相混稍後古 施玉丞取京費隱家傳最晚出東萊馬鄭皆傳之其合象象文言於經蓋自康成轉嗣以來展轉相傳學者遂不識 古之舊章並存之又有九江周燾所次附見吳氏書雖不誤辭本為無據 玉海十三丁論史一行撰大衍論三卷中與書目一行易傳十一卷 諸書附著其下為易古經考異釋疑一卷 宋程氏與楊慈正古周易序曰呂及公元豐壬戌助到馬易古經 十一篇於成都學官置羅注生建中靖國辛巳并為一編號古周易總篇而藏於家吳康字文簡公紹興辛未 謂北篇各有節按經名從呂篇策從從而重刻之遺澤歸王真宋文公表出東萊古文周易經傳首訓謂古易 自晁生始燾二公或不見汲公篇本歟然公則議晁生并上上經為非而文公本義則解卦與公解卦 邱公說則古易後錄五千家載大 hands 篇百篇易蓋古易也百篇在篇山中下庚前論易之始程頤亦有本據 此一說則古易又有邵子一家 洪興祖子慶善丹陽人政和中登上舍第南渡後居真州儀州許泰檣貶

管昭州宋史入儒林傳 唐劉暉大厝新語沙門一行俗姓張名遂劉公公暉之管孫年少出家以聰敏學行
見重於代

經說多依託易為甚子夏傳張弧作也何云本子明傳阮逸作也何云本麻衣

正易戴師愈作也何云本朱子○云張氏以道真為託託曰公易為子夏易全書總目一按唐

以前所謂子夏傳已為偽本泉說之又稱為張弧之易唐時又一偽本朱熹經義攷證以陸德明李鼎祚

王樞齋所引皆今本所無然則今本文出偽託不但非子夏書亦並非張弧書矣 陳師道后山書說何遠春

渚紀聞邵博聞見後錄皆云阮逸嘗以為偽本關子明易傳蓋亦蘇老泉 朱子語類浩問李善翁最好麻衣易

與關子明易如何先生曰偶然兩書皆屬子明易是阮逸偽作陳無已集中說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兩

書戴子夏作 師愈之名朱子再談麻衣易後 書說解題一正易七法 一卷舊稱麻衣道者授希夷先生

崇寧間廬山隱者李德得之凡四十二章 麻衣易有戴師愈致師愈子孔文 關子明名朗河東人 阮

逸字夫陳建陽人安定先生門人天聖五年進士皇祐末與趙定同共樂事澤州尚書屯田員外郎

越絕外傳枕中書范子曰道生天氣氣生陰陰生陽愚謂先陰後陽即歸藏先坤

之義闔而闢靜而動也元圻案禮記禮運觀駁道者得坤乾蓋正義曰殷易以坤為首周禮六十

坤為地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故名歸藏也 魏鶴山曰周易備二易之義闔戶謂之坤即歸藏於萬物

始萬物莫盛乎艮即建山

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愚案康成有易贊所謂贊云者易贊也棘下

即稷下也劉向別錄談說之士會於稷門下闕按魯亦有棘下為城內地之見元傳定

誤○元圻案水經注淄水又東過利縣東注云系水傍城北流遶陽門西水次有故封處所謂贊之棘下也齊

宣王善文靈游說之士鄒衍淳于髡田駟接干慎到之徒七十八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論說劉向別

錄以齊為稷門名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門下故曰稷下也鄭志張連問云云按左傳昭公二十一年莒

子如齊盟于稷門之外濶以故稱通為博士號稱通為史記晉曰以繼從齊稷下之風矣然棘下又是魯

城外地遠近而登八年陽光劫公伐孟氏入自上東門戰于南門之內又戰于棘下者此蓋亦儒者之所萃

焉故輿途避而無名之徐門人述其問答為八篇小同類次為十一卷原本久佚此亦好古者在從諸書繼以

存鄭學之遺略者也 易正義論易之三篇曰鄭元經緯度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鄭元也不易也又

云易者其德也變易者其氣也不易者其位也鄭元依此義作易贊 今本鄭志上載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

安國亦好此學云云又張連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人云云水經注引此條作張連問書贊云公厚繭以為

易贊必有所據俟攷

京氏易積算法引夫子曰八卦因伏羲贊于神農重乎八純聖理元微易道

難究迄乎西伯父子研理窮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應加乎星宿

局於六十四所二十四氣分天地之數定人倫之理驗日月之行尋五行

之端災祥進退莫不因茲而兆矣故考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蟲魚鳥

獸之情狀運氣生死休咎不可執一隅故曰易令萬象 案惠氏棟易漢學四引此條曰如京說則今占法所

謂納甲世應游歸六親六神之說皆始子酉伯 又引孔子云易有四易一世二世為地易

三世四世為人易五世六世 惠氏棟曰純俗作三世誤○案項氏家說一作五世及六純為天易 為天易游魂歸魂

為鬼易子曰與此辭同 此占候之學決非孔子之言也張文饒言四易又異於

是易有四體一用二伏羲先天體也連山天易歸藏地易周易人易用也

全云文饒之言亦不據祖述所云先天天後天二易尚不可信况吐出魏後之語云四庫書明目錄

術數類京氏易傳三卷漢京房撰房傳焦氏之學故言術數者稱焦京而房之推衍災祥更基於延壽其書凡

十四種今依二惟此書以近正得傳今世錄今世錄今世錄今世錄今世錄今世錄今世錄今世錄今世錄今世錄

成文饒頗得易數之祥有通變經世述覽元包通變等凡七事 魏鶴山朋友雅言曰吾病親躬先生張行

京氏謂二至四為互體三至五為約象儀禮疏云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

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 全云深學於集解氏易法發明互體最精 集證王氏康成易注序康

物操得是也惟乾坤無互體蓋純乎陽純乎陰也歟 六子之卦皆有互體坎之六畫其互體自巽而民慶之

互體亦含坎離之六畫耳互體含分巽而兌與之互體亦含離三陽卦之體互自相含三陰卦之體亦互自相

類或相用康成之說雖會者論力排互體而荀爽離之○元坻案日知錄曰晉書荀爽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

於世其文不傳 此條所引儀禮疏本無而莊王二年左傳正義有之

說卦虞翻曰乾坤五費二賤故定位良兌同氣相求故通氣震巽同聲相應

故相薄坎戊離己月二十日一會於壬故不相射坤消從午至亥故順乾

息從子至己故逆 見李氏集解 蓋用納甲卦氣之說 元坻案京氏易傳陰從午陽從子午分

家說言之最詳文多不錄

初九潛龍辭也有九則有六變也潛龍象也勿用占也輔漢卿 全云輔謂易

須識辭變象占四字 原注項氏曰不稱乾而稱龍震動也乾之動自震始○元坻案魏鶴山答

陽為大陰為小大畜小畜大過小過取陰陽為義 元坻案朱子語錄陽為大陰為小大過

困學已卯生 卷一 三十五

尚易象言曰凡卦中陽為大陰為小陽利君子陰利小人太畜小過皆取陰陽為義又曰小畜者
雲高乾也大畜者有畜乾必巽之主柔爻化辰之主剛爻也萃上畜主四柔畜剛也太畜主剛畜剛也又曰
大者為陽羸下兌上則兩陰包四陽陽數為焉故曰大過小者為陰艮下震上則四陽包兩陰陰數為焉故曰
小過

六爻有得有失唯謙三三二利家人一爻悔亡五爻皆吉

元折案言其民道傳易學通變曰乾爻不謂言無

往而非吉也初九處之以勿用即初九之吉上九處之无悔即上九之吉二之見五之飛三四之无咎皆然
蓋位或過於卑而聖人處之則無不中位或失於正而聖人處之則無不正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者也大有
於此乎

漢書敘傳八世眈眈其欲放洩原注音輝注頤六四爻辭洩液欲利之貌合易作

逐逐子夏傳作攸攸顏注以放洩為欲利輔嗣以逐逐為尚實其義不同

上蔡謝子為晁以道傳易堂記後序言文蔡邵先生皇極經世之學師承頗

異安樂之父昔於廬山解后文恭胡公從隱者老浮圖遊隱者曰胡子世

福甚厚當秉國政邵子仕雖不耦學業必傳因同投易書上蔡之文古今不

傳僅載於張棋書文恭集後康節之父伊川丈人名士子天參元折案四庫書目文恭集四

十卷從示樂大典費錄無張棋書後文蓋二佚矣胡文恭公名伯宇號平陽州管城人安聖二年舉上庫官

樞密副使以太子少師致仕文恭其益也失有傳宋子孫蓋錄後序曰先生名長佐守顯道學於程夫

子昆祥之門篤苦力行於從遊諸公簡所見最為超絕晁氏讀書志一邵子周易解五卷古康節之文也世

本范陽治平初卒於洛年九十七其學先正音云

邵子觀物外篇曰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則復北而南

矣張文饒觀物外篇謂先天圖圖在邵子自秦歷盡而至否自否歷隨而至泰即

南北之運數也聞見錄載邵子之言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

南而北蓋為聞杜鵑聲聲聞本也陳忠肅謂重南輕北分裂有萌則以人事

知之方樓山云以陰陽言全云莊肅之說恐未然是時章蔡皆自南人故重南是其私意然不必以南人

之因而遂致分裂也前此蓋兼公以北人重北亦是極高若王文正竟謂南人不可作相則唐之陸象先

陸贄非南人乎○元折案晁氏讀書志易類邵子節節是經世十一卷又有觀物篇載於後其子伯溫編登述

振孫曰觀物外篇康節門人張晦子字記其平生之言十條一而足以發明成書者數名無此物異說不及十
年其有江南人以文字亂天下者其各曰聞杜鵑何以知之康節曰天下將治云云聞見前錄二十卷邵伯
溫子文探康節子也南渡後至利路轉運副使宋史久備林傳陳忠肅公集字奎中沙縣人元豐二年進
士第崇寧歷石司諫據給事中紹興中紹興中賜諡忠肅獨善京師已絕滅史學一似五行重輕北分裂有萌

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為怪妄東坡云著於易見於論語不可誣也證易傳南豐

云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豈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之

所及亦可謂過矣蘇曾皆歐陽公門人而論議不苟同如此元祐宋歐陽公

書六經中經漢興蓋久而後出諸儒因得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其怪妄之尤甚者曾子固曰洛書其曰天地乃錫禹洪範九疇蓋易亦曰洛出書然而世或以為不然其惑之所以如此者以非其耳目之所習

見也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待非習之智而知其變之不可盡也人之耳目之所及亦不待非習之智而知其不能遠也彼以其所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為是

說者不獨被於洪範之錫禹至風風應麟不為至民之為惑者亦且以為不然執小入多試禮部進士為聖

時決而疑經不知其不可亦可謂惑矣蘇子由撰東坡集論曰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多試禮部進士為聖

愈詳與其事得公論則實以示文忠文忠嘗言以為真入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

重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蘇詩王注子固石室書兩入嘉祐一年本坡知貢舉子固兄弟四人自登科

迂齋全按迂齋唯明號講易謂伏羲未作易之前天下之心無非易伏羲既作

易之後天下之萬事無非易又策問謂神明逸以易學名而後世衡至

師道更葉為名將郭達以將帥顯而其後兼山闕按兼山郭忠孝號白雲闕按白雲郭雍號皆明

易蓋易之為書兵法盡備其理一也愚聞之先君闕按王氏王德易云自未盡之易易之理有餘蓋易易之

而始能○元祐郭明遠名放洛陽人自號雲溪醉臥藤節之易出於李之才之才受之魏侑侑之種開放

受之陳搏世衡子仲平放元字知環州軍以信統緒李之才謂診皆有將材號曰三種世衡節子誦知蘭州行

軍總整再職未嘗員謂子平兄弟師道尊義叔少從緒學金入南下加檢校少保誦世衡節度使與命即行

趨汴水不爾還敵營金人欲游騎守平駝岡增置百餘烽火追寇忠憲郭師中平端備與金兵戰於榆次死

之師中平在特重時稱將將誌壯怒郭達字仲通關州人治平三年以檢校太僕領陝西西和忠憲州計

平番郡城令特郭忠孝字立之達之子受易中傳於伊川郭說就兼山先生郭雍字子直雍之子者傳

家易說薛仁閣周易新法本義唐藝文志郭雍今依諸家亦無引其說者宋書儒林傳丁賈字子真梁

人從田受易學成實東歸何謂謂人曰易自東至秦帝時實為梁孝王將軍陸吳楚號將軍作易說三萬

言訓故漢大經而已

知識欲高明故效天操履貴篤實故法地元祐案此西山書畫齋記中語橫卷易說曾

貴乎高明踐履貴乎篤實又曰知識高便至棄天所行實便是法地樓高故效天禮者實處故法地朱子語類知識

之所以既濟也原注養生之說陸升陽釋

史記春申君說秦昭王引易曰狐涉水滿其尾戰國策作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

也今易未濟曰小狐汔濟濡其尾元祐案史記春申君列傳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

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為特使於秦上書說秦

昭王云云

高宗伐鬼方後漢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竹書紀年武丁二十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然則鬼方即鬼戎與詩殷武奮伐荆楚朱子集傳云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愚按大戴禮帝繫篇陸終氏娶于鬼方氏楚世家陸終生子八人六曰季連辛姓其後也可以證集傳

之說三三漢人以鬼方為西戎則非制筆也即楚世家李連為鬼方之所自出豈得遽繫其號朱子之說似襲○元圻案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二年克鬼方下刑三十四年王武克鬼方又武丁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此係作武丁三十五年疑誤一事為史記殷本紀祖己誥武丁之以祥維為德立其廟為宗廟詩小序殷武祀高宗也傳殷武殷王武丁也晉書宋高傳咸和七年汝縣人發魏襄王冢得古書七十五卷中有竹書紀年十二篇今本二卷梁沈約注水經注二十二世本曰陸終娶鬼方氏之姪謂之女媾生朱子

未濟三陽失位程子得之成都隱者朱子謂火珠林已有蓋伊川未曾看雜書

元圻案宋朱鑑輯文公易說曰伊川說未濟男之窮也為三陽失位以為斯義也得之成都隱者張欽夫說伊川之在洛也一日講易有稱稱人以此問伊川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故伊川記之不知此語火珠林一卷無名氏今實據說占卦用此語朱子語類火珠林猶是漢人遺法書說題下至類火珠林一卷無名氏今實據說占卦用此語

虞翻夢吞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夢三聖人而捨象數作傳然翻未知言有序

之戒希聲未知比之匪人之訓踐履與易相違閩按陸希聲傳見唐書百六十六陸贄傳

在位無所輕重之文不似虞翻說此云比之匪人似說陸希聲為陸贄不知一待憲宗於東宮一担昭宗者全云翻雖在直不失為貞士不似希聲由官而進用又云闕注謂希聲事不載唐事傳則見有云說苑及楚石林雜錄語希聲嘗讀書齋法後進用又云晉世奉李善字聖公因所使伯龍以詩有云筆底龍蛇似有神天池風雨變遙巡寄言曰不翻手應念當時泝研人善尤遂以其名達於中書因得召用傳唐書所謂比之匪人也巖澤以陸希聲執節而歸深譽希聲耶○元圻案三國志吳臣趙雲曰翻所謂比之匪人也臣即吏使陳桃夢臣與道士相者故披鹿裘布易六爻獲其二以獻吳臣之靈吞之道士言易遲在天三足矣吳臣受命應當知幾又傳曰權臣張昭論仙翻指曰彼皆死人而論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稱怒一遂往觀交州陸希聲易傳自序曰文在乾符初任右拾遺虞書雖居憂在大河陽雖有仙人也權稱怒一遂往觀交州陸希聲易傳自序曰文在乾符初任右拾遺虞書雖居憂在大河陽野歌百里有二僧臥東首首長數丈有古者曰伏羲曰文王孔子也三聖者無言焉其隱悟而震侍伏而觀之河輿天通隔之自來三聖衝列範之象也文無無言下人曰象天將以易道男子乎由考數少戶部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無所輕重蓋曰文陸希聲書希聲通易義秋老子昭公為給事中拜召為給事中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無所輕重蓋曰文陸希聲書希聲通易義秋老子昭公為給事中拜左右之見說之以道易規曰虞翻夢吞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夢三聖人而捨象數作傳意夫子者可與言或曰願山在宜興湖水今金沙寺其故宅也方顯居時內出坐僧曹尤以善書得善書從希聲授法所後接己乃言信云云善光即以名進賢倖乃為習先亦見楊文公談苑初魏去唐未遠猶有所傳聞文公之言宜信

揚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浴貞龜書劉牧謂河圖洛書同出於伏

羲之世

何云子雲傳本自干於四靈靈說出依託何定據乃欲持以斷此等大案耶○元坵案數靈圖見文選陸倕石闕銘注 靈氏讀志卷八曰長民五十五卷星朝牧撰仁宗時言數者皆宗之田况為序文鈞隱圖三卷劉牧撰易之數凡四十八圖并遺算九有歐陽永叔而其文殊不類漢書揚雄傳雄字子雲蜀成都人也當好辭賦先聖何司馬相如作賦星玄麗麗雅雄心壯之作作願常擬之以為式贊曰雄之自序云爾 禮經合文是曰伏羲德合天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此劉牧之說所本

曾子固為徐復傳云康正中仁宗命講易乾坤既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

西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外仁宗嘉其

言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今考侍講林瑀上會元紀推帝王即位必遇

辟卦而真宗乃得卿卦每開說皆詔諫之辭緣節以陰陽賈昌朝奏瑀所

學不經不宜備顧問遂細之復與瑀同脩不經之書不可謂知易也荀子

大畧曰善為易者不占

元坵案會子固徐復傳曰復字布頰與化軍莆田人博學於書無所不讀又曰歲餘固未東歸○宗禮以未常賜號冲晦處士因家杭州以周易太

元坵案會子 堇石研曰萬松嶺復故居也 宋王傑東都事略曰復字復之與郭京同百對問以天時人星復舉京房易對推今年所定年月日時當小過剛失位而不中宜在強濟德 李善長編一百三十一仁宗慶復

元年四月建州布衣徐復賜號冲晦處士復初舉進士不中選而學易自茲知無惑遂亡進取意游浙省間究仲海遇潤州見復問曰今以卦行占之四方無異擊乎復對西方當用兵推其日月後無少差於是與郭京俱

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定年月日時當小過必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強郭京帝問變與前世何若對曰知唐德宗房易卦天時帝驚曰何至此後曰雖然君德不同德宗好利欲以兵伏天下

其德與凶運會故奔走失國僅乃能免陛下來驚曰恕不難居已然郭西羌之變起自吳陛下不得已應之時與德宗同而德與之異卦氣雖不祥無他也不定矣帝稱善又一百三十五仁宗慶曆一年五月太常博士

士天章閣待講林瑀洛陽通判饒州先是瑀舉詔預易天會元紀其說用帝王即位之日占辰占所直卦以推吉且言自古帝王即位必直乾卦若漢高祖及太祖輩皆皆是書成上之及是瑀又言即位其卦

直當其象曰雲上于天備君子以飲食燕樂臣願陛下類出愛遊極水陸玩好之美則合卦體當天心矣上駭其言瑀昌朝劾奏瑀不師聖人之言專扶柔說陛下上聽不宜在經筵上乃謂輔臣曰人臣雖有材藝若過

為巧偽終為禍形跡遂羅細瑀 王介甫謂魏公琦曰公謂昌朝字子明姓賈氏開封人天禧元年召試同進士出身節度鳳翔加僕射鳳翔牙進封魏國公琦曰文元 經義考易類徐氏復林氏瑀等屬易會元統休闈書瑀莆田人舉天聖二年進士

介于石古文作砮音孔坦書曰砮石之易也

何云說文下引易作砮○元坵案釋文古文作砮鄭曰反云謂磨砮也馬作砮云爾小石聲 晉書孔坦傳坦字若平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璠為大司馬計之請坦為司馬會石聰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曰將軍念疾類類然問學承問欣豫孫若在臣何知幾之先贊砮石之易也說文曰桓溫傳研如石馬所

坤曰早辯解曰夙吉治之於未亂為之於未有在周子謂之幾在張子謂之

元坵宋周子通書說幾德為誠無為幾善惡 張子正蒙神化篇稱幾入神事豫吾內未利吾外 周子字茂叔居陵人知兩廡軍階受廩早買田其勿築室以居廳曰濂溪一程五節之 張子字子厚長安人學古力行篤學好禮為關中士人所宗所謂橫渠先生者也

程子易傳晚始授門人止齋開按止齋陳傳良號春秋後傳亦曰此身後之書劉

道原全云謂柳芳唐歷本皆不同由芳書未成而傳之故也開末音書林盛傳著陽陽秋成程良

史書子私改之盛初為兩定本官鼎容備後孝武而得本蓋始於章東得之以此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

太平舊子記高句麗國書籍中有晉陽秋安得今日有人回彼國購得乎○元坵案楊龜山程子易傳跋曰伊

川先生著易傳未及成書而先生得疾將終手足足以其書授門人張璠未幾璠卒政和之初又友謝道得其

書示之乃始校定去其重複論年而始完 據及魏止齋春秋後傳序曰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一書故中書舍

人為道春秋之傳良之所著也論定止齋遊歷不得難辨其兩書深叩之同在西陲時始以隴公後傳數篇相示

為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於經者其說雖然未幾去國而歸亦歸朋友之未必以此書為問雖親

疾之者能以謂則曰此某身後之書也既不幸於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於世中 司馬溫公劉道原十國

紀甲序曰遺原好者書其成者十國紀年四十二卷自嘉至周厲王疑年書共與至聖學年略略台 卷實治

通鑑外紀十卷餘書未成亦以傳人曰今柳芳唐歷本皆不同由芳書未成而傳之故也期於暇日然後傳

劉道原孫州人遂子舉進士官秘書丞與司馬溫公同修資治通鑑 唐書柳芳傳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人

開元末擢進士第直史館掌事從中時高力士亦貶巫州因從力士賈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做編年法為唐

歷四十篇隨有異碑 范甯蔡榮傳敘曰君子不於春秋沒身而已矣亦此意

易緯辨終備曰煌煌之耀乾為之綱曰疑之類坤握其方雄雌味吟曰節搖

通萬物萃甲日營始東公節蓋謂二六子曰營始東震也二爻方心離然云成音區張口也○元坵案四

庫全書總目易類易緯辨終備一作辨中傳馬氏經籍志稱為鄭康成注而著錄者 一卷今永樂大典所載僅

寥寥數十言已非全本

東坡曰左氏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為近正原法知莊子曰師出以律有律以知已也杜預注法行則人從法法微則法從人亦哲言也○

元坵宋南蒯專員昭公十二年穆姜事見襄公九年知莊子語見宣公十年

天地未嘗一日無陽亦未嘗一日無君子故十月為陽純坤稱龍朱子曰復之一陽是坤卦積來一日生一分至十一月一陽始成元坵案漢上易坤文言陰坤用事而稱龍者天地未嘗一日而太陽亦未嘗一日而陰有君子為其統陰嫌於先陽也故稱龍也詩亦微歲亦陽止蓋云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於先陽故以名此月為陽朱子語類和藹為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中積來且一月二日以復之陽分作三分從小雪後一日生一分則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也

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謂明雖困於人而幽可感於神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獨知之乎原注屬謂孔子云知我者且天乎雖子曰惟非於時乃與天通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困之道也○元坵案奧西山讀書記三十二載李公晦因齋說曰困之為卦五皆動而得中為賢人君子成德於內之象而外為三陰所覆蓋而不獲施言而不見信可謂困矣然

遇世無聞不見而無問其身可謂困而其志不可棄矣於衰頹頹乎其處順也然明雖困於人而幽可感於神

四十一

卦文它皆無所利而獨利祭祀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獨知之乎 釋文公謂見送窮文 經義考九十四李方子馬賈解下曰邵氏附志曰李方子字公曉光澤人朱子高弟自號東齋嘉定七年進士第二寶慶二年真德秀奏甫取所著馬賈解以進待授朝奉郎

坎之六四樽酒簋二用缶在險之時用禮之薄說本朱子它爻之言酒者二需

九五需于酒食困九二困于酒食未濟上九有孚于飲酒卦皆有坎文王

周公以酒誥戒其象見於易其言詳於書二爻皆陽剛制之意也元折案謝

曰坎為水為險為巽水之隱者也

葛陸夫夬項氏玩辭曰葛音丸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也猶鴻漸于陸之陸

兌為羊在上卦有山羊之象博按說文部艹山羊細角也從兔足首聲讀

若丸寬字從此徐鍇按本草注莧羊似麀羊角有文俗作羴元折案宋羅汝路

章句曰葛陸獸名大有兔為羊也周易集解引虞翻曰葛夫子莧爾而笑之莞 爾雅羴羴屬羊全郭注羴似羊而大角圓發好在山崖間又羴如羊註羴羊似吳羊而大角稱出西方 四庫全書總目易經圖說玩辭六卷宋項安世撰安世字平甫松陽人事蹟具宋史本傳又小學類說文繁傳四十卷南唐徐鉉得筆子楚金廣陵人官至右內史舍人宋兵下江南卒於宣城之中事蹟具南唐書本傳

聖人不在位為樂也童子在易謂之虎尾在書謂之朽索深淵

先甲先庚吳祕注法言不周禮治象挾日而歛之鄭司農云從甲至癸謂之

挾日是以易稱先甲二日先庚三日皆為申命令上之義獨取甲庚者以甲

木主仁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示其嚴令也元折案吳祕注法言今佚其說見於司馬

溫公劄言義注 禮禮天官著作從甲至甲謂之挾日正義曰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者按諸家從甲至癸謂之挾日通也若從甲至癸仍有癸日不得通挾故以從甲至甲言之鄭康成周禮注序曰世亂以來大中大夫漸少職名與及子司農仲師名突皆作周禮解詁周易義海撮要陸希聲曰民者德政也禮以四德創制象言其正曰先甲後甲所以原始要終也庚者刑政也異以小事申命故文言其變曰先庚後庚所以信而善之也甲出也庚與也以庚變甲天之道也先後三日使知其意言其令也

程子謂學易先看王弼余謂輔嗣之注學者不可忽也於乾九三曰乾三以

處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晦坤之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頰上九作當

用曰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也以柔順而為不正則伎邪

之道也故乾吉在元首坤利在末貞於文言曰進物之速者義不若利存

物之終者利不及義又曰文王明夷則生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
又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於坤曰方而又剛柔而又圓求安難矣初
六曰陰之爲道本於卑弱而後積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陽之爲物
非基於始以至於著者也故以出處明之則以初爲僭於小畜上九曰大
畜者畜之極也畜而不已畜極則通是以其畜之盛在於四五至於上九
道乃大行小畜積極而後乃能畜是以四五可以進而上九說征之輻於
大有六五曰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於豫初六曰樂過
則淫志窮則凶豫何可鳴於觀上九曰觀我生自觀其道者今脫字也觀
其生爲民所觀者也於賁六五曰賁于束帛邱園乃落賁于邱園帛乃爻
爻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也於復曰凡動息則靜靜非
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於頤初九曰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

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於家人初九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
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九三曰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
瀆寧過乎嚴上九曰凡物以猛爲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爲本者則患在
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嚴也於睽上九曰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見鬼盈車
吁可怪也先張之弧將攻害也後發之弧睽怪通也往不失時睽疑亡也
貴於遇雨和陰陽也陰陽旣和羣疑亡也於蹇初六曰處難之始居止之
初獨見前識觀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哉於萃之象曰聚而无防則衆生
心今脫字於漸上九曰進取高潔不累於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
我我清遠宋唐史徵周易曰儀可貴也於中孚上九曰飛音者音飛而實不
從之謂也於小過六五曰小畜尚往而亨則不雨也小過陽不上交亦不
雨也何云程傳中所取輔嗣之義甚多蓋則但就其格言錄之方棟山云程子不爲象不讀卦皆獨
說也○元祐宋程子與金忠憲謝澧曹易堂先讀王密瑛瑋王安石三家

乾稱父原注純陽坤稱母陰震長男初陽在巽長女初陰在坎中男陽在離中女陰在

艮少男陽在兌少女陰在

知之崇必欲其效天義之精必欲其入神元培案此真西山孝友堂記文語

蒙之養正察乎微頤之養正先乎近元培案真西山為莆田王實之作養正蒙曰蒙為義取物之種而言泉之涓涓始出於山其流未遠在人則善

端身由之而不可斯須舍者若頤之為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均用至博大也而家獨以言語飲食為言蓋已得其美然後節推以及人未有不成音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曰若有詩兩句後之金公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識乎二節之過猶為非禮焉之養適以質禮可不節乎即一卦而言則蒙養也察乎微頤之養也先乎近始乎學終乎成德則微者莫修之身敬之萬物則近者養矣

家人卦辭曰利女貞男正易女正難二南之詩以化行闈門為極致上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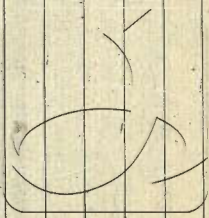
象曰反身之謂也身正則家正矣元培案合永曰未有闈門治而天下亂者也鄭氏傳家易說曰蕭家自大婦始故舜觀厥刑于女文王刑于寡妻

至乎兄弟欲則利女貞者又家道之本也

蒙之初曰發家人之初曰開顏氏家訓教兒嬰孩教婦初來元培案顏氏語見教子篇司馬遷公家訓用之

楊雄齊易家人初九傳婦訓始至子訓始權蓋本於此北齊書顏之推傳之推字介珉和臨沂人也陰陽門侍醫齊亡入周大象末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為學士撰家訓二十篇陳直齋曰古今家訓以此為祖何云劉屏山云應夫珠易才口易賢人玩易聖人忘易凡無得於心而推其辭皆口易也非推能言亦不能行之謂此卷其諸口易乎○元培案晉錄解題屏山集十卷通判興化軍崇安劉子覺彦仲撰又簡字子羽子謙以陰入仕宋文公門人也何氏所引屏山語在聖傳論第七篇已未冬自雷澤侍郎秋岳先生於集禮精舍先生秋之曰宋說家之書莫如洪咨齋王伯厚為儂然因學此開條理尤為恢宏不可不或讀也退而講讀於理聖至因雷澤山陽公論論中術之活潑之益貴非一可竟南北弄亦未嘗不備也丙辰春為故友圖百詩先生校此書付開雕因加重題記諸第一卷之尾何處書全五何氏之言足以警世之謂易者欲深學此卷當分別觀之其中有及復於陰陽消長治亂之故是有得於上下千古而感慨於身世以出之者也夫得讀之曰易乎其中有無當於大義者則讀之可耳何氏為信其師傳之易以彼其師果能行耶果有得於心耶抑未可輕議也

明忠錫孫 孝 浦 校字 孝 翰



困學紀聞注卷一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書 元圻案鄭晁老曰尚書今古文合 禹五十八篇 晁氏讀書附志曰石經尚書一卷經注并序又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字

周官 春秋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傳 昭公十二年 所謂三墳五典是也前賢謂草

斐稷契有何書可讀理實未然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武王所以端統東

面而受于師尚父也少皞氏之絕官夫子所以見鄭子而學焉也 案見理公十七年左

傳杜預注曰於是 全五種清獻之言不過一時以之折荆公耳○元圻案宋邵氏仲尼年二十八 孰謂無書可讀哉 博聞見後錄曰王荆公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

法怒目視諸公曰君輩坐不讀書且趙清獻何參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知皇極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非

公黷然 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武王踐阼一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尚父曰在丹書王

欲聞之則篇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實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遺不北

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曠覽者吉意勝敏者汲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

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壽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 昔人謂趙清

款何不一孔光張禹何實不讀書

汝能法之為民父母不辜十二紀成於秦八年歲在泥灘上古之書猶存

前聖傳道之淵源猶可考也元圻案入魏禮記篇為少典產軒轅是為黃帝黃帝產昌意昌意產虞舜是謂帝顓頊 呂覽序意篇曰維秦八年歲在泥灘高誘注八年秦始皇即位之八年也歲在甲子泥灘 皇時尚未有表書之策 高誘注臣氏春秋序曰呂不韋者潁陽人也始皇帝尊為相國不韋乃集儒生使著其所傳十二紀八篇八論訓辭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之聖名為呂氏春秋

書大傳全云伏生作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子辯下王使民平本使民無傲殷傳有

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邪大傳之序有

嘉禾掄詰今本闕焉隋志有逸篇二卷出齊梁之間似孔壁中書殘缺者

唐虞有二卷徐逸汪鄭漁仲全云來參生謂書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校讎恐

未然元圻案鄭康成尚書大傳注序曰伏生至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等為伏生家後數年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擿其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 四庫全書經目書類附錄尚書大傳四卷補遺一卷舊本題漢伏勝掄勝所傳十八篇無表書而此書有表書傳又九共帝告嘉禾掄詰等逸篇而此書皆有卷蓋伏生畢世業書不容一十八篇之外全不記憶特舉其有完篇者傳於世耳豈意斷句則偶然附託於傳中亦事理所有固不足以為異矣 隋書經籍志尚書注經二卷出於齊梁之際其篇目以孔壁中書為宗疑有改削尚書之不 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得遺經於魯

三卷 鄭氏禮運志校經略秦不絕儒學論第一 篇題符公上篇及伏生詩本無經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原宗因乘火 劉原父七經小傳曰九共當作九丘古文正作丘與共相近故誤傳以為共耳九丘者即所謂索九丘也 伏生名勝字子賤見後漢書伏生傳注其九世孫也

漢初去聖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賈誼書修政語引黃帝曰道若川谷之

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功莫大於

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

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帝學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為巧行仁者

之操而與為仁也故節仁之器以修其財案財今本賈誼書作躬而身專其美矣德莫

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

己矣帝堯曰吾吾說堯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說堯者道蓋以此為河間獻王之言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

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我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大禹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為驕乎朔日今本賈誼書曰下有土字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為汰乎又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

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說先作靜居獨思譬其若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得賢而舉

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與又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

獻於貴然後聞於卑說非君道篇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又引周文王武王

成王問弼子武王問王子旦師尚父淮南人問引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堽黃帝甲凡說曰子居民上極危恐夕不至戰戰慄慄恐駭不及

此帝王大訓之存於漢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律蕭相國能收秦博士官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矣幸而緒言尚在知者鮮焉好古之士孟詵

釋於斯何云皆以戰國諸子之語若上古之書必更舊書○元坊宋史記世宗周文王之時孟詵語焉周封為楚始祖 修政語下篇弼子對文王曰君若其人其職則其先也旭然知日之始出也既入其

職曉曉然知日之正中既去其職暗然知日之已入將入而旭者義先也既入而曉者君民保其福也既云而暗者民失其教也對武王曰和可以分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不可以

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得也和之為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又曰治國之道行之以君則善行之又曰為人下者欲而為仁上者恭而仁為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又曰治國之道

上忠於上而中敬其下而下愛其民又曰聞善志而聽之知道善而行之上入矣聞道而弗取也知通而弗取行也則謂之入也又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且盡當也則民免於一死而不死 生矣君積

上位則天下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怨也則民免於一死而不死 生矣君積於道而末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為其所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餓於一死而得 生矣君積於仁而更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發而民無天怨於一死而得 生矣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免於四死而得 生矣故大君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又對武王曰凡有治者必修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後能以成凡有戰者必修之以政而興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者必結之以約而論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者必固之以和而論之以愛然後能存也又師尚父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有之故天下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處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守

天下者非以道計而得而長也 呂成公大事記曰秦昭三十四年所燬者天下之書博士官所藏固自若
宋蕭勃布通錄曰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藏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誅
守尉燬之則是天下之書無焚而博士官自有存者博士官所藏固自若也
漢書惠帝紀三年除焚書律法應昭曰林煖也漢景曰未得取有林書者族又爾何傳亦公成何獨先以秦
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文藝文志傳家寶詔五十八篇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 弦 唐子見而怪之 墨子曰昔周公曰朝讀書百篇夕

見七十二王相天下猶如此 吾安敢廢此也 原注今本闕墨字七十二篇止開其八墨士南

五帝之書大訓在西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 闕校今墨字七十二篇止開其八墨士南

氏書錄解題合何云開之前墨字十一篇者出於道藏○元班固漢書藝文志墨字七十二篇名篇為宋大
夫在孔子後稍置初唐書宋志皆作七十一篇惟通志墨字別出三卷者一本蓋即陳氏書錄解題先存
十三篇之本蓋當讀墨志墨字五十卷七十一篇以尊佛兼尊墨石鬼非命尚同為說云宋朱時亦有元本
厚書宋不見也

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為隸古既隸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為古字 宋齊舊

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例字部改變

經文 以上月序 然則今所傳古文尚書未必皆孔安國之本 宋隋書經籍志云後漢末

郡曹遂作訓馬脫傳傳墨元為法然其所 傳唯二十九卷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 宋景文筆記云楊儻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

大書書訊刺字皆用古文按國史藝文志唐李陽明寫以今字藏其舊本開

寶 宋大祖九年 五年別定今文音義咸平 宋真宗 三年孫奭請摹印古文音義

與新定釋文並行今亦不傳然漢至唐所謂古文者孔安國以隸存古非

科斗書也今有古文尚書呂微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 原注郭忠恕至今

本豈知所定歟詎知八年前法範復從舊文以披為顯然監本未嘗復舊也 闕按隸古定乃是行科斗

書行真書孔穎達所謂就其文體而從隸之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故曰隸古也○元折衷漢書藝文

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為景王璠孔子完故以隸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語諸經凡數十

篇皆古文也 隋書經籍志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乘書楚河內女子所獻不同文濟南伏生所

誦有五篇相及安國遂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字占之為五十五篇其餘篇節錯亂不可復讀遂之官

府安國又為五十四篇作傳文亦有尚書五卷孔安國所傳成字軌後世等說 陸德明曰漢人不作言後

人所記 唐書藝文志今文尚書十四卷開元四年元宋以隸範無偏無頗不說說或為無偏無頗天寶

三載文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 馬融傳遺文從者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

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也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 玉海三十七唐陸德明釋文用古文後周顯德六年郭

忠知臣古文刻板太祖命判國子監周惟簡等重修開寶五年 月詔翰林學士李昉校定之詔名開寶新

定尚書釋文咸平二年十月乙丑孫奭請摹印古文尚書百義與新定釋文並行從之天聖八年九月十二日

詔新定釋文 書錄解題雜家類宋景文筆記 卷翰林學士宋祁子京撰 祁謚景文 楊慎字修之傳之

手應中為尚書員外郎分司南京孫爽字宗百博平人太宗端拱中九經及第仁宗時官至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 晁氏讀書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篆字定自漢廷唐行於學官明皇改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陳德明獨存其一於釋文臣大防得本於宋次道不伴至家以校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 呂大防字微仲藍田人皇祐初擢進士第世宗時拜尚書右丞到汲郡公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監正廳 呂大敏字次道授子擢進士第官龍圖閣學士 王敏字子深之次子孫公勳試舉士院親進士及第官果敏字仲制 後漢書劉陶傳陶書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三百餘字名曰中文尚書 東都事略昭那思怒字恕先汝陽人太宗召為國子監主簿令刊定歷代字書所定古文尚書并釋文並行於世

吳才老書碑傳考異云伏氏口傳與經傳所引有文異而有益於經有文異

而無益於經有文異而音同有文異而義同才老所述者今不復著以闡

月定同時成歲古文定作正開元表作定原注冤景注云 周按 闕作天書後並同 舜讓于德弗嗣

班固典引作不台原注史記周周堯堯位處堯不台 案後漢書班固傳固作典引稱述堯德

之義注典謂堯典引猶續也漢本堯後故述漢德原注堯堯位處堯不台 案後漢書班固傳固作典引稱述堯德

始滑漢書律歷作七始詠忽又或作習原注鄭康成曰務也 史記堯堯曰安台尚書在

始滑於義取益來宋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洽相似因誤為來始滑今依今文音來致忽業解大傳

大謬曰民儀有十夫原注王莽作大謬曰民 獻儀九萬夫蓋本於此又康誥曰惟不丕顯考文王克明俊

德今無俊字伊訓惟元祀十有一月乙丑漢歷志作惟太甲元年十有一

月乙丑朔原注是朔自冬至之歲 原注亦歷志本高宗亮陰禮記喪服作諒闇原注注讀 漢五行志

作涼陰原注古注涼居也陰也 說文涼陰也 說文涼陰也 說文涼陰也 說文涼陰也大傳作梁闇原注注讀 漢五行志

也子若觀火周禮注謂今燕俗名湯熬為觀原注注讀 漢五行志微子我其發出狂史記

宋世家狂作往注司鄭康成曰我其起作出往也此裴顯君奭天難謀王莽

傳作天應某謀師古注天所應 師古注天所應 師古注天所應 師古注天所應欽明文思安安考靈耀作安晏原注鄭氏注賈容釋經

唐書皇學第五倫上書禮皇學之姿後漢書馬援傳注引尚書考靈耀曰放即欽明文思學皇第五倫傳

異而無逸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石經曰肆高宗之饗國百年宋洪道

經殘碑石漢杜欽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壽見漢書本傳 關漢漢五行費誓說文作裴誓

史記作盼大傳作解關案一作猶 史記魯世家 度作刑以誥四方周禮 大司注

云度作詳刑哀矜折獄漢子定國傳作哀蘇哲獄原注大傳哀矜折獄折民惟刑漢刑

法志作愆民天齊于民俾我一日楊賜封事作假我一日原注賜通指君章劉

愷引上刑挾輕下刑挾重說文顧曼于民罰多言也原注尼軻切元圻案尚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也故

聖王巡于有州釋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于有俗是以六辟五聲八音七始者其素養成注曰七始音鐘

太教大自宮居始洗厲鐘磬也與漢律志曰七者大也四聲之始也其義不同 漢書劉向傳方連

子義孫居始洗厲鐘磬也與漢律志曰七者大也四聲之始也其義不同 漢書劉向傳方連

孟康曰民之傷表謂善者 惠氏棟九經古義曰書書云周書有某書從北書廣續作某從文比書云

皆與齊地 楊賜張氏本言之即知古文本作某矣顧謂某字之誤北傳氏注周禮雍氏禮記書于罔

獄引上刑挾輕下刑挾重上服謂一罪俱發原其本情有虧滅故言過輕過重此言挾

罪遂增輕二世性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注今尚書曰刑過輕下服下刑過重上服謂一罪俱發原其本情有虧滅故言過輕過重此言挾

罪遂增輕二世性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注今尚書曰刑過輕下服下刑過重上服謂一罪俱發原其本情有虧滅故言過輕過重此言挾

罪遂增輕二世性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注今尚書曰刑過輕下服下刑過重上服謂一罪俱發原其本情有虧滅故言過輕過重此言挾

罪遂增輕二世性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注今尚書曰刑過輕下服下刑過重上服謂一罪俱發原其本情有虧滅故言過輕過重此言挾

罪遂增輕二世性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注今尚書曰刑過輕下服下刑過重上服謂一罪俱發原其本情有虧滅故言過輕過重此言挾

罪遂增輕二世性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注今尚書曰刑過輕下服下刑過重上服謂一罪俱發原其本情有虧滅故言過輕過重此言挾

罪遂增輕二世性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注今尚書曰刑過輕下服下刑過重上服謂一罪俱發原其本情有虧滅故言過輕過重此言挾

罪遂增輕二世性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注今尚書曰刑過輕下服下刑過重上服謂一罪俱發原其本情有虧滅故言過輕過重此言挾

罪遂增輕二世性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注今尚書曰刑過輕下服下刑過重上服謂一罪俱發原其本情有虧滅故言過輕過重此言挾

罪遂增輕二世性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原注大傳

原注賜通指君章

原注尼軻切元圻案尚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也故

原注尼軻切元圻案尚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也故

原注尼軻切元圻案尚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也故

原注尼軻切元圻案尚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也故

原注尼軻切元圻案尚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也故

原注尼軻切元圻案尚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也故

原注尼軻切元圻案尚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也故

原注尼軻切元圻案尚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也故

原注尼軻切元圻案尚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也故

原注尼軻切元圻案尚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也故

原注尼軻切元圻案尚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也故

原注尼軻切元圻案尚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也故

原注尼軻切元圻案尚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也故

原注尼軻切元圻案尚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也故

原注尼軻切元圻案尚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也故

原注尼軻切元圻案尚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也故

原注尼軻切元圻案尚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也故

原注尼軻切元圻案尚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也故

原注尼軻切元圻案尚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也故

原注尼軻切元圻案尚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也故

原注尼軻切元圻案尚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也故

原注尼軻切元圻案尚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也故

原注尼軻切元圻案尚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也故

原注尼軻切元圻案尚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也故

原注尼軻切元圻案尚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也故

原注尼軻切元圻案尚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也故

序曰君辨曰臣辨曰考與曰監訓曰差互曰孔傳凡八篇攷攷辨經義考云未見又引王明清曰夏檢訛州

人圖書作連安人 後有民之疾苦係引書作民豈則此條作臣豈傳則之誤

書始二典猶詩之首 二南取費秦之誓猶詩之有魯頌 元圻案 呂成公曰 二典如易之

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台定為虞書 閩按說文引五字 不悉亦曰唐書其時舜

引堯典一條 係作唐書者孤證也不可據之以為論據 果豈引顧章人曰知錄曰古時有堯典無禹典而夏

五刑無書孟子引放勳乃祖落謂之堯典則序之別為舜典者非矣左傳莊八年引禹陶邁種德 十四年

引比至天成一七年引順納以言文七年引聖用也後五元引成允成功一十一年引三年兩引念茲

在茲二十六年引與其殺不辜辜夫不經亥六年引出茲在茲十一年引占惟先啟志國豈謂內史逆引

衆非元后何曷后非衆同與外邦皆謂之夏書則後之自為虞書者實矣元圻案大傳自九其下下題曰虞

皆在此典與曰堯典之一論曰知錄之說殆矣然孔稱堯書正夏書曰堯入年左傳引堯書曰禹陶邁種德云云

傳在大馬諱魯陶邁五虞書而五夏書者以事關禮故引夏書為法統以為周書以于五周商人所陳

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今據此以法統為商書可乎况傳自放勳以下題曰唐傳九其下下題曰虞傳禹

高以下別題曰夏傳其緣則俱曰虞書馬季長鄭康成王于雍別錄題皆作虞書漢書漢紀傳未可輕議

夏小正 大數 禮記月令 時訓 述周 詳矣而典典命義和以數十言盡之天官書

史 天文志 詳矣而舜典職衡以一言盡之敘事當以書為法 原注堯典以日

之別月令兩言日夜分無春秋之異元圻案鄭玄仲大經輿論曰月令之記四時不知堯典至記日夜分亦

不及堯典與以日中宵中四字記之自有春秋之別月令則兩言日夜分而不知孰為春秋為秋 管子固

傳王罔文集序曰敘事莫如書其在典禮述命類和宅土則曰看星候察民候發民候急農會農其有微稱稱
備三才萬物之理以治百官長萬民興乘功可謂博矣然其言不過數十其於辨義則曰在辨義士術以辨之
政益堯之辨類天以歷象至舜又繫之以璣衡聖人之法至禹益而益矣曰七月五日曰政者則乘和
之所治無不在焉其體主大蓋一言而盡可謂敘矣其言後故學者所不得不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自得的也

堯典日月星辰孔注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益稷日月星辰謂日月星
為三辰 全云第五 也孔注於舜典以為吉凶軍實嘉於臯陶謨則曰

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 全云亦即說為長云云 班案舜典正義曰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布在四
辰日月所會也卯在傅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曰行每月各有中者日月每月初月之日而謂之會其在中
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時也集會有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舉其目
所見以星名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星辰其文 益稷正義曰周禮大宗伯 辨黃朱祀日
月星辰以星名五禮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禮以循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亦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也星與辰別
以云禮之於祭日月所會之辰非有形可畫且左傳云辰即日月星也 臯陶謨正義曰王肅云五禮謂
王公卿大夫士禮云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人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

史記五帝 索隱云春言東作夏言南為依字讀 皆是耕作營為勸農之事孔

安國強讀為訛字雖訓化 爾雅釋言 訛化也 解釋紆回 原法今史記作南謂云云 班案孔傳訛化
棟九經古義曰訛與訛古字通毛詩無字曰或獲或訛勸詩作誘說文引詩云民之謠言今正月詩作訛無半
傳云訛動也薛夫云云訛覺也正月箋文訓訛為偽偽亦與訛通王莽傳又作南偽古文尚書傳偽也索隱

作偽者古偽字音有文作為見古文春秋左氏傳但此經作違為也詩王風免象南文則曰歲大旱天不為食謂
作為成也未成於夏故云南為索隱本是也東爾雅釋詁作違為也詩王風免象南文則曰歲大旱天不為食謂
齊小子有遺毛傳造為也索隱蓋本爾雅 虞翻交志司馬貞史記索隱三千索問元問外別賢

周禮 天官 注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枹穀 宋正義曰是 清南伏生書 虞翻云鄭元所注尚
書古篆非字反以為昧古大篆非字讀當為枹古枹非同字而以為昧 見

國志虞翻傳注案法文無 然 班案案裴松之曰翻云云大篆非字讀當言枹古
古篆非字反以為昧八字 裴松之謂翻言為然 則稱同字義謂言為然故翻謂同用此字
以從聲也 尚書大傳秋祀枹穀華山貢兩伯 案案成書八月西巡于桑柳穀之誓于華山柳穀也齊
人語 宋朱作語謂柳穀之言聚也案與典治西方之政而收聚百穀也度音毛古文度與毛相近而
誤 惠氏九經古義曰今文尚書大義曰柳穀休言書云秋祀柳穀康成云柳穀也賈全彙曰柳有餘色
所聚曰將液其色亦兼有餘色故云柳穀也鄭注尚書古文作昧谷故陳仲雍案鄭尚書遺失事目云
文非鄭非也 二月柳物實地而出家開門之故故曰王天門西郭非古文西在郭非為香門書依之今文
為秋門萬物已入一門門案也非葉倫切郭與古切後長玉裁曰壁中古文尚書作昧谷尚書依之今文
尚書作柳穀鄭注周禮取之今古文文斷難合 者據鄭本文義而仲雍案會謂其改非為昧

宅岬夷釋文云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禹鏡今按史記堯本紀居郁夷正義
郁音隅夏本紀岬夷既略索隱云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禹鏡 原注生古 夷字 薛

國朝通志 卷之二 七

氏曰今登州之地 元圻案宋毛居正六經正義一舉古鐵字也說文鐵字下注云嶺嶺蓋映誤為鐵

曰馬貫州云嶺嶺既堅青州在東萊外之評為萊字云東萊之地稱嶺東也 薛氏李巨量互文訓三嶺東

四岳孔注云卽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按周語太子晉曰共之從孫

四岳佐禹昨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左傳許太岳之允也杜氏

注謂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 禮記十一年當從周語之說原注迂齋云申呂齊諸四岳

按書昭國語注其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當謂四岳爲共工從孫小神農之後後尙疑何 也 周

禮記是○元圻案周語韋昭註其共工也姜西岳炎帝之姓也至四岳有德帝尙賜之姓使紹堯帝之

後以國爲姓 周語又曰申呂雖衰許猶在申呂四岳之後尙周之世或對於申尙許其族也 宋葉

大慶愛曰爲鐵字樓鳴杖云從來人說莊周語是言卽不會深考卽堯讓許由依舊是有此入蓋申呂許許

皆四岳之後許由其一也以當時存四岳觀之則堯有讓許由之事但周之言不無文節過虛也

五典克從孔安國傳本於左氏程子解本於孟子左氏言五教不及君臣夫

婦朋友天敘有典而遺其三焉惟孟子得之 元圻案論與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曰舜

兄弟弟恭子孝以此知五典是五常之教 伊川書說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兄弟有序朋友

有信言長幼則兄弟尊卑倫安言朋友別親尊卑倫安言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兄弟有序朋友

婦人倫本夫婦正而後是稱顏師古注亦從左傳 宋林氏奇尚義全解曰左氏傳傳五子論五典皆以易

於舜典而其文不同竊謂左傳之言不知孟子之說爲盡梁爲司徒教天下以人倫而君臣之義夫婦之別朋

友之信言有怨而不教者哉 書大傳曰五作十道孝力爲法五教也十道謂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

愛弟敬始夫婦禮而不及朋友 書禮記文志云古者有出孔子輩中武帝未爲君王漢孔氏志欲以廣其

富而得古史禮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史也其王臣入其間則鼓琴鑿鑿擊磬之音於禮禮力止不

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所考二十九篇得所考四十一篇爲 晁氏讀書

志卷一上伊川書說一卷程正叔之門人記其師所說四十餘篇

程子謂其堯之徒及舜登庸之始則陋之人願居其上止此凶亂之人所不能

堪故其惡顯而舜誅之 何云程子論政殿讀書之召司馬呂厲之者殆聖賢說出而爲當時諷刺

而發且洛陽之爭互有是非何 盛名之主所矜此語其有爲言之與 全云程子此說未必因蕭孔諸公

氏而傳伊川尙不脫時文譏見 堯以天下讓舜爲諸侯於堯曰得天之道者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

之 韓非說見外儲說右上文曰堯不聽舉兵河涇縣於羽山之郊誅其工於涇矣 呂氏春秋行論篇

范蜀公正書曰舜之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贖也賊也流有五刑者舜制五流

以看三苗之劓刑荆宮大辟也皇王大紀全云胡之說本諸此而以墨劓刑

宮大辟為賊刑之科自元折案史記卷五刑流刑五刑集解馬融曰流放者寬也曰流之二

寬五刑芻蜀公之說實本於孔氏皇王大紀十九論曰書曰象以典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佐

終賊刑此乃帝王正五刑也又曰流有五刑有服五刑三罪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此正五刑皆有流者

之法也墨劓刑宮大辟賊刑之科目也後世止以墨為五刑故刑刑一廢遂不可復也不可復也不行帝王正

五刑而專以賊刑當天下之罪條專其焉汪氏應成書楚蜀公集曰正書所不止一卷今分為司馬溫公

論正書兵間有云舜無爰屢淡井之軍今書無之宋史藝文志備家范鎮正書一卷東都事略范鎮正書大

仁成都華陽人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歷官端明殿學士封獻國公諡忠文書解嚴史部編年類編王真

經八十卷胡宏撰述三皇五帝至周赧王前一卷呂祖謙三帝帝年不可考信姑載其事而自詳詳以後用皇

極經也歷起早成短者年紀博殊體傳時有書家自成一派之言

外大國是疆朱文公亦以方字絕句云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

語然書序已有此讀矣元折案書序帝蓋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治九其九篇蓋欲孔傳

士讀保為之於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所在之方而敘治遂以方字連下句讀然方設居方率方各

設其居之通文從孔氏何也商頌長發孔疏曰在者商號之沫有次飲在然猶大禹商號號下以正四

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盡其疆域今使中國廣大均平以方字屬下句至不集傳始正其讀

鄭康成讀舜典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元折案舜

十徵庸三在位五十載時方乃死孔傳舜三十徵庸三在位三十三之數為天子五十年

凡壽百一十二歲正義鄭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時方乃

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一歲也史記五帝本紀三十稟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喪期七十

六十年而踐天子位三十九年崩葬耳帝王世紀辨以數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二年甲午復用七十

一年壬午即真百歲矣卯兩在歷干鳴條與史記康成各

大禹謨言念哉者二益稷言念哉者一皆禹告舜之辭心者治之本心斯須

不存治忽分焉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於此見之元折案朱子感興詩曰放勋始

萬世立人紀符與歎曰蹟穆穆歌敬止戒旻允武烈待日起居履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當復何常師刪述

臯陶曰彰厥有常言哉周公曰庶常吉士召公曰吉士吉人帝王用人之法

一言以蔽之曰吉舜所舉曰元曰愷主品德之實也所去曰凶吉德之反也

議論相傳氣脈相續在春秋時謂之善人在西漢時謂之長者惟吉則仁

所謂兀者善之長為天地立心者也

何云可作人字證耳○元祐末文十八年左傳齊臣嬰

善也言其善於事也傳又曰孝敬志信為古德盜賊賊奸為凶德成十五年左傳雷三卻齊伯宗輒獻子曰

老耆皆曰理羽為人憐聖稱賦所過無不歎為王多吉王又曰長壽者大義而西項羽不可遺獨亦公義真大長者

不計物而遺沛公大雅卷四之篇曰魏王多吉王又曰長壽者大義而西項羽不可遺獨亦公義真大長者

足矣必曰吉士吉人何也謂公作立政以益成王亦曰其勿以檢全惟吉士蓋檢利之人常近於滿吉善之士常近於厚人主人必求吉善之士而信任之誠足以善風俗而為國家之福也

政終善又曰其惟克用常人常人之通稱其於國也猶食之穀粟衣之布帛不可一日而無者也

請外傳楚有善相人者說莊王以吉人言臣吉王之說蓋亦本之於書長者之稱疑始於禮非子厚重自尊

謂之長者

傲戒無虞繫齋謂按繫齋解云治安之時危亂之萌已兆漢宣帝渭上之朝是

年元后生成帝新都莫漢已兆於極盛之日矣注見卷一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條下無虞豈可不

傲戒愚謂凶奴衰而女戎興倚伏果可畏哉又解七旬有苗格云舜耕歷

山之時祗見厥父惟知己之有罪而不見父之為頑所以底豫及其征苗

也自百未嘗有過而惟見苗民之作惡所以逆命至班師之後詭敷文德

無異負罪引慝之心而遂格焉滿損謙益捷於影響人心豈可以自滿哉

愚謂仲虺之語成湯乃公之訓武王戒其滿而自矜也齊桓服楚魏武得

荊州唐莊宗取汴皆以滿失之元祐末歐陽修與荀有苗格一條元王與之善惡傳引之

元祐末歐陽修與荀有苗格一條元王與之善惡傳引之

歐陽修與荀有苗格一條元王與之善惡傳引之

歐陽修與荀有苗格一條元王與之善惡傳引之

歐陽修與荀有苗格一條元王與之善惡傳引之

歐陽修與荀有苗格一條元王與之善惡傳引之

歐陽修與荀有苗格一條元王與之善惡傳引之

歐陽修與荀有苗格一條元王與之善惡傳引之

歐陽修與荀有苗格一條元王與之善惡傳引之

歐陽修與荀有苗格一條元王與之善惡傳引之

九德知人之法三後用人之法

元祐末歐陽修與荀有苗格一條元王與之善惡傳引之

元祐末歐陽修與荀有苗格一條元王與之善惡傳引之

元祐末歐陽修與荀有苗格一條元王與之善惡傳引之

元祐末歐陽修與荀有苗格一條元王與之善惡傳引之

元祐末歐陽修與荀有苗格一條元王與之善惡傳引之

元祐末歐陽修與荀有苗格一條元王與之善惡傳引之

虞書作服天子自日月而下十二章鄭康成注周禮司服謂周以日月星辰

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注禮記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謂有日月

星辰之章此魯禮也一禮之說自相背馳魯秉周禮周魯之禮其有異乎

元圻案書益稷孔傳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魯侯自龍章而下章黼十服藻火大夫加粉米正衣白天子服日月

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云王則多裘者卷也言龍首卷然以裘為名別所

畫自龍以下無日月星辰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元謂有

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云交衮之服亦日月章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畫龍也

異其文稱玉版服衮冕非魯事也或當二代天子衣亦畫三辰自龍章為首而使統於耳林之書禮也

曰殊類古人之象畫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繪畫藻火粉米黼黻於裳以彰天之盛德能備此十二物

也歷代之制莫不皆然說者謂周登三辰於旌旗惟九章何其異也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服旗之文左氏謂旗

衣以象天則十二章備鄭氏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衮以象天周制固何處不足云豈有周制

止九章魯乃加以十二之禮乎宋劉鏡中義曰康成謂龍章日月為常之文謂諸周人以日月星辰畫於

旌旗而冕服止九章非也交龍為所周之衣不主其龍龍虎為旌周之裳不去其虎何獨日月為常而去其衣

服之日月星辰乎

古文尚書及說文藻火黼黼黻艾軒曰黼黼黻當各為一物藻當為玉

藻之藻藻園物也意其為藻之狀而以火芻節之火因物而後見耳考工

記謂火以園得非指藻火為一物乎鄭司農謂為園形似火此為近之希

冕謂黼黼黻皆從菴同謂之希冕陸德明希與菴同蓋有由來也

乎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象藻火粉米黼黼黻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放明孔傳曰

日月星辰三辰華蟲華蟲華蟲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是廟堂繪畫也以山

龍華蟲為飾藻水有文者火為字粉若草木為物若木為一物若足此一之數鄭康成注周禮以象天為虎賁賁

也孔以象天為宗廟祭禮不在章數故以粉米為一物若足此一之數鄭康成注周禮以象天為虎賁賁

二云宗廟有練罔之義豈有虎賁雖因於前代則成時有雖虎賁與可知若然宗廟是宗廟豈會非與虎賁之號

以宗廟為練罔之意乎虎賁雖因於前代則成時有雖虎賁與可知若然宗廟是宗廟豈會非與虎賁之號

鄭以宗廟為練罔之意乎虎賁雖因於前代則成時有雖虎賁與可知若然宗廟是宗廟豈會非與虎賁之號

如水藻之文从玉瓦聲虎賁曰藻火粉米禮記玉藻傳文本文作藻言注考工記火以園得非指藻火為一物

鄭以宗廟為練罔之意乎虎賁雖因於前代則成時有雖虎賁與可知若然宗廟是宗廟豈會非與虎賁之號

仲師而周禮之內康成所注存者有二家司農之外又有杜子春鄭大夫者鄭小輪一鄭官康成之先故言官

春官司服

鳥獸踏踏馬融以為荀康七經小傳

元圻案陸氏釋文鳥獸孔以為自舞也馬鳥獸句讀也劉原

聲之和艾軒亦曰制器尚象

父書小傳曰古者制樂皆有法或法於鳥或法於獸其聲清揚

然也經義考謂馬融尚書注隋志十一卷佚

書錄解題二七經小傳二卷劉敞撰前世經學大抵祖

述註疑其以意言經書行世自敵創之惟春秋既有故書詩三禮論語見之小傳又公羊左氏國語二則附為故曰七經

古文箴磬今文作箴原注左氏曰詔諸儒誤以箴為管解之元圻案此蔡氏尚書集傳文林氏尚書全經六謂之箴者有孔氏

曰言箴以見細絲之備其說不然而說者又謂箴者齊一箴其聲清而細以象風厲之聲故云而風厲來儀其說亦不然矣古文尚書箴字從竹從刺前聲字所統之物屬與箴音同而義異說文於箴屬之箴注云參差管而從竹從刺之前注云箴象名節詔延陵季札刺周景見無節管者其字從竹從刺之前以是知節部一字箴箴之總名也今文作箴箴之箴諸儒傳習之說

說文昇慢也引虞書若丹朱寡恥語昇慢舟按書有閩水行舟之語則昇慢

舟者恐即謂丹朱閩按昇慢並與昇夏之假也丹朱未聞凶終比讎不當何云云俱不得其死則不可云即丹朱也集註來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唐虞夏后各有羿羿一人俱善為射羿又皆不得其死而皋陶亦非所謂禪者皋陶在禹後之前與堯舜爭祀世漢則未定固有躬躬羿之至而後生者也微慢若丹朱微慢惟慢是奸微慢是作閩水行舟朋滿于家按此文上云丹朱未做下文云微慢微慢凶德一言足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音義於丹朱做云字又作昇乃知丹朱為兩人名別徐云者指此兩全言之南宮括言暴慢丹則閩水行舟之重是已暴在禹前故禹禪之以戒論此說近是

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衛包所改當從古元圻案唐書藝十一卷元宗詔裴贛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大禹謨釋文長如手徐妻音賦馬融本作威據此則非衛包所改矣漢書丹志敷用六極作畏用台永傳同林少穎曰古文書長版一乎通用其義一也

若稽古稱堯舜禹二聖而皋陶與焉舜以天下遜禹禹獨推皋陶子也子論道

之正傳亦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于夏

亦曰舜舉皋陶觀於謨而見皋陶之學之粹也闕案舜以天下讓禹禹推是陶此自出魏晉間魏出書大禹謨余有辨見尚者舜左禹而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伏生書大傳劉向說見有過編亦云宋時闕增修東萊書說曰虞廷之臣稱皋陶稱若稽古史臣將以是推皋陶而附於一聖人之列皋陶與禹分位相去不遠豈堯聖也

蠻夷猾夏明刑治之而有餘四夷交侵征伐制之而不足虞周之德天淵矣

全史記不作兵書禹之於律書中漢書大作兵書禹之於刑志中舜舜于羽而有刑格則知以甲兵為大刑尚非聖人意也世衰治兵且不足何況於德又何況於刑哉史記舜夏第一義書所見是第義然為二代之以後人言之則遠矣○元圻案漢書匈奴傳莽殺成狄文使暴中中國國暴其害後漢書西羌傳傳王西征伐大獲獲于太原禹王衰弱羸服不朝乃命魯公率為救災賑濟至於前乘其害後漢書西

淮南子主術曰皋陶瘠而為大理此猶夔一足之說也皋陶陳陳謨唐歌謂之瘠可乎司馬公綱詩云法官由來少和泰皋陶之面如削瓜然荀子非

相之言亦未必然元圻案淮南之言本於文子稱說瘠瘠作喙風俗遂正失倫說愛一足而用子曰昔者舜以愛為樂正重稼又應龍為言者舜曰天樂天地之禍得失之節故性聖人為能相樂之本愛能

和之正天下若愛一足矣故曰愛一足非一足行荀子非相稱皋陶之形色如削瓜楊保法云和削皮之瓜

元圻案淮南之言本於文子稱說瘠瘠作喙風俗遂正失倫說愛一足而用

子曰昔者舜以愛為樂正重稼又應龍為言者舜曰天樂天地之禍得失之節故性聖人為能相樂之本愛能

和之正天下若愛一足矣故曰愛一足非一足行荀子非相稱皋陶之形色如削瓜楊保法云和削皮之瓜

與大戴文不同

呂氏春秋樂傳云舜欲以樂傳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

之舜以為樂止原注呂刑乃命重黎謂堯也堯語堯舜重黎之後重黎舉夔於此方漢山云

折乘典正義曰異世重黎統同人別顯項命重司天黎司地黎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實重黎義和通黎之也

漢董賢冊文言允執其中肅咸謂此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班固筆之於

史矣而固紀竇憲之功曰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其諫其於董賢之冊當憲

氣欲方張有議欲拜之伏稱萬歲者微韓核正色則無君之惡歸矣此固

所以文姦言而無忌憚也倪正父駁昆命元龜之制有以也夫固按昆命元龜

相制謂倪思時知福州謂之駁孰為用為語拙文請貼何云倪語非也蘇子瞻嘗為神道碑有重黎

協明之語亦將以為駁歟方漢山云以此駁後世猶有宋宗道蔡維基季之每碑在天壽者全云重

華協明尚是之言其德昆命則其位矣且觀人合眾其眾猶公亦君也蘇公亦君也其行云無他意無可

致疑竇賢大匡即不至明無君之心而語之者不深固之於實實矣時制者為陳陸文氏之私人也

何氏以倪語為非強為之辨豈知深察於此固有不深固之於實實矣時制者為陳陸文氏之私人也

愚之誤以史氏之強而後駁論之其意固不可不知也近有某書家妄論重黎與夔同司天與地而曰重黎

千公以為重黎心匡正原事允執其中謂其子也倪父也蘇子瞻見倪思時知福州謂之駁孰為用為語拙文請貼

山大破之降者一十餘萬人憲乘遂登蔡然山去塞三十餘里刻石勒功紀漢以總令班固作銘文錄班固

諡與與重黎實安意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核正色曰夫上文不詔下文不聽禮無人臣稱萬

歲制義有善而止宋周密齊東野語曰嘉定初元朝旨謂禮拜正丞相韓汝林林權國陳陔筆也

有是命元龜據重黎冊文云允執其中肅咸謂此為嘉禮歟又非云故事今命元龜亦允執其中何

之行貼耳其語臣已徐待御中謀員奏之其詞曰元龜之難於論相顧無罪又重厚人作書言百執此語

演沈陛下相之意甚明而思乃以為人臣不可用之語臣觀向書所稱師錫帝曰虞與與乃言庶可禱者其

上上文竊見推舉受之語臣察近行禮樂制曰宜任朝制曰國書行洪造制云用符節制云陳說之乃

從焉制曰遂膺衣實象自勝若制曰廟堂庶位應茲謀賢亮制曰拂塵而見階階下而受制制曰備

用師錫進居台路之元陳執中制曰考其德而作臣曰制曰以政同相制曰帝弗克違既論說政政曰爾

惟不於厥志志定本朝軼軼軼軼范純仁詔亦曰臣言朕志志定臣亦曰朕命命不再至於庶政制曰詢于咨庶事事

敘曰探賈誼孟復天之和今為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 倪思學正甫湖州人諱文節宋史有傳

五行大禹謨以相克為次法範以生數為次案此大禹謨正義之文五德鄒衍以相勝為

義劉向以相生為義此唐封演圖見錢之系諸博物志說同○元圻案王氏六經天文編引馬氏曰

五行相剋之序也天地之至五行也以數其相土也氣其相剋也形 漢書郊祀志言齊威王時騶子之

徒論者終始五德之運注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為行秦書周為火德漢為水德故曰朝

水德黃曰孝武之世兒寬司馬遷等從巨誦之言謂服色度數隊服皆德依以五德之便從所不勝秦在水

德故謂漢土而克之劉向父子巨為帝出乎秦故曰漢土德其後以母傳子自祀應黃帝下歷應虞

三代而漢傳火焉

柔而立無立為懦柔惠且直大雅不直為諂柔嘉惟則大雅失其則非嘉也

何云亦是字說而取言字一條為厥○元圻案呂氏讀詩記柔嘉則不過其則也諂其則斯為諂不得謂之

柔嘉矣

賈誼書君道篇引書曰大道尊貴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此逸書

也 元圻案賈誼書注見一卷第二頁

禹貢釋文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訓地布九州隋唐志無此書太

平御覽百五引太一式占周以公城名錄有此三句來滌通志攷文略周公

城名錄一卷城職字相似恐傳寫之誤原注世說注云推周公城錄台城是金陵本皇

所記嘗在說言門主右重謝太傅登治城注今闕 抱朴子內篇卷涉引城名錄曰天下分數之所及

可避不可敵居亦然山岳亦爾也

大傳二曰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與注謂四章皆歌禹之功所謂九

德惟敘九德之歌於此猶可攷集註曰金仁山通鑑前編尚書虞夏傳云惟十有四祀漢歸二

歌也大訓大化其一事之歌與九功之歌義殊身者帝此皆而樂之後世守以為民樂餘所謂歌九辨與

九歌是也周官九德之歌九經無以單大虞案書傳虞夏樂而說者九歌為樂樂矣

則稱夏天蓋虞書說也元圻案詩王風黍

引虞書曰仁閱覆下何本作仁則稱夏天蓋虞書說也離王傳云氣廣大

則稱夏仁仁闕下則稱夏天自上降謨前稱上天大德廣覆之書蓋則稱書天統曰以經傳言天其說不一

故因美而後釋之篇有或文不知何書又曰仁閱也故常思生說故以見下言之 王肅廣雅亦作

仁覆闕下故何本從之然王氏既引說文則當依說文來闕本

豫州蔡波既豬古文云蔡囁既都職方氏豫州其浸波澁鄭注云波讀為播

禹貢曰蔡播既都賈公彥疏云禹貢有播水無波然則漢唐書本皆作蔡

困學紀聞注 卷二

十五

湖南賢為句下云聲教訖于四海史記註本如此何云此本顏康成○元坻案史記夏

方聲聲字義句也 升傳以舜南聲教訖於南史曰南北不言所至春駒之 史記註本如此六字何

說苑理子貢曰禹娶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一年而有扈氏

請服莊子世謂禹攻有扈國為虛厲皆與書異楚辭天問云謄秉季德厥

父是賊胡終斃于有扈牧夫牟羊又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狀先出

其命何從古事茫昧不可考矣呂氏春秋先謂曰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

澤不而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

五德薄而不覽秦今本呂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

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愚謂伐扈戰甘

者夏后啟也誤以為自然其事可以補夏書之闕何云既非實錄何闕補○元坻

案書言曰啟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知宜也說苑亦有夏啟之說凡以先與與夏國為義而亡之知義

作甘澤釋文與言有扈國名與夏同姓秦京兆郡縣即有扈國也 淮南子俗訓曰有扈氏為義而亡之知義

而不知宜也說苑亦有夏啟之說凡以先與與夏國為義而亡之知義

誓曰大戰于甘邑呂氏春秋白狼傳曰禹攻魯出誓有扈以行其教蓋說苑之說所本 朱子楚辭集注曰謂

恐是啟字季少也疑戰而震怒也啟小能業德為禹所善何有與扈戰殺其力而戰于甘以滅其國震怒後

人為牧豎而後得安其位乎 王逸注啟有扈之時親于其牀上擊而殺之言有扈狀上何以過啟而致其命

出而無所從乎 呂氏春秋先已篇高誘注曰啟伐有扈書曰大戰于甘乃命六卿云畢秋說死於啟本

載孫氏思之之言曰如果為相法不應但據啟事為証考每篇人工一帝啟事于引此作夏后伯啟乃知今本

誤也然國事紀聞亦引作夏后相則南來本已誤矣漢氏文留曰伯古多作伯後人疑為相后并說啟字

會于固校上說苑序曰別向所說說苑十篇學文總目云今存書五篇民從士大夫夫問得之者十有篇與

書為十八篇而致書篇

甘誓于則琴戮汝孔傳謂辱及汝子王莽傳作奴顏師注謂戮之以為奴也

泰誓曰囚奴于士豈及于之謂乎元所案顏師古曰泰誓上俗曰商書湯誓云子則奴戮汝孔

費之使囚奴也案發戮者取以為奴或加刑戮無有所放此非奴字之聲發周書泰誓曰囚奴于士謂或

囚元奴也當得食言于俱囚也又班固漢書李氏傳云及至困九奴後商活書之言以為折衷

蔡邕銘論殷湯有甘誓之軌元坻案此條疑有闕文或或前說說子貢曰條小註 大平御覽五百

五子之歌其一章皆述禹之訓案正義云其一曰皇祖有訓其 蔡氏傳自子視天下

勅發謂有不顯之銘

同學記開注 卷二

案正義云其一曰皇祖有訓其

二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

蔡氏傳

自子視天下

十七

以後謂予五子自稱也然予臨兆民之語恐非五子自解元圻案秦說又以吳姓少頸曰陳布云云所以爲康者大康也而五子則曰予陳多爲庶民而民仇之者太康也而五子則曰皇姓仇予所宜所宜備者在太康而五子任之以爲官事者蓋一人之於兄弟親愛之而已矣有親則同其安樂失親則同其危辱其存也可業安存也可憐五子之於太康所謂有仁心之矣此言深得詩人之旨其說亦勝秦備

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鉢均王府則有章昭注云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日關衡也時未見古文故云逸書左思魏都賦關石之所和均財賦之所底慎蓋亦用章說李善引賈逵國語註曰關通也孔安國謂金鐵曰石未詳元圻案均尚是鈞鈞氏二十四鍊爲兩十六兩爲斤二十爲鈞四鈞爲石是鈞與石又五種之取事也關通也和乎也關通其石和平其鈞守此法度與天共守之而不敢失也後之鑑書者皆從之朱玉或謂潘子善謂曰關石和鈞稱只是鈞石之名如周禮量量之類曰是也釋文序錄曰古文尙書有孔安石所藏也舊其王填孔子舊守於壁中得之并論諸經皆以文字博士孔安國字子國汝字十二世孫受經傳成帝末傳其事起不廢矣今文無古文有陸氏私家注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福字仲真汝南人奏上孔安國從漢盛蔡氏集傳曰五子之歌

善引賈逵國語註曰關通也孔安國謂金鐵曰石未詳元圻案均尚是鈞鈞氏二十四鍊爲兩十六兩爲斤二十爲鈞四鈞爲石是鈞與石又五種之取事也關通也和乎也關通其石和平其鈞守此法度與天共守之而不敢失也後之鑑書者皆從之朱玉或謂潘子善謂曰關石和鈞稱只是鈞石之名如周禮量量之類曰是也釋文序錄曰古文尙書有孔安石所藏也舊其王填孔子舊守於壁中得之并論諸經皆以文字博士孔安國字子國汝字十二世孫受經傳成帝末傳其事起不廢矣今文無古文有陸氏私家注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福字仲真汝南人奏上孔安國從漢盛蔡氏集傳曰五子之歌

也探給時爲待中注雖不名昭史爲晉諱改之李善注職案結晉書曰三思字大冲晉國入少卿謝安史作三都謝思十餘門庭施局者甚盛謝安傳一旬臥陳之數爲郡縣驛馬謝安見而治節都邑晉書謝安

傳鄭 唐書文藝傳李陽州江都人父業有隼行冰潤生不感焉故入謂晉書顧雍傳與雍俱爲觀戲圖學王兼池王侍讀給文選注數折源治備其義說李善注

左氏昭十 傳夏有觀扈漢地理 東郡有畔觀縣原注今開 德府觀城楚語士盍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

姦子韋昭注謂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水經注九 亦云太康弟曰五觀愚謂五子述大禹之戒

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豈朱均管蔡之比韋氏說非也 元圻案全謝山經史問答以有屬氏與觀並稱曰春秋內傳以朱均管蔡並稱曰人亦傳而觀都之縣名畔觀則其不良亦義何說惟以五觀

觀者指爲人康之九弟而西魏洛汭之地爲並連則古人亦曰蔡之厚薄以五子述大禹之戒仁義之言藹如也豈非在所云乎但以尙書語之則即觀觀之說矣自相梓者未盡扶也夫東郡之畔觀非洛汭也觀既爲後國則五觀者立國乎抑一國乎五國則不聚乎一衣一國則不可以爲五况五觀據國以逆王命又

何須於洛汭之極稍也是按之地與事而不合者也蓋五觀特國之稱二以康之弟通言五而以觀之則誤矣然內傳尚無此語外傳始以爲夏說之章大以追稱大康之弟而反曰姦曰畔觀則非觀之宗室也也子孫以五子之宗室也也子孫以五子之宗室也也子孫以五子之宗室也也子孫以五子之宗室也也

可矣蓋管蔡豈非當部國志曰衛故觀國杜注曰姚然曰畔觀非觀之宗室也也子孫以五子之宗室也也子孫以五子之宗室也也子孫以五子之宗室也也子孫以五子之宗室也也子孫以五子之宗室也也子孫以五子之宗室也也

名外傳之五觀是敬子而非作歌以述大禹之戒者也秦竹書紀年帝啟十一年放王子季子武觀於西河武觀以西河畔彭伯書節節西河武觀來歸則即武觀之五觀也然竹書曰王子季子武觀明是一人不得爲五或武五聲相近而誤告則以其爲季子而以五系之數言曰毋弟則必有不同毋者其武觀異或武觀是五子之一必夾歸之後能乘德政行如大甲之悔過也

史記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詔索隱云一作侍從先王居故作帝位元所案

義按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二十五里有葛城即亳湯都也書序作亳孔傳曰契受命帝都亳湯自商邱遷故曰從先王居惠氏九經古義曰亳古亳國書大傳殷傳有帝告葛曰書曰施書乃服明上下此說書之從在亳案傳錄孔氏傳以爲帝位別無所見案說文言部語告也告部書語告也世史記三代世表而作帝位云亳爲次都亳古亳也

史記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子有言一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

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開按勉勉

哉字從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

史公亦見之乎後有補湯征者何云曰蓋未之考說苑補湯征乃白居受載於尚書古文

天補湯之征夏曰湯若曰惟葛伯虐於民慢於神惟婦孕鬻鬻受毒蓋山川鬼神亦靡不祀予弗躬於土乃敬於盜食予佑厥稼穡乃困於仇讎吁嗟於祀神嗔怒於民難心禮樂以隆豐於百代神效良然而不顯者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克濟厥功金仁山曰史載湯征之說不一顯者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克濟厥功金仁山曰史載湯征之說不一顯者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克濟厥功金仁山曰史載湯征之說不一

辰弗集于房大衍歷議云新歷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一

度見唐書按皇極經世二十仲康元年壬戌征羲和五年丙寅與歷不同開按以

憲一歷推算仲康即位歲在壬戌乃五月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非亦非宿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一歷仲康明曰有之却與經文確位四海不合且食在氏未度亦非宿宿之此出魏晉間疏出書允征篇○元圻案允征篇孔傳曰辰日所會房所食之次乘合也元不合日食可知通鑑前編於虞論以求秋曰會爲仲康元年而唐傅仁均等新歷以爲仲康五年乘合之歲九月庚戌朔日食一度矣以應術求

日則會爲殷歷元歷已不同湯此以求蓋無誤許故以歷載之經世紀年盈蝕者千有八數焉蓋歷家之說有成季之法久近各殊新歷以五十一年而一度盈蝕以百八十年而二度盈蝕之原其大致蓋由於此今從新歷則仲康五年歲非癸巳從舊歷則合於經世之年且以經言之則五二之說於經不同而元之說於經確位之疑爲合今定之以辰弗集房經則於元年之下書錄說易易經皇極經世十二卷處土河南邵雍堯宋孫唐書藝文志借一行開元大衍歷一卷文歷十卷

君子之去留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於汝鴈汝方商書終於微子全三深學

未抗疏即出國門其亦有感而言此乎○元圻案書序伊尹去亳適夏既離於魯入自北西乃過汝鴈汝方作汝鴈汝方孔傳城方一人湯賢良言所以馳驅而遷之也宋羅泌路史曰商書終於微子之節而夏書終於微子汝方言實入君子之去就社稷存亡之所繫也謝枋得詩傳注疏曰商書說曰夏書終於汝鴈汝方商書終于微子實入盡去則宗社隨之此詩人之所憂也

湯誓于則孛戮汝罔有攸赦孔安國以爲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

云者權以脅之使勿犯案與甘普傳異酒誥予其殺安國以為擇罪重者而殺之呂居仁全云臣文靖公本中字居仁好問之子謂安國能明聖人未盡之意實有大功於聖人者元折案文靖乃巨野簡謫全注誤

鄭康成注禹貢九河云齊桓入塞之同為一詩周頌版正義云不知所出何書

愚按書禹正義引春秋緯實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巨填闕八流以自廣

鄭益據此文案此九河既道正義文九峯蔡氏傳書曰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

為也闕按向書中侯亦云齊桓之霸過八流以自國榮傳謂非桓公之所為亦是尋好話頭其言吳邱五命特以約宋諸侯躬自犯者多矣奚有于河元折案水經河水又東北過黎陽關南注引鄭康成曰齊桓置世塞廣田居同為一河其文稍異

鄭康成書注問見於疏義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師孔注皆所不及元折案林氏尚書全

解曰一章說者不同當以鄭氏之說為正其說以為華蟲雜也宗魯虎雜也粉米白米也絺謂為緜也畫以為繪賦以為繡繡與絜皆有八日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二章者畫以為繡施于衣宗魯也畫也火也絜也繡也織也此二章者絜以為繡施於裳此有蟲氏之十二章也大勝孔氏之說秦孔氏之說其失有二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宗魯為尚而曰五采成此畫也宗魯繡也亦以山龍華蟲為繡也

經云千鈞觀古人之象而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次明詔之外後則是此言專為作服而云爾蓋於其中雜宗魯之義繡者哉此其失一也又曰絺為之稱者凡屬非可繡之物自古未聞有以為裳施孔氏云夏月則染繡為纁而織之以為祭服登暑月染葛為服而冬則非而不用耶此其失二也又以華蟲為一物粉米為一物其說者之制履皆齟齬而不合不若鄭氏之說為善又曰州十有二師者孔繡之說不同孔氏以為州用三萬人孔九州二十七萬庸師氏云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為師此蓋兵制也禹之治水豈故用此師哉以是知孔氏之說為不可用鄭氏云每州立十二諸侯為一師以佐牧也此則正義下文外薄四海賦建五長相類其說為長王氏此條蓋從林說今案十師之說尚有不甚詳者孔氏所數十二章與鄭不同者惟示繡粉米耳孔以宗魯為宗魯繡母故分粉米為二物以足十章之數至於華蟲孔傳云華蟲華蟲雜也正義云華孔氏既以華蟲為一物又以粉米為一物則十三畫矣

呂氏春秋有短覽論大篇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聖今本呂覽無乃聖字乃神乃武乃文商書

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又特君覽曰仲虺有言曰諸侯

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為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又孝行

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慎大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其舛異如此

元折案未泯遺容為四筆五呂氏春秋論大篇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又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高誘注皆曰逸書者疑師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祭物之惟異也予謂呂不韋作書時案未有詩書高誘注皆曰逸書者疑師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祭物之惟異實非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今安得有此文亦與孝經不合又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注云

周書屬文八所作左左也又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爲舜作詩子思恩我察察涕泗予不
我思豈無他士爲子產答叔向之語不知是時國風雅頌何所定也甫風賦平歌高誘注云引頌篇二章尤爲
可笑 荀子葉問篇云其在牛麟之言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又
與臣屬不同 又答齊續筆十一唐楊師法荀子乃元知十二年然臣屬爲所引書疑命而不排微說而不從
爲上則明爲下則通注法以爲伊訓篇云元無此語致士屬刑刑殺殺勿庸以節汝性曰未有廟專注法以爲廉
蓋而不言其有同

仲虺之詰言仁之始也湯詰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

也皆見於商書 案朱什垞曰 四篇皆古文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

王之傳恭也 以上五句引書 亦見於商頌孔子之傳有自來矣 何云以孔子爲出於 家學者以爲公詞人語

方樸山云魏爲司徒教以人倫故言教者商爲備 ○元圻案黃真山曰虞書好生之德安民則惠即仁也而未有仁之名至而名始著又曰關雎世性學之源自始始又曰敬仁說即言始始於此二書學字自殷命始有 呂成公釋說云孫仲虺最切便是美之允恭恭之風飛禹禹文武皆然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傳曰古先聖王之傳恭如此言古而曰在昔言人而曰先民傳恭二字最好如美以是傳之矣

孟子云伊尹萊朱注萊朱亦湯賢臣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

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 趙岐孟 子注 唐宰相世系表仲虺爲湯左相臣扈祖已

皆其胄裔也 原注未詳所據 全云原注四字是正文 集說按唐書宰相世系表黃帝孫顓頊子 陽封于任十二世孫舜仲爲夏車正再封爲舜後業仲濂于舜十二世孫仲虺復居薛爲 湯左相臣扈祖已皆胄裔也

孔安國謂湯始改正朔鄭康成謂自古改正朔葉少蘊云廿五言已言二正則

子丑寅迭以爲正者尚矣 原注委葉少蘊少韻謂改正之事古未嘗有始於湯而武王因之 ○元圻案爲典正月止義曰鄭康成以爲以黃元先傳王廟等以爲

正建丑辨正建子此時未改正正故曰正月上月即建丑改正義曰鄭康成以爲以黃元先傳王廟等以爲 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同建寅爲正此篇文不同史異文耳孔意亦然 春秋應元年正義曰 鄭康成依棟樑緯以正朔二而改自古者相變如孔安國以自古皆用建寅爲正唯殷夏周而用建丑周車 輿命周禮子杜預明說未知所從 英華四百六十二篇后改正朔制曰伏羲高陽高辛夏商建子建丑爲正 神農少昊陶唐有殷皆以建丑之月爲正軒轅高辛夏后漢氏皆以建寅之月爲正今推三統上國象得天 書經建子石林書傳十卷尚書左亦吳郡葉有少蘊撰 四庫全書不著於錄蓋已佚林少蘊之說見尚書 全解一六

漢律歷志引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誕育有牧方明說者謂祀先王於方明朱文

公 類 曰方當作乃即所謂乃明言列祖之成德 闕按此亦有折衷尚書文說發卷一 第六條 ○元圻案律歷志下伊訓篇曰

惟太甲元年十一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誕育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甲內之罪自冬至越罪祀先 王于方明注如淳曰禮禮諸侯獻天子爲壇十有二豆加方明于其上 義禮觀禮諸侯獻於天子爲宮方三

百步四圍十有一尋深四尺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不真謂注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家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禘祫也會同而盟禘明監之則謂之天之言盟有象者禘宗廟之有主乎

鄭康成云祖乙居耿後者修禩禮土地相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殷康庚為

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曰盤庚上篇是殷康庚為臣時事中篇下篇是盤庚為

君時事正義以為謬妄書禘傳云鄭大儒必有所據而言之言全全篇成時亦有無嫌

正義曰此以君名篇必是為君時事而遷以篇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何得專據謬妄也金仁山亦曰鄭氏論考存據至謂上篇作於陽甲之世則誤耳殷本紀云帝盤庚崩弟小辛立及復復冥百姓用盤庚迺作盤庚二篇又與康成說異

書序祖乙圯于耿孔氏注云圯于相遷于耿案正義曰河東甲居相祖乙即置甲殷本

紀謂祖乙遷于邢案國云邢言耿近代本亦作皇極經世十祖乙踐位圯于耿徙

居邢蓋從史記據此則案德祐以書序考之孔氏以圯于耿為圯于相恐未通

蘇氏書傳全云祖乙圯于耿盤庚不得不遷以經世紀年考之祖乙以

乙未踐位後有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而後盤庚立原注祖乙置於史記殷

甲是祖辛之弟祖丁是祖辛之子南庚是沃甲之子陽是盤庚之弟字沃

祖丁之子雖傳之君實止四代故盤庚是祖乙之曾孫盤庚之立以己亥自祖乙踐位

至此一百二十五年若謂民蕩析離居因耿之圯不應如是之久也當闕

所疑圯拆案書序仲丁遷于陶作仲丁河東甲居相沃置甲祖乙圯于耿作祖乙孔傳圯于相遷于

且曹甲居于相祖乙居耿今為水所毀更遷他處豈宜更遷乎非既毀乃遷歟也殷本紀云太乙五

刑及其數之惟有毫釐相取四處而已知此說至一取而遷一處又自彼處而遷于彼且殷本紀之祖乙遷于

亳五刑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據信也林氏尚疑至稱十八案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居於亳蓋與

之遷併而數之方及五遷今此言亳數為全五五刑則表盤庚之前所遷者既有五五刑全致之前者但百義

相取之四刑者併數盤庚之遷以為五刑則不惟文字勢不應如此而不所遷者乃復歸于亳謂之五遷則可

謂之五刑則不可故太史公謂祖乙遷于相而後祖乙遷于亳此皆與文相悖不可為據蓋仲丁

至手盤庚更有一遷而史家失之愚案釋文曰馬云五刑謂商成是書相取也又五刑併商成之亦足以備

一解而康成謂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故徙經以亳之不復徙亦與序文止言圯于耿也皇極經世

盤庚之遷也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消息盈虛之運哲王其知之矣唐朱

朴議遷都以觀天地興衰為言謂關中文物奢侈皆極焉已盛而衰難可

興也也何本而以襄陽為建都極遷陳同又上書孝廟亦謂錢塘山川之氣

發泄無餘而以荆襄為進取之機其言與朴畧同朴不足道也豈亦有聞

於氣運之說乎何云陳同甫而用亦未朴矣李善亦有此語其後光武果都洛陽此等議論非不

此議乃實事也何氏誤又云唐經實果未改之亂安得而有遷移之物朱朴之言蓋言其時租屋疑在襄陽

貢賦於諸道中為最順故昭宗欲往故之宋才特達而為此說非有關於氣運也蓋鄭之可都則晉人常

試焉遂言不必一月四朝以為安邑之美魏附和光宗不朝重華之惡則喪其生不矣使君用區區宋朴何

氏之言誤故○元折案唐書果朴傳朴冀州襄陽人以其三史上書當世事議遷都曰古者不常厥居舊

觀不地與衰隨時制事關中文物貨寶奢侈偽飾極形勝之地沃衍之墟此建都之極遷不報朴為

云龍川陳氏老子同甫天下士也素書孝宗謂錢塘一隅不亦以容區區銀百五十山川之氣發泄無

餘請移都建業且建行宮于武昌以用荆襄以制中原上釋其議葉紛紛四朝聞見錄云宰臣王淮沮之不復

召見

大傳二 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三皇古文所無

論語子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國注云墨子引湯誓其

辭若此疏云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詔有之爰與此小異惟墨子引湯誓

其辭與此正同閣按釋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一第十九條○元折案墨子兼愛下篇湯曰惟予小子履

不敢放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乃萬方無辜子且湯曰無辜子且其文曰今天大旱下云

不惟一身為犧牲之辭非湯誓內史湯誓云祭一入射無辜大謂天下有辜

在平一人身犧牲類孔氏遂併以墨為引湯誓也孔安國論語注漢書不著該情志云有古論語與古文

尚書同出章句與論語不異唯公子悲為一篇改有二十篇孔安國為之傳然亦不著於錄釋文序錄

載也何某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氏鄭康成陳善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為集解此條所引孔詠即集解所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厥厥宗漢昭烈曰勿以惡小而為之

勿以善小而不為益得此意在李國本勳生傳靈武元年夏四月呂名先主於永安宮曰烈烈

殆不自覺五大桓天年已十有餘何所復恨以翰文策為公射有說者數語其文德薄過於所至

靈能如此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于人次之德薄功之

桑穀之祥大戊問伊陟韓詩外傳以為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閣按呂氏湯

問伊尹誤也漢五行志劉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怠於政事故

因學紀原注

卷二

二五三

柔毅之異見又誤也書大傳謂武丁之時先王道彫刑罰犯柔毅俱生于朝武丁問諸祖已劉向益襲大傅之誤

開按說苑於大戊世又誤於武丁世○元坻案于五戚作咸又四篇孔傳伊陟伊尹于大及沃之三日之祥妖怪一本合生之日大契不赤之罰書于朝伊陟贊臣名咸○ 韓詩外傳三有妖之妖繫生湯之巫二曰大契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妖也○ 書之出澤野物也○ 今天子之廷始不吉也臣野妖者禮之先祥者禮之先見妖而為善即禍不至封禪而為不善即福不臻湯乃為刑禱虞與秦殺于死問秦放過問其禍七日而殺○ 漢書五行志下書書曰伊陟相大戊嘗有祥之異言即古注曰據今尚書及諸傳記柔毅曰大戊生赤隆乃高宗之華而此云柔毅即高宗時出其說與尚書大傳同未詳其義也 呂氏春秋謂書其祥與韓詩其辭與韓詩略同惟伊尹曰為下者曰吾人傳○ 水經通考便刑人案書此處說賢而墮代當罪案之以供食 史記原本紀說為首罪

之間當從古注原注傳嚴在陝州平陸縣北○元坻案孔傳曰傅氏之義在虞號之與通所經有洞築於傅險正義曰地理志傅險即傅說版築所墮之處說賢而墮代當罪案之以供食 史記原本紀說為首罪有傳說詞 墨子傳說衣褐帶素備築於傅嚴說苑維信傳說益墮土版版築而立佐天子後漢書嚴傳

說築傅嚴之野吳氏禘傳蔡氏集傳以築為居愚按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

之間當從古注原注傳嚴在陝州平陸縣北○元坻案孔傳曰傅氏之義在虞號之與通所經有洞築於傅險正義曰地理志傅險即傅說版築所墮之處說賢而墮代當罪案之以供食 史記原本紀說為首罪有傳說詞 墨子傳說衣褐帶素備築於傅嚴說苑維信傳說益墮土版版築而立佐天子後漢書嚴傳

委由業而據文軒注謂傅說必獲賜傅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元坻案孟孟台 通志嚴紀按築者築室也依嚴築室其隱者與懷才抱道應時而起非徒後也夏氏蓋氏之說蓋本於海中

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孔叢子論書 引書曰維高宗報

上甲微益逸書也閻按孔叢子偽偽書朱子曰出所引書乃魯展禽語耳○元坻案史記微索隱書蓋謂曰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生子以日名曰微始 竹書紀年武丁十二年報上甲微四庫全書目録子部孔叢子一卷舊本題陳勝博士孔叢子凡二十一篇末為逸書子上下一篇題孔叢子微依託也然隨志者錄其末已又

學以志而後成遜志而後得立志剛也遜志柔也

西伯戡黎孔注云文王貌雖事紂內秉王心豈知文王之心哉文王之德之

純心與貌異乎全百司馬遷嘗問尚書於孔安國西伯既行善事之說蓋本於此○元坻案林少穎曰文王之所以為至德者推其末嘗有欲王之心也使其內秉王心而陽奉君禮以事紂則其與書據司馬駁異何以異哉 孔傳云文王率統德以事紂內秉王心孔疏云貌雖事紂內秉王心此條所引乃唐孔氏語孔注尚作孔疏 宋薛氏季宣書古文訓曰西伯武王也蓋說以為文王說先陳君訓武王

為西伯武王亦嘗為商伯也書序殷始召周人棄黎蒸商人皆周之不伐紂故武王有棄黎之華亦蓋觀政之語謂棄黎也言稱臣人不共敢拒大飛使阮臣故文王侵自阮疆繼之以伐黎之華而無其政之說武王

子於戡黎之後戡黎之序有始皆周之語紂既可伐則非文王時矣夫曰棄黎之華之說亦以為西伯為武王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乃河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亡則商震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周以商墟封衛狄人迫逐黎侯衛為方伯連率不能救而式微旄邱之詩作膺亡齒與衛終為狄所滅衛之亡猶商之亡也秦拔上黨而韓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其可忽哉全云以是知平原君之受秦惠非利令晉也大史公以成敗論人耳長牛之敗在易紂都朝歌王圻于里黎在朝歌之西詩平式微侯甸於備其巨勳以歸也唐黃術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於衛衛不能情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黎為衛也春秋開公二十有一年狄入衛史記曰突列傳昭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四十八年王秦使定上黨郡秦分軍為三王齕攻皮卒拔之司馬遷大原韓趙恐唐書李德裕傳澤潞劉從諱死其從子稱權事晉以救唐度德裕曰澤潞內地非河朔比控而不討無以示四方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師不得視三鎮令疾欲誅補其各以兵會乃以李同持節諭王元元何宏敬皆聽命通鑑唐紀元昌二年秋七月上遣判部侍郎李回至平澤潞直道河北三鎮令趙州秦秋早平回鶴鎮魏早平澤潞李回至河朔何宏敬王元澤張仲武皆具書稱迎立於道左不救令人控馬讓備使先行自兵與以來未之有也

秦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哲眾晁氏曰開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秦或以交泰為說真燕書哉原注或說謂新經以秦為交泰之秦紂時上下不交天無殊武王大會諸侯在伐以傾紂之否非經意也大誓與大

詰同原注音秦者非元折秦狄少類曰屬名用交泰之秦未必是古文如此或真其出於唐大誓第一時之所定也惠氏九經古義曰顧影古文尚書發疏云秦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之曰大全天下之曰大宰此會中之大故稱秦誓影字仲文隋煬帝時為秘書監上當勝已改為秦非始於衛包案其書曰經云會于孟津知名曰秦誓者其大會以哲眾也是初唐時亦作秦經義彙考晁氏武公尚書說詞禮傳本志四十六卷佚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注論語言雖有管蔡為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與注尚書異原注書傳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宋文公集註管蔡傳闕括釋亦見古文尚書疏證卷第九十九

論語釋文子有亂十人原注云八人非左傳襄公二年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

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元折案書中莊子曰語引此云子有亂臣十人而孔安論也有婦人喜故先儒元等皆以十人為父母周公太公召

成文武公即位已八十餘未知文母猶存否以我後世經書必非非也朱子論語註蔡氏尚書傳原於則不原之說孔少類曰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識也而以呂姜為亂臣亦恐此理不然然孔子所謂婦人者出既矣遠蓋不可不其為何人矣蓋經無明文歸其於疑可也陽湖趙氏醫隱餘考四北史會后妃傳論神武覺頭為秦武明追諡周亂武明即神武妻弟也則以亂臣為呂姜唐人已有此解

左氏傳公五年傳云太伯不從楚亂天問云叔旦不喜與夷齊之心一也此武所

以未盡善元圻案秦蘇天問到擊紂叛叔旦不喜才逸注云曰周公名也善也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伯入于王無善言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旦不喜也吳與福補注云武王東伐至於河上雨澤膏潤周公曰進曰天不降周矣實登舟有德行未備百姓疾怨邪故天降吾詩選師太公曰不可天動云爾紂謂武王曰武王之事天不佑之伯夷諫之使王者以救天下之溺諫之者以懲萬世之亂武未盡善叔旦不喜其意一也天對物于厚作

武成式商容闔正義引帝王世紀全云云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

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惑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

將眾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眾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

之相國也故聖人臨眾案世紀原文臨眾下有不容而敵是以六字王氏引從正義脫文應補入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

知之愚按韓詩外傳二云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

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

固辭不受天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史記樂毅列傳燕王遺樂閒書曰紂之時商容不違身祇辱焉以冀其變樂

記釋其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乃謂使其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蓋康成不見古文武成故以容為禮樂張良云武

王入殷表商容問語史記魏後世家史記周紀云表商容之間皆與書合元圻案謝山經史問查問

商容之言孔疏引帝王世紀一條是其言屢為韓愈引過一條是其行然世紀以可信外傳亦不可信各

並取去取之謬也夫商容仕於殷朝而欲伐紂是舉勳立於德又謂不爭而隱豈無勇蓋七國元虜之徒所為說故早已見於燕王貽樂閒書中要之不足信商容不伏於周自是伯夷一流離羣之通也以下之厚齊

書主亦不奪主孔疏但引世紀正有對酌也樂記正義曰武成放篇云式商容則商容人名鄭不見古文故為禮樂也墨案康成雖不見古文而大傳其辦法也伏生明云表商容之間不應於注纏有異鄭以善為

周除洪範而德各則但云武開春而益高路遠引武王不得而使之也故禮文為恭恭恭則一說得之
皇甫論傳字士安幼名融安字融那入漢大尉傳之會融也百尚尚之志以垂道為務自歎五季先生恭帝
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等傳元吳春秋

顏師古刊謬正俗云武成序往伐歸獸當依字書卷序東郊不開不得徑讀闕為開

及古今字詰問古闕字闕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闕為開

愚按古文尚書師古之說是也原注虞翻謂分北三苗北古別字云元折案五季止俗一武成

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此與序直相承又說文闕字書經也字林豎音火又反闕字依實從大斯則六畜

之字本自置於後如借養牛為耳且置獸類屬不同豈有人之所養獸是山林所直讀闕牛馬羊豕則

在釋禽論鹿虎豹即在釋獸數然可知管依字書本言讀之不得以作獸一邊復謂古文尚書開呼為獸又

曰豕豕即古別字闕古闕字但闕說訓開故孔氏釋東郊不開謂不得徑讀闕為開惠氏九經古義案說文

虛音闕四闕作闕以門以並此惡闕字亦當從說文作闕石經作闕者衡音故入今文也宋以來作闕

字非也虞翻說見三國志本傳注齊書儒學傳顏師古補瑛邪辟於人聽之推自言入房結屏門

耶遂居闕中師古官秘書監安文館學士諡曰載其所注書意冠羣大綱千時亦憲三在牛提卷末上師古

所撰皇朝正俗八篇匡謬作刊謬避宋太祖諱也

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毋侮矜寡而畏高明史記宋世家亦云母

侮鰥寡元折案本大傳無洪範曰不叶于極四句近刻大傳補遺繕補遺亦未之及

周禮春太卜注引洪範曰雨曰濟曰暵曰蠡曰寇詩齊子豈弟箋古文尚書

以弟為圍正義云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圍注云圍者色澤光明益古

文作憊今文作圍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為圍鄭依實氏所本原注說文引書

半無今按圍即洪範圍關引書古文尚書曰暵曰圍與周禮注同三箋繼序按說文口部引商書與

日暵暵下乃注文毛詩箋同應注同益許慎本不從實

達受古學康成治尚書亦編漢文衡買馬故皆依實氏所本也且康氏謂制曰字似圍關引書為一句半有

半無為一句而各屬隨筆文獻通考書畫深以當尚書暵者非也元折案意氏九經古義亦曰暵傳文有兼

落暵不連屬暵古文作憊今文作圍史記作暵暵即憊也此書家字作立心與水相近近暵失之故說從水見

鄭氏身注太史公從孔安國問多得古文之說故作憊後人轉讀暵為暵也說文曰圍讀若隴今尚書作暵是

又說今文而失之可馬相如傳界暵暵憊憊憊也亦暵明之意後漢書賈逵傳逵字景伯扶風人陸

詩小雅天運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父莊子天有六極五帝帝王順之

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皆為洪範之學元折案小貝正義曰毛亨章皆

之朱子詩經傳曰為此詩者亦傳其子之學也與文曰刑公論聰明心思奉合洪範五事却是字繁郭小貝

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靡或哲或謀或肅或父知人自洪範五事

曾子固熙寧奏疏曰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為始

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者致

其知也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

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白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

從心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二程子以前告君未有及此者關按真西山言

韓愈李翱輩大學之說見其原道復性篇而立朝義實集之交余謂自曾子固始及之○元近素西山之說見所作大學衍義序

韓非有度 篇謂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全云無亦或當作毋

作惡從王之路蓋述洪範之言而失之也元折案惠氏九經古義曰尚書無有作威作

作或高誘曰或古也古有字皆作或尚書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多上言時方或言爾後居傳或云或有也則康成注論語亦云或之有也雖非子曰無或作利云云文雖異然皆以為或有雖曰皆在夫我書之前必有所據王伯厚以為望洪範而失之未盡然也愚案李氏所謂失之者不惟在或有二字之不同是以不及臣無威

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故無作好惡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故無作聰明以天之

德行天之權故惟辟作福威

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原注史記正義凡子云○元折案陸德明莊子釋文大元師解其子胥餘司馬云胥餘其子名也見尸雀同又曰箕子者殷餘身

為厲被紿在莊或云子子比子也胥餘其名又叙錄曰司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彪字毅魏河內人晉初書監王氏所引史記正義見鄭禮傳

巢伯來朝注云南方之遠國正義謂南巢李杞解曰成湯放桀于南巢巢人

納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朝商乎誠如是亦足以見巢之忠商之盛德矣

商亡而周興於是巢始來朝其說美矣然無所據伯古曰黃氏曰抄云蘇象甫謂其伯古曰黃氏曰抄云蘇象甫謂其

姓之國見舜舜與實而啟乃維禹不服一戰於甘自姒夏之四百五年不臣夏至湯伐夏而後巢來臣於商故作臣服之書成湯放桀於南巢巢國不義之終商八百五年不來朝至武王伐商而後巢伯來朝於周故作旅巢命之書是說也嘗於經姒秦先皇理宗云錢時融嘗解亦云夏桀保走三驪湯伐之遂奔南巢巢與夏險之地恃其寬遠始不服而今未朝故得命之○元折案書序巢伯來朝兩伯旅巢命水經二十九滄水又巢北出居巢縣南注云巢國也湯伐桀桀奔南巢巢國也尚書周有巢伯來朝春秋文公十二年夏是又巢北出居巢國也舒古放巢之春秋楚人圍巢楚圍巢有居巢放是即南巢也李杞字子材號謙齋

齊魯國屬巢縣宋竹垞云未見李子材黃巢發卒是皆同時人未知其說之孰為後先也

金縢之書其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雨未盡偃大

雨

金縢之書其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雨未盡偃大

雨

金縢之書其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雨未盡偃大

雨

金縢之書其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雨未盡偃大

雨

金縢之書其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雨未盡偃大

雨

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暴災此皆尚書大傳之說蓋伏生不見古文故也蒙恬傳云成王有病甚殆公自自擲其爪以沈於河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為亂周公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巨欲為亂乎此又以武王有疾為成王索隱曰不知出何書問按不知何書索隱括引故曰過可振而諱諱覺言非指成王事王氏亦微謬魯世家亦與恬傳同譏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末末諫周語亦南軒曰至誠索隱所引可以回造化若金縢策祝之辭則不無妄傳者何云南軒曰以下當自為一條全云傳注尚書傳曰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云云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雋覆木不折國累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於幼人弗及初乃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家世條今本大傳佚施學士文昭扶師古以補遺史記魯世家載金縢事於武王時又載掘其事於成王時後漢書周靈傳昔周公掘天子事及魯成王欲以公縢葬之天為變動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注引世說五事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德故天不雷雨木朽及成王薨金縢之策及周公之葬傳以亡禮謂命魯公郊而天位反風雨禾稼復起皆護所引五行傳之文亦今本大傳所無推而實之

一箇說至是誠可以回造化有是理也若夫金縢冊祝之辭則不無妄傳者意者金縢之事則實而祝之辭則不傳矣

我之弗辟朱文公謂當從鄭氏以辟為避

問按詩集傳乃謂居東為東征罪人始得為避而諫之何與○元坻案孔傳諫法也正義曰釋記文

鄭元以為魯春秋言即避居東都釋文馬鄭首詳謂避居東都史記魯世家魯春秋言公乃吉太召公曰我之所以弗辟而遷行政意天下時周無以全我先王正義曰避居東都之言蓋本於史公朱子與象仲說沈書曰弗辟之說公從鄭氏為是向董及象亦辨此一條一時見答答之謂當從古諫說來思之不然象仲三取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體骨肉之間然應以言言平語便然與師以辭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尸方寮問公曰公固不應不諫而自諫文者諫王于王亦未嘗從當時勢勢亦未必然宋項氏安世家說曰孔氏諫諍者行法也信然則周公諫諍以諫曰諫所以自見於天下下說鄭氏諫諍為避居東則避之也字當復本本文則鄭說當是

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通鑑外紀引尚書大傳二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

質帝王世紀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為受命之元年案世紀之說史記周本紀正義

引周書文傳文王受命九年時惟莫春在鎬今本謂召太子發按史記秦惠

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汲冢紀年魏惠成王三十二年改元稱一年或有因

於古也問按九年大統未集即受命改元之妄說也詳見古文命書疏證卷一第二十條○元坻案武成正義曰文王受命之說論衡之改稱元年壬午而改元大業未就也文王既大統王而

得勝政元年春諸侯自於其屬各稱元年是古之所稱咨或中年得政矣汝家竹書魏惠子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年景帝三年此必自有因於古也 竹書紀年帝辛二十之在王錫金店伯得專征伐流約注云文王受命九年大統不集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始又帝辛四十二年書西伯昌黎武成九年之數入祭備從之足證文王無改元之事矣且紀年於帝辛之四十九年分注云周武王元年逸周書武成武解惟云元元定於此王辛十四年大開武解云惟云一記是武王即位改元無因文王之年之說也 文王受命改元之說歐陽公即位九年乃親兵于臨津明此即武王之九年也亦曰十一年矣何以謂之九年古太公周公自世豈自武王始即敗事之位通初喪數之高十一年但數即位之年則九年再項氏頃以爲武王之九年亦足以備一解 書解解題四篇通外紀十卷目錄二卷秘書本卷安劉知通風雲司馬公隨歷代君臣事蹟詳短爲編纂詞史記不及包羅殫靡今歷代書不及厥烈之前欲爲加起而本朝爲後紀解後書君臣事蹟詳短爲編纂詞史紀二改政前紀爲外紀云 四庫全書總目別史類書卷四十七卷書本朝曰及家尚書書唐志但錄此書以香無所謂尚書杜預春秋集解後漢載家語書亦不列周書之目是周書不出於家也改漢七十五篇之目亦有周書第七十一篇今本地理志所紀惟少一篇陳振孫書錄解疑凡七十篇故一篇在其末京口刊木始以序散入諸書七十五卷中有竹書紀年十二篇今世所行歐先約注亦與陸宗德傳周書和七年及縣人魏魏氏書得古

文公賞雍季以義而不以謀襄子賞高共以禮而不以功故曰崇德報功 元

秦呂氏春秋孝行傳晉景文公與楚人戰於城陂名曰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公曰臣聞禦寇之君不慮於文戰戰之君不慮於詐若亦詐之而已文公以臣雍季雍季乃處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交數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過雖今倫可後將無非是術也文公用答曰吾而敗楚人於城陂反而爲雍季在左右曰城陂之功公犯之謀也君用其非是術也其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

言曰世之利也皆犯死之計一時之務也必有以一時之務先也世之利也子 雍季子人間則天公犯而禦寇城陂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後犯後者其言也當者也故魏晉天下之所貴也秦雍季之事亦見韓非子言文無說相權謀韓 史記趙世家趙惠王嘗行賞高共爲上張孟同曰吾聞之雍季之難其無功妻子曰子言國憂憂臣臣臣權權其不敢失人臣職也先之

若爾二王是有不子之責于天史記 魯世 以不爲負密陰引鄭元曰不讀曰負 下云此爲負者謂 隗囂移檄曰庶無負子之責 書本傳蓋本此 本史記 鬼以道解不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待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二王之待子指武王也 元折案李士語錄云負不子之責子天只有鬼以道說得善好他解不子之責如史傳書其待子蓋云也 上帝責二王之待子指武王也 蓋書其來在成周公及代其死元曰曰代其死 書正義引康侯云不讀曰不愛子孫曰子 子孫遇妾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釋文不與案隱所引鄭說豈虛固有一說與

唐叔得禾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在餽禾 今本書字餽 史記周本 以歸爲餽 二字通用見論語 古 元折案論語謂而餽孔子 春秋陸氏釋文云鄭本作饋爲饋與饋今從

三監孔氏謂管蔡商孔傳 漢地理志殷殿祿爲二國鄘鄘衛是也抑封武庚 鄭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 服虔魯依志爲說 唯鄭康成以三監爲管

國朝綱目注 卷一 三十一

蔡霍蘇氏傳從孔說林氏全

解蔡氏傳

從鄭說三毫孔氏謂毫人之歸文王

者二所爲之立監立政傳

康成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

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畢南轅轅西降谷也皇甫論以蒙爲北毫說熟爲南

毫偃師爲西毫二說俱見林氏從鄭說呂氏東萊書說謂按古

氏下從前增蔡氏

從皇甫說原注詩

叔爲監孫鍾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

全云三山林之高字少類字或公師也○元圻案康成稱鄭衛

詩鄭庶履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之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致之逸周書作準

霍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帥守師祀建管叔于蓬蓬蔡叔於成師成師於東

衛曹放監之殷都以西爲鄭蔡紂監之殷都以北爲地曹放監之與康成說合鄭氏李富孫氏又訓黃氏度書

說亦從康成三毫康成以阪尹即三毫之一皇甫謂曰阪險也黃氏書說曰阪險也三毫皆平地井法最詳而

爲爭者無不得入薛氏書古文訓曰阪之西界臨阪也黃氏書說曰阪險也三毫皆平地井法最詳而

其險阻則不以井法治之所謂山澤之鎮也尹長也東萊書說蔡氏書傳並曰阪未詳首不以阪尹爲三毫之

一林氏亦解立政爲引皇甫說於前引鄭說於後至意孔氏以爲古書亡滅既無證據未知誰得此言最爲近

古最據一篇亦引皇甫鄭一說云鄭說可信

原注引採錄之說見詩正義

民獻有十夫于翼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周公以賢人卜天意失其名不

獨魯兩生也

方嶽山云書正義云十人史無姓名書是在彼逆地知彼必敗妻而歸周公入書其來降

舉以告衆謂之爲魯未必魯大說也此即王氏之說○元圻案大誥正義曰將伐桀而

賢者即宋人車先也

林氏全書曰此十夫者周公得之而甘春祀此必非預領者借其名氏不自於後

世揚雄曰昔者齊魯管仲人臣矣其名果於十夫亦云程榮之漢書卷八史記魯世家太史公曰魯爲齊

亂天下皆歸周母弟叔封即季之屬十人爲輔是以稱侯凡十家故因附之世家矣此十人者即大誥之

謂民獻十夫者節

元陳氏發書集傳纂疏曰十夫馬融以爲十亂非也十亂周公在中不應自言自有帶人

焉亦不可以稱矣

周書作維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旌父宇于東注云東謂衛殷都

案今本周書注在上

文建管叔于東句下文注曰詩譜自紂城而北謂之邯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康叔

康叔代管叔中旌父管叔

字于殷即衛也注以殷爲邯鄘非是殷地在周之東故曰東征邯鄘衛皆

東也康誥曰在茲東土中旌父其邯鄘之一墩

原注頓命有南宮毛

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焉問神愚按酒誥古今文皆有之豈揚子未之見歟

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而大

傳引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無此句豈即脫簡歟

闕按揚雄謂酒誥篇

誥全亡與劉向時酒誥像脫一種不同一轉者行也酒誥行二十五字與名誥一行二十二字文不同詳

余向書古文說解說明說全云向雄相去幾時固說非○元圻案法言問經篇曰昔之說書以百而酒

三十一

詩之撰於王馬今夫 漢書藝文志儒者綴錄所序三十八篇太元十九法皆三樂四成二 揚雄博曰
傳吳公論語注云藝文志書類數盈句四十二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又曰劉向以中古文校
歐陽小夏侯之法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名詩勝斷率詩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者脫亦
十二字 陸氏釋文敘錄歐陽高作向書意何為歐陽氏字夏侯勝受讀漢書詩說於大夏侯氏學後二建
師更生成帝以歐陽高又從之經諸儒尚書相出者率引以次章句為小夏侯氏學 劉向子京本
名更生成帝以歐陽高又從之經諸儒尚書相出者率引以次章句為小夏侯氏學 劉向子京本

矧惟若疇圻太薄違舊辰父若保安父定辟荆公以違侏辟絕句

宋小雅新文箋引 書曰若疇斯父知

古文以父字絕句也宋子詩傳 朱文公以為魯出諸儒之表洛語復于明辟荆公謂

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也 此二詞解從 漢儒居攝還政之說於是一洗矣山

谷 和張文潛贈 見无咎詩 云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信夫 荆公穿鑿只是好處亦須遠世且如別

推若毒止若辟石狂從父子絕句荆公從違侏辟絕句實出諸儒之表 林氏尚書全無侏侏侏侏九儒以若職
繫於圻父言所順薄遠繫於農父言相洞萬民若保繫於姜父言當開安之不如王氏以若疇為汝之職
匹而於其下九變其官名而後陳其所任之職也秦誓之於臣若殺厥元首一體相須故三卿皆其職此也薄
遠者言司徒追遠運命者也農父若保言司徒教民稼穡以順父之也夫父定辟言司徒關地居民而定其
法也又洛語稱若疇氏曰復子明辟言我復明君之政於子王氏破先儒之說可謂明君臣之大分而有勿
於名教也王氏之說曰復何復逆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卜復命於成王謂成王太子者親之也
謂成王為明辟者尊之也 葉少蘊曰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初無經見陽明堂位云者陳其父位出言天
子也蓋武王崩周公以冢葬攝政非攝其位 葉少蘊曰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初無經見陽明堂位云者陳其父位出言天

雲益連其父學王氏三經義此其一也

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子其殺無隱張氏以為此告者之

詞云爾勸汝執而盡殺之也汝當思之曰是商之諸臣化紂為淫泆者而

可遠殺乎亦姑惟教之而已若不教而使陷于罪是亦我殺之也周公戒

康叔皆止殺之詞奈何以為勸哉愚謂此說得忠厚之意 元坻安東城頭公諱康 語酒誥梓材四篇又

反禮寧以殺為戒以不殺為誨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後之王皆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殃其身及其子孫者
多矣而直又以為擊小人也或附會文經亂動之說起天荒說 經考考張震尙書傳有重
謂曰擊小人也

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周封建諸侯與大家巨室其守之以為社

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

也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七族焉唐之封有九宗五正焉 見皇定公皆 四左傳

所以係人心維國勢不特諸侯為然周公作皇門之書曰維其有大門宗

子茂揚肅德勤王國王家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咸獻言助王

恭明祀敬明刑用能承天嘏命先人神祖報職用休俾嗣在厥家闕本校元叔家元叔

家王闕本校元叔萬子孫用未祓先王之靈光此引論衡書然則王室之不壞繫大門宗

子是賴自封建之法廢國如木之無根其亡也忽焉然古者世臣必有家

學內有師保氏之教外有外庶子之訓國子之督者命之導訓諸侯若魯孝

公是也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靜者脩之若晉公族

大夫是也教行而俗美然後託以安危存亡之寄而國有與立矣全云此有

室之不廢又云言無公族以勸子弟為之是以有_一卿之禍元坊案大夫孔傳謂大夫及都家也正義都

家卿大夫所得皆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周禮有都官之家周禮天宰職九兩注兩猶隅也所以協機萬民

宗雖別為大宗以收族者周禮王官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樂仲曰魯侯季肅猶神明而敬事者

賦事行刑必明於道訓而咨於放上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季父於魯宮晉語欒伯謂公族大夫

公曰苟家傳思若補文敏也果敢無忌義謹便後四人者為之夫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云云

宋陳氏傳曰教民七族實封陳叔懷姓九宗實封齊叔懷姓六族大家禮法足以齊其家鬼養足以師其族

正有國者乃為治也漢高帝都關中徒齊諸田楚昭用武帝以六條記秦晉以強定為國法全至於五代之

亂元魏分析舊法而先王以族得民之義教而不可復收矣

商之澤深矣周既翦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考之周書梓材謂之逃民召

詰謂之讎民不敵有公疾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教士也至畢公始謂之

頑民何云讎民釋文字或作讎如孔傳乃與百君子義相屬以為指頑民非也元坊案呂語經文字小

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傳曰我小臣謹敢教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矣在下自匹

非一人嫌匹為稱等故云民在下自匹之上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股士兢兢不敢忽

也孔子刪詩存邶鄘於風繫商於頌呼商之澤深矣何云詩書之義入自不同全

王命諸侯子曰爾殷多士懼厥來之責負於臯豈無怨疾之氣亦可見聖人之心矣

召詰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粵黜漢律歷志引古文月禾篇曰三日曰黜

顏注謂說月之光宋愚以書正義考之禾字疑當作令方棟山云魯語有少禾少

以五宋則之月其禾與宋史綱目卷一百一十五補曰月禾篇辨日月隨天左旋

婁紱曰成王即位周公營成周以為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

亡見史記呂氏春秋侍君覽南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子一人營居于

成周惟予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至公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說苑南宮邊

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三說太意略同全云此說非也周公居成周不過為

諸侯朝會之地未嘗令成王往觀之也果如言說死云則王公殺餘之言皆駁矣元祐姜林氏尚書全解台說曰夫人之愛其子孫天下之常情先王之愛其天下以傳之子孫固宜然然延延於萬年而不絕也乃謂周公之心苟其無德則欲其身以亡無此理也謂其欲殺其子孫之實小計其德非之長短乃孫而實自有無疆之保子孫而不廢豈容其以天下與人矣夫聖教文曰凡居此位者欲於德致人不欲阻險念後嗣者即能克周召二公公天下之意

周公為師召公為保此若與鄭康成不見周官之篇以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此若與序正義文原注師氏保氏法引書序云聖賢兼此官關注周禮記文王

世子注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兩注自不同何云大司成當為宗伯之屬人司成放樂之終也元祐姜安馬之保氏師氏皆大夫官大鄭詳讀書言師保與周官合

有若散宜生孔氏傳云散氏宜生名愚按漢書古今人表女自是楚妃散宜氏

女任上當以散宜為氏闕按大戴禮帝繫篇蔡於散宜氏字謂之女皇中

多方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家孔傳曰於惟有相長華小大衆正官之人正義曰胥相也伯長也大傳二云

右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

者十二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骨賦小大多政古今文之異如

此

無逸大傳作毋逸毋者禁止之辭其義尤切元祐姜安馬氏九經古義曰儀禮士昏禮云毋後毋違命注云古文毋作無史記從古文故亦作

無逸毋與無古字非有兩義

無逸中宗高祖甲文王之享國以存位言呂刑穆王享國百年以壽數言元祐

祖甲孔安國王肅云湯孫太甲也案王肅說見正義東坡書傳林少頌尚書全韻策案書說真西山大學衍義從之馬融鄭元云武

丁子帝甲也馬融說見史記魯世家正義除字真書古文訓從之書正義以鄭為安史記正義按帝王年代

歷帝甲十六年太甲三十三年明王孔說是王肅云先中宗後祖甲先盛

德後有過何云曲爲之說。王肅說亦見爲世家正義。孔傳云此德後方立故祖甲在下而在肅說合故先儒疑肅說非也

說謂非太甲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二十三年世

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爲祖甲四云邵子經世書高宗爲據而考之乎。闕按

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文王爲其先後公矣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非太甲也明甚。元坊

案無適正義曰鄭云祖甲庚子帝甲也有凡祖庚實武。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人間故云又

爲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丁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自立治殷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崩之七世而殞

家彙編曰紀年太甲唯得十二年此云祖甲專國二十三年祖甲是帝甲明也。元陳氏師凱書彙編旁通

曰考之經文則祖甲享國下即云自是厥後立王則祖甲是帝甲明也。元陳氏師凱書彙編旁通

太甲後人安得至王則遂罔或書耶

無逸多言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言九堯舜之兢業曾子之戰兢皆所以存

此心也。元坊案童子對策曰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異茲其孝。項氏家說十自警辨

百聖相傳之心注曰不泄邇不遠蠻武也仰而田之夜以繼日辛而得之生以爲旦則公也發憤忘食

樂於忘食不知老之將至孔子也既晚而不敢罷不能睡也也而後之生以爲旦則公也發憤忘食

之憂也子也八聖西醫華範如此學者舍意附安師乎

天命自度天與我一自作元元我與天一

民之疾苦常在目故曰顧畏于民魯天之監臨常在目故曰顧諟天之明命

元坊案據此則本義第七條引說文顧字良是存此乃傳刻之誤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恤司馬公論知入曰人君急於知人緩於知事愚

謂漢宣帝綜核名實非不明也而不能知宏石之姦唐宣宗扶掖細微非

不察也而不能知令狐綯之佞明於小而闇於大也故堯舜之知不徧物

而急先務元坊案司子曰王道治近不遠遠治明不迫。治一漢書左雄傳宣帝與于側臨統

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官用事中書令宏石顯久典機務。資治通鑑唐紀宣示九上年服禮記宮中所

後令綴諸吏能辨其姓名者不任所任呼名使令典吏就者度宏石顯才用諛諂爲清樸本官保據請

上之不見顯成之及中書獲入上怒往枚擗枚擗奏顯劾之。唐書令狐綯傳綯字直復進王宣宗時

戚方且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見漢公三十漢懲七國之難抑損諸侯以成外

戚之篡心有公私之殊而國之廢亡決焉元圻案漢書景帝三年立建元五年上三傳中王名勝擊景帝

問其故曰曰漢非有諶乎親過毛之重書居黨朋友相為使夫宗室衰削骨風外薄斯臣所以流離

比于所以覆公也云云臨端景帝紀二十五年春七月天子親臨西王邸王及趙主李壽王薛光留川王賢

東王雍李崇學兵及文諸侯王未序曰景帝七年天子親臨西王邸王及趙主李壽王薛光留川王賢

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於京于之際皆權臣田桑親屬亂者去故王素知漢中外殫微

本末伯弱亡所忘懼主其衰心

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宅無所考傳有凡將邢茅胙祭見漢公三千

豈君陳其一入歟凡伯祭公謀父皆周公之裔世有人焉家學之傳遠矣四年左傳

闕按禮記疏引鄭康成詩譜曰元子伯禽封魯父子君陳世守宋地今詩譜無伯禽君陳字全云漢書王莽

傳譜周公之子七人蓋合魯與凡將譜則則七人也不知王官之世譜周公者在七人之外是或即君陳之裔

蔡文疑爰深非周公子或云持如君與君牙之類然周公父子八人則無疑矣又云宣王中興輔之者亦周公

也元子伯禽有微見元圻案蔡氏尚書全解曰君陳漢孔氏但曰伯禽康成注坊記曰君陳周公之子伯禽

亦也元子伯禽有微見元圻案蔡氏尚書全解曰君陳漢孔氏但曰伯禽康成注坊記曰君陳周公之子伯禽

宋於畿民總世為王朝之臣康成謂伯禽者蓋指此也蘇氏陳少南論以鄭氏為非而陳少南為謂周公

公命陳叔成子孟孫仲父子之重為京于宣成之辭如是之確元周公叔父有大勳勞於成王本公其子丁編

父事何無微觀之義言他人然決無世也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此君陳又鄭注周之近郊五十里于河南洛陽相去則然

鄭以目驗知之原注儀禮疏闕按地理之變萬於於目驗斷不固言百聞不一見康成取古書

吾嘗游學周秦之郡往來充豫之域者也元圻案鄭注目驗禮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先儒謂成王失言蓋將順其美善

則稱君固事君之法然君不可以是生其臣順之一字其弊為誤有善歸

主李斯所以亡秦也嘗足以為良顯乎國慢之君誦斯言則歸過求名之

疑不可解矣承祚昭事稱文武而不及成王其有以夫闕按尚書古文疏證云君

陳此六語於坊記女知

當非大小臣相告誡之辭未必為君告臣也緣據出書作王語康成王之疑於是百千餘年矣試看卜

文取證大蓋六篇為入王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為入臣之言則可知詳卷一第二十七條全至此語果

有疵不可謂非成王之失言也若審以此為古文作偽之證則又適矣齊邱方攻古文尚書為偽本不數信

繼序按禮記春秋繁露皆引此則真古文矣論雅語語云順陳也即此順之于外之順不讀爾雅不明

尚書此文不識尚書亦不明爾雅所釋文按為孔傳云順行在外順與爾雅合而孝經注以順而行字將順

則將順與說絕不類之禮記王制鄭先王詩書禮記祭義亦可作陳子斂元圻案蔡氏尚書全解曰君陳

氏曰成王失言不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入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言至於有過則將推執執故書聞言言

則拜為改過不吝不為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為成王陳氏以陳書其德義引孔氏曰王褒君陳前上

亦非之王之名不義然其言是為禹世法臣亦同獲之辭耳

推誠以待士則變氏之勇亦子之勇事見義公二用賢以及民則田單之善亦

王之善故曰有容德乃大元圻案戰國策為襄王立田單相之過留水有老人涉魚而異魯解裘

不知因以爲已善者有是善而玉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玉曰善乃賜單牛酒衛靈公曰苑莖之言寡人

史伯論周之敝曰去和而取同與季子之論齊事見昭公二子思之論衛一也

西漢之亡亦以羣臣同聲故曰庶言同則釋全云孔光劉歆之同聲同故王莽且

同所謂以言者也元圻案周禮史伯曰今王去和而取同大和實生物則不繼以去去謂之和故能豐

臧而物生之若以同得同應乃乘矣孔斂子抗志爲衛君言計是實而擲臣者如日出日也忠曰人主自

勵則物謀不違是而蔽之猶却求謀和以長乎漢書孫寶傳王帝立寶取寶師王黃龍游江中孔光

馬宮等咸稱孫功德比周公宣宗廟寶曰周公上聖王公大賢尚猶不相說者於經典固不相損今風雨

不降百姓不定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善者君陳孔傳曰承言同則陳而布之禁菜與薛氏書古文

訓曰衆言同則衆者衆聲而後行不可苟也蔡傳謂衆論既同則又細釋而深慮之而後行也其義各異王氏

蓋從衆傳

周官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黜陟明而後封建定柳子宗元封謂天子不

得變其君何云得變之時少矣然而古之聖殆未考周制也元圻案柳子厚封建論曰周之事

禮案以上通朱文公答謂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

學子之語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

卽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朱子自注云禮文外集廟

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也下云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蔡

氏書傳取蘇氏而不用文公之說愚觀孝宗初上太上帝后尊號有欲侯

欽宗服除奉冊者林黃中議唐憲宗上順宗冊在德宗服中謂行禮無害

第備樂而不作可也何云元劉韶美闕按韶美名懷順晉州議曰唐自武德高宗

來皆用易月之制既葬之後謂之無服羣臣上尊號亦多在卽位之年與

本朝事體大相遠也觀韶美之言則文公語錄所云漢唐冊禮乃一時答問未為定說也

何云朱子語錄特記其發自歐氏耳 闕發歐氏之說非是羅致仁向書見正正之服亦有行禮之而即吉矣 歐氏見禮儀不可不愛服子安乎謂一年之喪既成服禮之即吉無時而可書葬顧命之意然也 元圻亦與坡書傳曰武王崩未葬有臣告服禮數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獲非親終不壞也三年之喪既成服禮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不傳既傳猶可以喪服行之愛顧命是謂侯猶不可不傳既傳太保侯曰有喪矣王于次謂侯人哭於路旁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放諫於路旁聖人復定矣易斯喜矣 陳氏書集傳纂疏引陳氏傳曰禮變及喪服被變服於元弟周公之忠社社機及受子殆取矣故於康王之立特為非常之禮造之南門衛之干戈委之冊書故冕服而又諸侯北面朝之以鎮天下立立新君侯然知定向而無疑其意速矣蓋自秦漢而下校居中外無間未易以泥常論也 韓文公順宗皇帝下詔一年矣曰德宗崩丙申上即位太極殿冊曰維朝百寮于紫宸門 宋史劉徽傳云宗受禮讓 元祐嘉祐聖駕就冊實有欲疾於宗服除者太常博士林栗謂服中不必避像風獨上議乞候終制議雖是宜書冊用栗議 林黃中名栗福清人宋史有傳

史記周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書序缺公字

元圻案有傳以畢字斷可正義曰禮記命成書序冊

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氏之居里令善惡有異於成周之宮故在東周之郊境

畢命一篇以風俗為本殷民既化其效見於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

事見桓公七年左傳 陽葵之民不肯從晉 事見僖公十五年左傳 及其末也周民東亡而不肯事秦

王化之入人深矣 全云豈特秦狄不肯事 時上黨之民猶不肯事 唐賈至議取士以安史之亂為鑒

謂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蓋國之存

亡在風俗四維不張 說按實 而秦歷促恥尚矢所 闕按子 而晉祚覆至其知本

之言哉 元圻案自成公左傳說二盟向之民不忍輕棄周而服鄭後秦盜周之民亦不忍輕棄周而服晉

以此目前之德澤特民深處不直捨周服禮何如此 史記周本紀王親五十九年秦昭王及西周四君弒秦盡歡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若士撤卒周民遂東亡 書文粹二十八賈至議楊根條秦貢樂疏曰今試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自周文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生焉臣弑其君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所謂信信之末謂信信之失於末學之馳聘備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又曰近者趨於庸然向風致使孫山一呼而四海響應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宏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肩可封進節不得而明也 賈至字幼鄰洛陽人曾之子唐書有傳肅宗實應二年楊綽上條奏貢樂疏諸語可通讀李壽持賈至嚴武並見籍說即此疏也

周之興也商民後革百年化之而不足周之衰也衛風先變一日移之而有

餘元圻案命曰狄殺預民遷于洛邑密通玉室式比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處不一人以章正義曰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鄭康成此篇衛詩諱曰以險餘民封康叔於衛七世之頃侯晉周厲王時衛國政案衛風先變

雖收放心閑之維艱乎孟子求放心之說也繩愆糾謬格其非心孟子格君心

之說也

衛石碻以義厲一國事見隱公四年左傳而甯武子遺作之類萃焉晉趙衰以遜化一國事見

傳公二年左傳而知莊文子賢繼焉故曰樹之風聲元圻案宮成公左氏傳說一衛之亂石

後有史彌遠之徒出故李孔有衛多君子之譽顯益始於此又卷三晉國人材之盛皆出於狼租初使

李自冀隸於田野之間其夫婦敬相待如賓以此具非特朝廷如此相過而田野之間亦莫不皆然國皆有

推賢讓能之風趨衰孤墜信之也直至景公時禮字讓其下皆讓其過流之及直至如此節之類案所以長

久唐薛登上疏曰竊竊以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傳林榮徐則蜀士多賢亦此意

齊太史之守官事見襄公二十五年左傳尚父之德遠矣晉示人之守禮事見哀公十四年左傳周孔按

孔當之澤深矣故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皇帝始見于呂刑趙岐注孟子何至盡引刑曰帝清問下民無皇字然岐

以帝為天則非國按盧六以引孔傳君帝事也以此說非皇字元圻案盧以云云闕矣孔傳誤作

下有銜吾里小作皇帝

兵以恭行天罰謂之天吏刑以具嚴天威謂之天牧

中說問易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阮逸注云元命包易書也愚按春

秋緯有元命包易書有元包薛收蓋謂自作元命其言見于呂刑阮注誤

矣元圻案羣經通串元中說注十卷天常亦阮逸天際說

張子韶全三張安命公九書說於君牙罔命文侯之命其言峻厲激發讀之使人

憤慨其有感於靖康之變乎胡文定春秋傳於夫椒之事亦致意焉朱子

詩傳其說王風揚之水亦然元圻案橫浦集尚命論曰余觀于牙伯罔之篇亦應心於伯道矣穆王其父昭王弱死於漢水略無恢復之志而鄭驥四方與兩篇

元圻案橫浦集尚命論曰余觀于牙伯罔之篇亦應心於伯道矣

穆王其父昭王弱死於漢水略無恢復之志而鄭驥四方與兩篇

元圻案橫浦集尚命論曰余觀于牙伯罔之篇亦應心於伯道矣

穆王其父昭王弱死於漢水略無恢復之志而鄭驥四方與兩篇

元圻案橫浦集尚命論曰余觀于牙伯罔之篇亦應心於伯道矣

之言絕不相似然而余三復兩篇見其然然則但有足感動人者何也曰禮宗何人或有得最作奉天詔書
 遂使山東父老為之泣下則夫一為之命亦必當歸仁君子憐殘王之無志故修辭立說以勸歸于臣下也
 或曰安知不出於穆王之自為耶曰穆王無志如此五十年乃即尊位而乃不以父老為志區區和兒輩
 務夸馬力奔走四方此不才之主也安得有無志如此誠之言文後之命禮曰史致之是平士而里侯枝其父輩
 得立也嗚呼何忍言之耶使王王知有父子方為痛絕死之不給身為殺父之所立乎使王王推以濟濟方
 曰林父當阻以報父仇責命文侯而無一言以自諱無憐之辭何也豈初造國家未能勝之故為此與
 懼然必有邪耶而在位五十年毫無幾殆是苟不孝之子而已孔子之蓋以豈平王之罪與九丘同也 春
 秋定公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至胡門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見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也 越
 王與吳人吳人書於吳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於笠澤於會稽之上而史美不書吳仲尼則也夫五十九年夫差使
 人立於蘇門出入必請曰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又即對曰雖不敢忘三五年乃報越然則夫差之數復父讎也
 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言微矣 揚之水至干集傳曰申侯與大戎攻周而殺幽王則平
 王與其自庶不殺幽王之讎也今平王知其立己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為可憐至使國家取之師及為報
 施慟恩舉則其志親逆理而為罪於天 屈史美神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說 史記活書諸說又
 侯之命亦極美言之勤政復讎而揚平王之無志復報吳氏愛德廷毛詩諸說式微篇補不王句謂弱
 為強而貶吳侯無德之心據之水篇謂平王豈為弱可憐皆據古以誤也 張子韶行書貫統謂自魯典至
 秦聖公為論一篇數稿浦集中 胡氏安國字康侯建人 人論又定著春秋傳三十卷其書於高宗時來進多
 借以託諷諱事

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

鄭注云有徐戎作難喪卒突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萊莒禮記魯子問注後世起

復者皆以伯禽藉口豈考書多方王來自奄孔注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
 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
 戎並興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胙作胙誓據此則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未
 沒之時非居喪即戎也左傳魯公三十三年殺之殺音始墨若伯禽行之則音不言
 始矣禮記之言恐非謂費誓也禮記卷六魯公卒者為母喪也時周公猶在元
 記改作胙 魯問正者曰周公致任之後成王即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伯禽卒者為母喪也

魏魏禮諸侯於范臺魯其公舉鷓擇言以酒味色臺池為戒漢高帝聞魯諸儒尚

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禮記卷六周公伯禽之化歷戰國秦楚猶一日也

元左丘明戰國策梁王魏嬰饒諸侯於范臺魯離魯君魏嬰擇言曰王君之魚饒飲之酒也王君之味其牙調
 也左丘明而右則謂南威之美也則取林而後開魯禮之樂也 於此足以見其國主君兼此四者可無
 戒與飽飽莊曰飽饒有之所謂則周孔之澤深矣 史記項羽本紀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彭越城
 又曰項羽已死楚地皆降獨獨不下為其守禮樂為王死節夫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

周文公文苑英華賦多用員來非禮樂善言正義安知今之云字乃員

之有文秦委若無云交愚按漢書韋孟諫詩顏師古注引秦書雖則自然原注古

同云員來魯魯弗來之說誤以安章考 集論輩氏孔經安孫四正發員即云是尚書本作云衛伯故古文始从員詩出其東門云駢發我員釋文曰員本作云正月五日員孔云本云作員商周發員釋文員古

文心雕龍宗經云書標七觀孔子曰六哲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

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

見大傳引大傳說魯孔子曰堯典可以觀美書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

書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此條所列諸句前後與今本大傳不同與太平御覽所引同○元坻案

春秋時卻缺之言九功九歌文公七穆姜之言元亨利貞集公九子服惠伯之言

黃裳元吉昭公十年叔向之言昊天有成命單穆公之言言于鹿俱見周叔孫穆

子之言鹿鳴之三又見魯語下成鱗之言皇矣之雅昭公二十閔馬父之言商那

之頌魯語左史倚相之言懿戒楚語觀射父之言重黎楚語白公子張之

言說命楚語其有功於經學子在漢儒訓故之先蓋自遷任史佚以來統緒

相承氣脈未嘗絕也元坻案尚語韋昭曰皇極詩作麓古字通 江見尚書皇極史佚在左傳國

顏氏家訓云王褒集中難鄭元尚書事○今僅見於唐元行沖釋疑原注王褒曰世

漢以北康成人一人而已成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察然陰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遺思其意當盡矣所疑猶

未喻焉凡有一篇附書目案集大卷詩賦論語禮經文選文游賞說王褒集元尚書事惟獨為

經學也○元坻案顏氏家訓勸學篇曰吾初適鄭師雖在文苑文游賞說王褒集元尚書事惟獨為

諸儒置之殆將發見非歷云文集止有詩文銘誄等書事乎且元儒之中大開百七十五條也董夫而

退者元行沖疑曰子雅規元數十人百之莫不宗焉成元儒惟多闕鄭氏道備察然陰因求

其學得尚書注遺而思之以盡其意當盡矣所疑者猶未喻焉凡有兩卷於其集文王甫說那六十八

官師相規注謂官衆左傳集公十官師從單靖公注天子官師非卿也漢賈誼

傅官師小吏注云一官之長愚謂漢注得之周官皆有師元坻案如天官甸師道

王岳陽曰祭法適土二廟官師一廟是官師又下於適土也

王景文

全云名質

謂文章根本在六經煥女國

伯王

欲記考古圖曰宜用願命遊

廬山序

所歷曰當用禹貢

何云王景文謂文士讀書不傳其疑是宋字元坊案王景文為漢

制度無不備其書法亦公出考圖其品百二十有八曰是當為記於經字何取某曰宜用願命公坊並樂

名曰吾得之五岳之墟丁亥追遊廬山之問詳事經其所述序之公曰何以某曰當用禹貢公益動王景文曰質與國入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宋史本傳神其博通經史嘗論文與張孝廉文子遊深見發重質者書山集四十卷今存十六卷四庫書從永樂大典錄出張安國之名祥應馬江人紹興二十四年廷試質宗親擢為第一宋史有傳安國字集居于湖陰序也張伯玉即張修端山叢談所稱張端公朝朝人善以法煥女國為張伯玉岳陽宋貞女集于南湖集序也張伯玉即張修端山叢談所稱張端公朝朝人善以法煥女國號張百杯又張百篇言一飲酒百杯一掃詩百篇也字公選不字女國建安人范文正公舉以惟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中為御史

伊尹之如終書序倫矣陸士衡豪士賦序伊生抱明允以興發蓋惑於汲冢

紀年之妄說也

皇甫謐云伊尹百有餘歲應劭云周公九年九十九王充論衡云

衡云

氣壽召公百八十故趙岐注孟子妖壽二壽若召公元坊案晉書曰召公

伊尹事作述正表曰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至百有餘歲水經注泗水又東過沛縣界曰法宜皇甫謐云伊尹生百餘歲而卒大霧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禮親自監葬以報大德焉竹書紀年太甲七年王唐出

自桐殺伊尹沈約註謂此又後世所加論衡冤家鬪閻八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告攝七年後復遺老出入百歲矣曰周公之兄也至康王時尚為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傳稱聖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文選注王隱晉書曰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吳王太尉楊牧辟為祭酒成郡王稱後為司馬魯大將軍軍事章帝傳曰齊王閔於功自以機器乞作素王願以刺後漢書應劭傳劭字仲遠流風俗通曰辭物類名就讀時俗佛徒文雖不典後世服其冷則聞王充佛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篇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

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注商湯所制法也

刑三周之刑其繁簡可見

周禮大司馬注引書曰前師乃鼓鼓謀疏謂書傳說武王伐紂時事

原註書禮疏引書傳說略說皆書大傳也元坊案大傳大誓惟丙午王遷師前師乃鼓鼓謀疏師乃伯前歌後舞注鼓音特

洪範五者來備史記宋世云五是類聚本來備荀爽謂之五避李雲謂之五

氏

何難其義氏傳習之差如此近於鄭書楚說矣案經曰東氏九經古義引此條云云棟

者皆備至也打氏曰時二字屬上句與漢儒所說各異其讀後人遂以五是為傳習之鑄非也是文亦古者觀禮大司馬左右注云古文是為氏曲禮曰五之異曰時為人起疑法云是或為氏漢書五書文後有非才至元孫氏為任公小顏曰氏與是古通用字上經五字為氏

露布上書曰皇后天下母德配坤覆育其八則五氏矣傳注是鍾氏古字通用

土氣為風水氣為雨案水字直箕屬東方本克王土為妃故好風畢屬西方金

克木木為妃故好雨此鄭康成說也吳仁傑謂易以坎為水北方之卦又

云雨以潤之則雨屬水漢志軫星亦好雨禮漢天文志記天官書亞云軫為風主無

好雨之說云好雨者彙傳中藝傳記足信歟○元坊案鄭正義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雨張奎

乘也秋物收而堅故金氣為燥燥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火不行不處故土

氣為風又鄭云箕好風有其東方木宿屬中中央土宿屬中土宿屬中土宿屬中土宿屬中

金宿屬東方木宿屬西方木宿屬西方木宿屬西方木宿屬西方木宿屬西方木宿屬西方

東北入其若東南人診則多風西方為雨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無軫星好雨之文不知藝傳何以云

漢志軫星亦好雨或謂土為風子之說吳仁傑字斗南一字南吳崑山人論學朱子之門登淨慈進士齊羅

田合國子學錄於著者有法範辨圖一卷經義考云未見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先王之制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闕安先師吳本易先王問余五

先生曰蓋福乃人生受享之物古者有一命則有一命之責任業者與食凡不獲其所有者與貧是以

終身處乎貧賤之域而不違厥其在位也如肩重負其去位也如釋重負豈有後世之貴者以位為榮雖字故

五福字得者此論甚精萬氏集說游氏禮記解曰五福不言貴而言富蓋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賤者始

如貴所釋釋以取富福也富貴賤而為四起於後世不能制制勝之矣○元坊案晉書周處傳曰福

極善人君所以考已之得失於民聽言做好德則致政於善可知也極言惡則致政於不善可知也賦此以

鄉感者人君之罪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貴者也未有惡德而非可賤者也故好德則錫之福賤者之所以勸

天下之人保德于中固已足皇極矣於皇德言者固所以勉人於福極不言之者做好德而致福之在子

民則考吾之得失蓋善實踐非考吾之得失者也○孔氏武仲五福論曰貴者所以嚴下之分也五福者

聖人所以與天下之民共也苟其勢亢其德降下之民皆貴乎平哉此言所以不報也受○元坊曰畫書

傳無福王氏曰福極不言貴賤者貴賤者常分也位重者貴而位輕者賤而位重者賤而位輕者賤而位

貴雖以嚴於實實未必為福賤未必為禍故樂打實貴者而不欲其死則同原委於今稱之以上禮說所

見不同而皆至理可見先聖垂訓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後人尋味之而不能解其理故故廢棄之

趙岐注孟子不見古文以其助上帝寵之斷句又我武惟揚注云古尚書百

二十篇之時大誓也又帝使其子九男一女注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

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

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又不及頁以政接於有虞謂皆逸篇之辭原注又

辨讒言○闕按說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一第廿八條○元坊案今本施注禮書仍作豈豈後所改尚書

雜曰孔子未書也黃帝元孫帝嚳之書是于秦穆公凡三十二篇今本施注禮書仍作豈豈後所改尚書

以百一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趙趙郊御謂古尚書百二十篇也漢書儒林傳云百兩篇者出秦秦張霸

以百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宋左傳數言為作百篇凡十一篇篇或數言或意淺成帝謂劉向校之非是

後遂編其書經書出於東漢蓋因張霸之百兩篇篇凡書其說曰孔子刪書定取百二十篇以百一篇為尚書

十八篇為中候也然則孟子之時尚書亦果有百二十篇矣

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述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繁矣原註至孝之語古書無可攷今有不可

易乾鑿度曰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名不同名湯者不害以明功原註帝乙

孫也按文記湯至帝乙二十九王謂六世未詳漢儒正節曰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末今世六世孫

二君亦未詳 闕按唐成注禮記引易說委初作天之錫命禮司同名孔確以帝乙即祖乙湯之六世孫但

未貞尚書。元圻案易經乾鑿度文子曰曰成湯至帝乙帝乙湯元孫之孫也書之孫也書之孫也書之孫也

林少穎書說至洛語而終呂成公書說且洛語而始原註宋子曰蘇氏傷於周秋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古曰傷於巧然

其間體有好處 全云成公為少穎字其書蓋以補說也。元圻案 四庫全書目錄書類林之書尚書全 解四十卷其孫後序說就篇之初為門人呂祖謙持去併得荏安余氏所刻完全本始知蘇氏所刻自洛語以下 皆後補也然之苟初篇為祖謙持去則祖謙自見其書可以束來書說始於洛語以下云補之書乃研又 有所謂修託乃祖謙文呂祖謙書說三十二卷文編定原書為十三卷合成是編蓋之者受於呂居仁祖謙門 人雜記之語編刻則其文成二十二卷又編定原書為十三卷合成是編蓋之者受於呂居仁祖謙門 受於於之苟本以終始其師說為一家之學而編之所遺則又終始祖謙一人之說也 陳氏書說解祖謙 謙屬不克終篇故自秦書以上逆為之說然亦僅能至洛語而止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秦之極則城復于隍既濟之極則濡其首不于其

未而于其既則無及矣

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古其民商俗利口其敵久矣邵子

觀物內 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 又曰尚行則黨重風行 焉尚言則黨輕風行焉 篇七

周公訓成王勿以儉人所以反商之敵也張釋之諫文帝超遷喬夫所以

監秦之失也周官曰無以利口愾命曰無以巧言此周之家法將相功臣

少文多質安靜之吏樞屬無華此漢之家法何意本蘇傳 全云此漢文皇帝家法 武帝以後則一變矣試讀史記家兩 列傳如張敖書秦周亞夫嘗擊皆少文多質循吏則文翁亦女靜者自是以後人才日出漢日衰矣元 折案史記張敖之列傳上問上林射鵲擊鵲十餘間射左右脫不能對虎園關美從旁射對射鵲乃詔釋 之拜當夫為 林令釋之久之林曰陛下下以錢俸用物何如人也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張伯如何如人也 也上復曰長者乎曰此兩入言事言不能出口豈敢此意大罪矣口捷給成今陛下下以錢而留之臣 恐天下隨風靡靡去為口辯而無其實又周勃世家勃為人太強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初不好文後五年台 請上說上東觀玉而貴之越為我謀其稚少文如此 後漢書董卓紀元和二年詔曰女靜之吏樞屬無華日 計不足月計有餘法說文曰慎慎至誠也

恭在貌敬在心書洪正義之說也中心為忠忠心為恕詩關春秋桓公六正

序春秋桓公六正

左傳

綱舉紀聞

義之說也

堯舜之世名臣止任一事仲尼之門高弟皆為一科故曰無求備于一夫
彊忍而行忍也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焉也何云以原憲為強知讓伊洛書大滅殺厚亦固博雅其不免於優士之賜書禮與

一視同仁容也顏子之克已復禮天下歸仁也何云容含不受理有忍有容申上無忿原注忍言言容言禮言忍則至於容

泰子頑之意非謂學之次第也元圻案宋本畫君若深自見動而難變者皆敗事故必有忍然後能濟忍固可以有閒然猶有堅剛力蓋之意焉矣於有容則宏裕容容於放于有餘地矣德之所以大也忍言事空言德淺深固有間達乎此者亦有許也元王士正曰與向書蔡傳許林氏曰彊忍而行者忍也人與已猶一也視同仁者容也已與物運輝乎為一矣

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法聖賢傳心之學唯一則字元圻案與西山大學衍義曰古人謂規矩繩墨為五則者以方面平直懸重皆天理一定之法故也若為人而不能至為人之理豈美其所以為人之則而非人矣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故民生在勤則不匱音樂書賢書
乃逸故君子能勞則有繼公上丘左傳先知稼穡之艱難

乃命三后先儒曰人心不正則入於夷狄國本無
不得而食故先伯夷而後及禹稷此說得孔子去食孟子正入心之意小

雅盡廢其既烈於洛水四維不張其害倍於阻饑元圻案呂刑乃命三后勸切于民伯夷路曲民惟刑馬平水土主名山稷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稷築書說曰自不知本者觀之平水土降播種當在所急而伯夷之降典若獲而不切然抑不知人心不正將相告而入於夷狄禽獸雖有土安得而居雖有穀安得而食故禮王首述伯夷之典元其本也

周禮司刑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王雖多五百章而輕刑增重刑減班固以

周禮為中典甫刑為重典非也元圻案呂刑正義曰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嚴萬民之罪盡非五百制罪五百宮罪五百刑罪五百級罪五百五刑惟有一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指刑五百宮刑二百大辟一百鞭刑少變周禮反是則改重從輕也漢書刑法志此經墨劓皆千指刑五百宮刑二百大辟一百鞭刑少變周禮反是則改重從輕也漢書刑法志

舜臯陶曰欽曰中蘇公曰敬曰中此五刑之要也呂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

所謂惟克大德在此二字元圻案東萊書說曰五刑天所以左右斯民而司刑者氏天行罰作配在奈何其不敬哉又曰中者呂刑之綱領也苗民罔畏者也臯陶

明是中也極王之告司政典獄危是中也者

禹有典則貽厥子孫而有盤遊無度者湯有義禮垂裕後昆而有顛覆典刑

者足以知嗣德之難也宋武帝留葛燈籠麻繩拂問本云繩拂元板作繩拂於陰室安書見

明七年武帝紀大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毘於寢宮高乃士傳作法於儉其敝猶侈

況以侈不後乎集證按卷齋雜筆十四帝王制孝聖親規以前儉貽訓子孫其繼世家繁而後可以

靈臣觀之狀頭有上障下挂葛燈籠麻繩拂中表繫因葛燈籠而祖儉素之德上不吝獨曰田舍翁得此以

過矣唐高力士於太宗陳履宮見梳箱一作木梳一黑角毘一草根刷子一數曰先帝親正聖極以致升生雖

身服用惟簡此物變傷云云蘇秦在即儉真以素聞明是聖德之典宮向所留示者何在力士捧跪上上距奉

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珠垂棘之璧將何以逾此即命史官書之典冊是謂明皇履位未久厲掃為治故見

大宗致物而煥然有惑及侈心一動銷天下之力不足以副其求向何有於此哉宋孝武不足貴也若壽高帝

周武帝陳高祖唐文帝皆有儉德而東晉天元叔寶煬帝之侈侈於桀約又不可以語此云

因岱崇而封禪因時巡而逸遊因洛書而崇飾符瑞因建極而雜糅正邪因

享多儀而立享上之說塞忠諫謂之浮言錮君子謂之朋比慘微少恩曰

威克厥愛違眾妄動曰惟克果斷其甚焉者不之奪漢託之舜禹衍之箕

齊託之湯武邵陵海西之廢託之伊尹新都之攝臨湖之變託之周公徧

聖言以文致慮豈經之過哉曰舜巫之事君知之矣 通鑑梁紀武帝曰帝升魏陽里謂諸兒

遠不食而卒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土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三國志魏芳王芳紀嘉平

六年九月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關太后遣芳歸藩于齊任是日臺臣議曰昔伊尹放太甲以重厥位允廢昌

邑以安漢今日之事亦唯公命景王曰諸君所以望師者書師之所師不足鍾離北海東銀字內溫深稱其言

超傳超謂程璜曰明公既居重任若不能行廢立大事者伊尹之舉者不足鍾離北海東銀字內溫深稱其言

又帝新紀大和六年溫內風大后以伊霍之舉廢太子後廢封為海西縣公 漢書王莽傳后始元年

封為新都侯元始五年王莽弟也絕選宣帝元孫中幼弱廣成侯孫平一歲許以為卜相廢吉卜后下詔令

安漢公居攝政周公故事 唐書房元輪傳房元輪傳房元輪傳房元輪傳房元輪傳房元輪傳房元輪傳房元輪傳

發莫若遵周公之事無忘難之曰白素王又素王曰傳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秦王朝建威元豆臨湖殿寬

變遂同奉土踵呼之元成傳傳引弓三射不能發王 詩建威建威再中元吉

蘇綽大詰近於莽矣太元更之所謂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歟蘇威五教綽

之遺風也何云大詰之作度越六代不可毀也 全云何良過程蘇綽未允承嘉一輩人議論 元圻案周

書蘇綽傳綽字令綽武功人魏時中則之九世孫也自有晉之季文章駁為浮華遂成風俗太祖

欲革其弊因魏帝宗朝羣臣畢至乃命為大詰奏行之自此之後文章皆依此體 漢書王莽傳后始元年

都太守翟斌之劉信為天子移檄郡國恭書夜抄勸于吉禱邪嗣故大詰作策謂臣當反政舉之意 揚雄

太元更次五則曰童牛角馬變天常也范望注曰馬牛角是其常也不合於今不台於古利用聖矣 比史

困學紀聞注

卷六

四十六

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咸加以頌鄧之辭百姓怨怒 宗王氏安國曰帝思文盡淳遠復殷紂

史記秦紀穆公三十三年敗於殽二十六年自茅津渡河乃誓於軍申思不

用蹇叔百里傒之謀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穆

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書序去敗峭歸作誓與史不同邵子謂脩

手聖者秦穆之謂也 穆公是謂者第一倏過自豈之

言幾於王道此聖人所以錄於書末 自秦穆以後作誓書與穆公誓詞之意以鳴得意也康節

竟為舊說所欺不知聖人錄之以垂戒耳 元圻家祭秋禱曰穆公雖祭不能諫其言而其一時悔過自文

意謂公大帝王之用心與其誠也不保其往也其秦穆公之謂 春秋傳公三十二年晉人交妻致敗秦師於

大傳 說 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 康成注

唐冊太子文大傳說恭於齒胄審方俗於迎郊愚謂孟侯見康誥謂諸侯

之長益方伯也大傳說非 元圻家祭南宗永徽七年正月冊代王若為皇太子文大傳說恭於齒

華數冊皇太子文大傳 說 周王者禮器天之六葉表百里而安度陸四方而連元子又史詳文簡太子所書云

川澤之大天好飲詭狃狎之高曷羅斯祀敬心養養五侯所知也 周文孟侯為太子 康誥正義曰鄭依略說

以太子十八為孟侯而辟成王既禮制無文義理新曲書固不自許太子 王為孟侯皆可不信也 漢書地

理志二監臨公孫也以其地封弟康叔就曰孟侯以夾輔周室 詩地理及衛伯鄭氏曰康叔之封焉稱

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益孔子所論百篇之餘隋

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簡書在晉咸寧 晉武帝 五年而兩漢已有周書

矣 何云此條書佳然何 與經筆實入攷史 太史公引克殷度邑 宋史記周本紀武王射紂筆本南書克

注周禮 秋官大行人 云周書王會備焉注義禮 鄭氏 云周書王北唐以閭許叔重

說文 翰字 引逸周書大翰若鞞維 今本本字在文 又 鄭字 引孫有瓜而不敢以

振 今本南說 解作五 騁字 馬融注論語 鑽燧 改火 引周書月食 原今 本補 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

時汲冢書未出也 杜注已成而汲冢書始 出詳自撰左傳後序 千里百縣 京公 變之柔矣 襄公 皆以周

書為據則此書非始出於汲冢也按晉書宋傳太康二年汲冢得竹書七

十五篇其目不言周書原注紀成威五年左傳後序云大康元年書改左傳杜預春秋傳後序正義引王隱晉書

云竹書七十五卷六十八卷有名題七卷不可名題其目錄亦無周書然

則繫周書於汲冢其義明矣開按王臣大康元年書改元其書曰大康元年書

武帝本起居注杜預為左傳後序皆其所目繫者也汲冢發於成威五年冬十月官輒聞知明年大康改元三月吳孫資始得知之二年始見其書改序曰初獲在魏府余號獲見之此與情事頗得之元圻案晉書及晉傳皆字微遺疏廣之後王基未廣曾孫孟孫雖因去疏之臣遂改姓焉物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冢王墓或言元帝竹書數十車其紀年二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大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五年秦魏國之史書其易經二篇與周易略同二篇與周易略同又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以訖卦而舉公孫孩二篇公孫孩與魏陳勝易語三篇言晉事三篇似禮記又似雜論語師香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項評一篇隨國卜夢好怪相書也梁邱藏一篇先發疑之世數又言此藏金玉事魏書一篇漢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書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論是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周書折壞不識名題皆在考作得觀竹書禮記分釋皆有考證杜預春秋傳後序曰太康元年吳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隨甲休兵乃申竹書意條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訖會及郡及縣有按其界內舊名者大得古書皆開編科文字藏在校刊舊說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為分曉 王氏此條本李巽駁逐周書考

書大傳禹載四海河江五湖鉅野鉅定濟中孟諸隆谷大都案康成注隆即毫降之隆或作閔谷今河南

穀城西關山之貢物此禹時也周書會載伊尹為四方獻令此湯時也王會

載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自稷慎以下其贄物二十一孔吳注稷慎也自義渠

以下其贄物二十注義渠西戎國夷高句驪自高夷以下其贄物十四夷高句驪自權扶以下

其贄物九注權扶南蠻也此成王時也愚謂旅葵之訓曰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珍

異之貢恐非三代之制

王會曰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唐公虞公

樂記所謂祝陳也殷公夏公樂記所謂祀禾也然則郊特牲云尊賢不及

二代其說非矣方橫山云先儒謂三格不如二王之後故郊特牲云云元圻案郊特牲鄭注云二或為二正義曰義與義公字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去三統之義左氏說周家對夏殷二王

之後以為上公封曷帝舜之後謂之三恪鄭云王文後周伐郊天祭其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朝服色

周書史記篇穆王召左史戎夫取遂事之要戒美孔吳注戎夫在人名遂成也集解變形之言言皮氏華氏

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質沙三苗扈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鄒其

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毅平阪泉縣宗元都西夏績陽有洛
之亡原注國多傳記所未見。元圻案竹書紀年帝不降二十五年殷滅波氏。路史國之紀華氏六轡作辛氏又接九城志平林在隨縣東北即許會位平林後漢平林蓋走黃沙帝魁所伐世本之夙沙也後有夙氏夙沙氏宿沙氏。紀年武丁三十年周師伐豳秦乃獲其君以歸。路史國紀華氏春秋之義渠戎秦昭襄之爲此地今慶州平府盟會圖雖在汾州介休西有林六轡林氏國紀華氏春秋預云

中牟牛非曲某今將陽郡有果余萬山所集。鮑作西滿州氏伐之。路史前紀有巢淫云或以爲巢商之中特起於一方登臺上古有巢氏之後有鄆氏之膺天論即祝融後也今鄆城六轡曰會氏商氏世本有男氏膺天論作南國書之有南也有果今果州果程長安志引五子文王卒於單絳呂覽十八武王當封於單絳陽氏天國以賜名者多矣如陝有上陽。陽晉德和趙晉果陽南陽難可悉數較平。一作平氏阪泉秦姓其後

果尤強鄭公傳及漆風城果。里阪泉堂縣云。節作懸原。紀年帝癸四十年元都氏來朝獻寶。路史國紀元都少昊氏諸侯外傳云元都氏蔡國或謂重黎也西夏今鄆故大夏有夏水漢水也。

周書大聚篇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亦見文子辨說張文潛

周書法惟二月既生魄周公巨太師望桐嗣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終葬乃制諡與六家諡法所載不同原注參今本缺誤文心雕龍云賦憲諡出於此呂成公蒙問且曰文名與以康名闕天以重顯

文心雕龍銘感夏商二歲餘句頗存夏殷見周書文傳商咸見呂氏春秋名類篇集註按文傳引夏歲日中不容利民乃外次小人無兼生之食過天饋孝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類篇之食過天饋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名類篇引商歲日天降災布疢并有其職。元圻案盛氏文昭曰御覽二千五百引小人無兼生之食教語作夏無兼相見七集篇引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胡廣百官威儀曰墨子著書相見威之辭即謂此也。呂覽十三曰名類篇注云一作應周畢氏校本曰名類乃卷二名類文論今即以應周名篇

周書小開武篇周公曰在我文老順道九紀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二日

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

九歲以紀終九紀與洪範五紀相表裏文選任彥升宣帝曰不改參辰而

九星仰止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星辰日月四時歲是

謂九星九星卽九紀也元圻案小開武篇曰在故文考聰明二極又曰三極一維天九星一維地九州三維人四立孔泉注九星四方及五星也是本篇之九星九紀當有分別盛氏文昭曰文選三十六所云乃九紀也孔以經釋釋九星甚當

任章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原注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蘇何引周書

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兒漢書本傳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蘇秦說秦之謀

氏之言范蠡張良之謀皆出於此原注朱子曰老子為柱下史故見此書隨按蘇秦傳引

定後有大車將奔之何其真出陰符可知。元圻案范蠡經微明章將欲龜之必固覆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吳王請成勾踐欲許之范蠡曰昔者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吳不取以受其害伐何者其則不遠君志會稽之厄乎。史記項羽本紀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項王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背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秦之時也不如因其數而遂取之乎。攬而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

三墳書無傳必藏唯易存而商高所云周天歷度原注管子所云造六峯以

迎陰陽者不復見原注管子輕重戊篇數說六峯以迎陰陽者九九之數以許行為神農

之言量錯述神農之教列子稱黃帝之書陰陽五行兵法醫方皆託之農

黃而大道隱矣今有山氣形之書謂之連山歸藏坤乾元豐中毛漸得之

西京或云張天覺得之比陽民家非古也原注列子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關按王元美云空虛讀如計以含有政言也至文

子號研漢碑作岱研亦可證。元圻案周禮曰昔者周公問於商高曰古者包犧氏周天歷度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尺可寸而度請問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勾渚三股脩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其長一十有五足謂矩狹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列子天瑞篇黃帝曰谷神不死是元氣之門是謂天地之根源氣若存用之不勤觸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形動不動不生動而生靈靈不動不生無而生有。漢書藝文志陰陽家黃帝泰帝十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或言墨子之所作也。陰陽五行為黃帝之道也故曰泰帝陰陽家神農五篇一編黃帝十六篇周禮二卷五行家黃帝陰陽二十五卷神農六篇元豐十七卷書家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九卷經方家神農黃帝食禁七卷。玉海三十七中興書目三墳之目目於孔氏漢志不載元豐臣毛漸得西京傳之其書以山氣形之別山氣謂之連山氣墳歸藏坤乾與元豐言二易其

說元豐志曰古三墳書於天覺言得之於比陽洛陽城者古文而傳乃隸書七略隋志皆無之世以爲張天覺獨撰。程子曰孔子討論聖典自唐虞以來使有所謂義之書乃後世所述當時之事大其義理如周禮所謂辨義之言及陰陽醫方撰黃帝之說爾。隋書經籍志天文家周禮一卷禮記上卷一卷禮記義理如許行所謂辨義之四庫全書標目曰邵天文算法類周禮篇目。禮是書內稱周禮長八尺夏至之日一晷一尺六寸蓋器者股也於周地立八尺之表以爲股其影為勾故曰周禮其首章周公與商高問答言股之屬祖鄭康成曰。皇太古書亦謂之三墳。曰山墳。曰氣墳。曰形墳。天昊伏羲氏本山墳而作易曰連山八皇神農在本氣墳而作易曰歸藏地皇黃帝氏本形墳而作易曰坤乾。

有言遜于汝志良之不極其隨也惟學遜志謙之卑以自牧也遜一也而善

惡異君體剛而用柔臣體柔而用剛君不遜志則為唐德宗之彊明臣而

惡異君體剛而用柔臣體柔而用剛君不遜志則為唐德宗之彊明臣而

惡異君體剛而用柔臣體柔而用剛君不遜志則為唐德宗之彊明臣而

惡異君體剛而用柔臣體柔而用剛君不遜志則為唐德宗之彊明臣而

惡異君體剛而用柔臣體柔而用剛君不遜志則為唐德宗之彊明臣而

惡異君體剛而用柔臣體柔而用剛君不遜志則為唐德宗之彊明臣而

惡異君體剛而用柔臣體柔而用剛君不遜志則為唐德宗之彊明臣而

遜言則為梁邱據之苟同元好春卷鮑商胡亮孔傳曰喻臣當華剛以正君若亦當柔以納臣 唐書德宗紀贊曰德宗猜忌刻薄以聰明自詡見屈于正論而為欺于發議

周人乘黎祖伊恐案此西伯商受能如震上六之畏鄰戒則無咎矣蜀漢之亡也

吳華嚴詣宮門上表曰成都不守社稷傾覆臣以草莽竊懷不韋陛下至仁

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元好春三國志吳華嚴傳數字

承吳吳郡良進人也以文學入為歷府郎遷中書郎蜀魏孫亮并嚴詣宮門發表曰聞聞陸抗表至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竟何為難所激而想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致故臣以草莽竊懷不韋云云

學古入官然後能議事以制伯夷以禮折民見呂 漢儒以春秋決獄 六卷子

產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見襄三十一 荀卿始為法後王之說李

斯師之謂諸生不師今而學古太史公亦惑於流俗之見六國表云傅曰

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文帝謂卑之無甚高

論宣帝謂俗儒好是古非今秦既亡而李斯之言猶行也孟子曰為政不

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閻株嘗謂三代以下之天下非孟子治之乃荀卿治之何則孟子法先王荀卿法後古觀文獻通考序發端便引荀子曰荀觀聖王之跡則於其家然

者矣後王是也明太祖序其大語亦曰俗儒多是古非今好更常舞文弄法殆君者豈非李斯之徒也乎元折案荀子曰非相儒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殘觀而機改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家然者

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數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史記李斯列傳

斯楚上蔡人從荀卿學帝王之術秦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諸

皆道古以事今輪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臣請誅有文學百家諸君燔除之始宣可其

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又張釋之列傳釋之補諸君朝誦言便宣事帝

曰鼻之無書論論今可施行也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文帝網善漢書文帝紀帝

為太子承行好儒皇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自霸王道經之且俗儒不達時務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拘足

委任劉原玄車進唐書漢法制亦自古之為國者法後王為其近於己制度文可觀故也

舜之克艱文之無逸心也後之勤政者事為而已

勿以儉人立政之戒也又辭周公所作師之上六既濟之九三皆曰小人勿

用
左氏傳引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文公 五年洪範言惟十有三祀其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陶淵明於義熙後但書甲子亦其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臘

亦然元折案洪範孔傳商曰祀其子猶祀不亦本正義曰商曰在舜天此文周書也素書稱在此獨
備聞潘子淵明或五字深明名元亮尋廢案晉世李輔貶復身後代自武世帝王業漸廢不復再仕所甚重故其年薄官不聚主統之跡曰首鼠
承初以承准云守也後漢書陳留傳趙威成案問為尚書未其位召辰為堂寇大失銜病不肯應三
子參豐欽皆在位乃令韓官歸闕門不出獨用漢家禮聞人問其故曰我先人豈知王氏廢乎

心復漢在於一言元折案漢書何傳漢王莽故項羽何讓曰夫能誠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民之上
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漢中養其民巨致賢人收用一人之遺定二秦不可
圖也後漢書鄧禹傳光武安集河北禹進說曰於今計策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高祖之業救萬民之
命目公而應天下不足定也

張文饒曰堯之歷象蓋天法也舜之殘衡渾天法也何云此說恐是臆斷集書按王
氏六經天文編卷上引張氏曰堯
天之法如堯上得其平渾天之法如舜像准得其全堯之歷象日星蓋天法也舜之殘環玉衡渾天法也渾
法變於蓋天創意者尚略述作者愈詳也

李仁父宰相年表序曰孔氏序三代之書其稱相者獨伊尹伊陟傳說周公
召公畢公六人耳閩按書序傳說無相字孔傳有之耳○元折案錢氏大昕曰李薰字仁甫有歷代
宰相年表三十三卷尚書百篇圖一卷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若沈勃之於充張咏之於稷李湛之於義府可

謂能益愆矣全云孫則若李敬義之於勸○元折案真西山論語集注父在觀其志意沈充病也其
書沈充傳充知王敦有不臣之心國進邪就遂相弒禍及敗歸吳與吳入其故將吳無家備殺之云云勃見
張義博勳以五百人守洛陽為慕容恪所執獲送高梁言張義博時東晉淝陽侯師團城已入魏乃使遣
張義博告東晉云帝欲遣范雲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請高祖以功封江安縣侯子傑別傳為吳興太守侯景
圍京城賊行臺劉神茂遣使說降侯景使其為將及所敗執以送景刑之於都市賊平益曰忠貞子唐書
李義府傳武昭儀原有寵上欲立為后異相權未久而發鏡府叩闕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武后立
進爵為侯後流萬州以備養死子遊說一張統禁兵后顧謂曰我待爾父子不薄亦強是耶

刑止於五而秋官條狼氏誓馭曰車轅鄭注杜子春曰條此春秋時嘗有之何云春
禮未改愈可徵高官非偽書但非常重典故當讀為濶除之濶全秦用之豈成周之法哉秋時周
不在五刑之內惟叛逆之賊乃偶用

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此毛詩誰能烹故以叢脞為戒器久不用則叢政不
常修則壞龜天下久安無為而弊生之謂之龜故以屢省為戒多事非也不事事亦
非也

皇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蘇氏雖以意言之考之書明于五刑以弼五
教皇陶所執之法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舜所操之權也皇陶執法于

下而舜以其權濟于上劉頌所謂君臣之分各有所司王制曰王三又

然後制刑原注又與者同則蘇氏之言亦有所本元折案陸放翁老學菴筆記東坡有制刑實學之至論有云臯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號

曰有之三號臯陶為小試官得之以示歐陽公公曰此出何書聖俞曰何須出處公以為皆佛志之然亦大稱

當為稿爾見東坡姓名曰此郎必有所據及讀謝首問之東坡曰何須出處與聖俞語今公實甚家過大息不

者平文理有窮某使大臣獲濟事有賈其故人制

格于皇天格其非心皆誠意感通而極其至事君如事天

玩物喪志志為物所役也李文饒通犀帶賦曰美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滅

而垂棘返事見傳公二年左傳壯武殘而龍劍飛先后所以開義則服防患則微昭

侯委珮而去事見定公四年左傳宣子辭環以歸事見昭公十二年左傳此可以為玩物之戒元折案

好問則裕謂聞見廣而德有餘也中庸曰舜好問博學之必審問之學以聚

之必問以辨之敏而好學必不恥下問老子亦云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

問者勝閩注問曰切問曰審問曰下問曰亟問曰無倦問余嘗集陶宏景書語證為任職曰事不知

無聞善無宿問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學自亦可見其志云○元折案老子語見文字自餘篇荀子大略篇

舜咨十二牧終於難任人命九官終於聖讓說孔子答為邦之間終於遠佞

人一也

南豐序南齊書曰唐虞為二典者所說豈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

之又曰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

人之徒也案子固說林氏尚書之解詞後山陳師道號黃樓銘序云昔之詩人歌

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宋文公詩破斧傳云當是之時雖披堅執銳

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

之徒也皆用南豐文法元折案陳後山案十黃樓銘序曰既垂十年河決瀘州彭城當其衝守

臣蘇其案防於南門之列以安危疑明年元豐正月制詔意臣畏乃

作黃樓於東門具刻明詔使其客陳師道以為之銘師道伏惟居間南仲內播百姓外平諸侯詩美文武尹吉甫召虎南伐淮夷北伐獫狁狄牧直王君能使民以讓其才庶能有功以報其上古之業也又進獻而後之者道也行而化之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併其善德而無之彼王有作可舉而行於廟庭之屬何與於此後山集註曰先生諱師道字履仁一字無已彭城人年

十二讀南齊先生食公堂會又登之遂著詩門元祐初蘇公與僕從列薦乃宣之元符三在除秘書省正字

虞之賡歌夏五子之歌此三百篇之權輿也洪範無偏無陂至歸其有極蔡氏書集謂此章蓋詩之體使人吟咏而得其情性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

同一機伊訓以三風十愆訓太甲自聖謨洋洋而下亦叶其音益欲日誦

是訓如衛武公之抑戒也故曰詩可以興元切宋林氏尚書全解詩大序曰治世之音安詳亂世之音怨

詳自京於三百篇原其所由起實本於虞夏之世舜與皋陶著歌言元首股肱者以成治其言安以樂矣所謂治世之音也大庚失邦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言怨以格蓋所謂亂世之音也此一聲歌雖載於言言詩之淵源也

擊石拊石百歌率舞凡兩言之或謂脫簡重出宋林氏曰薛氏劉氏皆以為脫簡重出東觀漢記王

皇為重泉令鸞鳥集學宮閩校東漢有學宮字比其一皇擊磬而舞沉聲樂所感乎全云東觀漢記以下

經另為一條 方榛山云舜典變曰數節斷非脫蓋豈匪自言其功乃自任其事也必若君實其益益稱不

當疑舜典以益稱上文已有矣曰不應重書曰也然釋井脫說宋人以後人文法律古人政五經○元圻

宋劉原父七經小傳上謂舜典之未衍一節也何曰也然釋井脫說宋人以後人文法律古人政五經○元圻

矣又自贊其能德不為也巨爾時始命典樂不應遂已有百篇率舞之事是今日適起而首也 東觀漢

記列傳十三王章字世公蜀郡人補軍令吏民同化實業於學宮皇使五官擢長沙費為飛雅樂擊磬鳥擊

足垂麗堂而舞翔翔復上殿庭屋十餘日乃去 四庫全書簡明錄別史東觀漢記二十四卷是書於

漢明帝初後漢有增續至熹平中乃成書其志雖劉珍孫熹失其實原本一百四十三卷今已散佚今以永

樂大典所載稱書勒為二十四卷 常璩華陽國志序曰德政益州太守王阜字世公成都人

湯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之誓曰惟人萬物之靈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孟子所謂性善淵源遠矣 全云靈字和淺

文侯之命其歸視爾師寧爾邦此觀禮所謂伯父無事歸寧乃邦古者待諸侯之禮如此平王能存西周禮文之舊而不能雪君父之讎恥豈知禮之本乎 元切宋備禮記禮者謂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禮言出自屏南適

門西 史記周本紀幽王嬖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申侯女申侯怒與西戎攻幽王遂殺幽王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是為平王 東萊書說曰嗚呼周之所以繫於東周者蓋於此章見之平王東遷之初大難未報王略未復正君是坐新嘗膳之時也齊亡之餘僅得苟安乃君臣釋然遂自以為足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用查爾和也兵已罷矣曰未遂能通諸侯小

如此周其終於東乎

卷二

洪範于民古文作洪范薛氏

李宣書古文訓

曰大為民茶毒也

元圻案禮記王藻天子栴栳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者則謂後匡職於

天子也鄭注案謂舒筭之筭筭于大駱篇諸侯御茶毒筭注茶古筭字記筭元以來侯有年表御茶是意案禮曰茶音舒又傳林傳筭舒筭筭于臣步舒徐廣曰舒作茶亦音舒是茶與筭通王氏行說筭以廣異義耳

宅西曰味谷虞翻謂當為柳谷

原注周禮注度西曰柳穀○見天官人

魏明帝時張掖柳谷口水溢

湧實石負圖即其地也

閩按隋地理志張掖郡張掖縣注曰有大柳谷今為甘州衛○元圻案張掖郡即郡丹縣金山元川溢湧實石負圖狀案輿地記曰魏之初與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馬漢置春秋曰民池縣大柳谷日夜激波漸漲其聲如雷曉而有者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其文曰大討實而惡其計也使擊去為計以蒼石室之至言初其文愈明

周之盛也內諸侯為伯為周召畢公之任周之衰也外諸侯為伯為齊晉之

霸三公行一伯之職以統諸侯則伯者安得而竊王命

元圻案曲禮曰五等之長曰伯鄭注禮曰五等之長謂魯晉齊魯魯內有侯侯西岳外有牧牧侯伯王制所謂九州八伯即唐虞之州牧也雖周亦謂之

狄大宰所謂建牧牧周官所謂六卿分職以備九牧是也又伯各以其屬屬天子至若一人分天下以為左右謂之二伯一伯即唐虞之四岳也愚案一伯以董正九牧九牧以董正諸侯推而至於東夷北狄西戎南蠻莫不善其賢者以為之長而聽命於牧伯焉大小有序內外相維若網之在綱若輪之其數外雖何從而生哉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一為獨夫之言一為聖人之言真文忠

公曰命一也恃焉而弗脩賊乎天者也安焉而弗求樂乎天者也此聖狂

所以異

元圻案此條皆與西山云聖元廟祭中語與文忠公曰五字宜移在前 眞吳文忠公名德秀字舉元聖子畏天畏民人有畏心然後敬心生謂天不足畏民不足畏為桀紂秦隋

倉元善

全云名體二朱子弟名

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緩厥猷惟后此即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也人能知此則知觀書之要而無

穿鑿之患矣

原注呂成公曰有此說○元圻案成公之說見東萊書說實氏大學切致之 詹元善浦城人少從朱子學以行敬慎獨為主真西山早從之遊嘗問居易民之法言曰盡心則無愧乎小則無病

治梁及岷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靈口太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

月星己月七

五十二

五十五



71021367

經注以為呂梁狐岐

閩按余此仍遵古注以為聖經之變例呂梁山與壺口止隔一河耳不得謂其遠○元祐案晉書曰狐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 史記夏本紀注引

鄭康成曰梁山在左馮翊宜陽許正義引鄭康成曰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漢書地理志與康成說同蘇東坡集少經呂梁書說皆從古注 王氏天與書卷四引吳氏曰梁山呂梁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爾雅

云梁山晉山則亦呂梁也岐山狐岐山也在汾州介休縣為峯壁而去甚遠矣春秋版五年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為晉山則亦呂梁也岐山狐岐山也在汾州介休縣為峯壁而去甚遠矣春秋版五年梁山崩左氏穀梁

亦崑州山若以為雍州之岐山則與冀相去絕遠矣朱子曰吳說為是 水經注三河水又左得滴水口水出西河郡美稷縣東北流滴水又東流入於河河水左合一水曰善無縣故城西南八十里其水西流歷于呂梁

之山而為呂梁決其山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司馬彪曰呂梁在隴石縣西至是乃為河之巨險即呂梁矣 水經注西河水又南出龍門口治水從東未注之注曰昔者大禹鑿河積石疏決

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謂龍門矣魏土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也孟津河口廣八十步最險跡遺切尚存 水經注六汾水南與平水合水出平陽縣西壺口山尚書所謂壺口治梁及岐也其水東逕狐谷

亭北春秋時狄侵晉取狐觸者也又曰文水又東南流與勝水合水西出狐岐之山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二水經注四十卷後魏鄭道元稱道元字善長范陽人自言以來注水經者凡一家郭夔注三卷杜佑作

通輿時見之今惟道元所注存水經作者唐書曰余欽然班固嘗引欽說與此水經同其言則未嘗所

作地理志不曰水經觀其治水條中稱廣漢曰為廣漢則次非漢時鐘水條中稱廣漢曰為廣漢則次非漢時

推尋文句大括三國時人今既得道元原序知並無桑欽文削據以削去舊題字

困學紀聞注卷之二終

男忠



